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快活秘方

eBOOK
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

快活秘方

从南美洲巴拉圭回来之后不多久，和上一个故事开始时同样的地点、同样的人（少了矿务工程师李加），又有了一次聚会。

原振侠向各人叙述着地球表面的变化……地壳变动所带来的劫数，足以毁灭在地球表面生活的一切生物，听得所有的人，心情都十分沉重。

那位先生更是感叹：“劫数存在，但什么时候来临，却全然不可测……”原振侠也叹了口气：“警告已经来了！”

温宝裕耸了耸肩：“可以是一年之内发生，也可能是一万年之内，更可能一亿年之内！地球表面的生活、生命都太短暂，所以大家都并不担心……这或许就是人的生命历程那么短促，只有不到一百年的原因！”

这个美少年，很有点想入非非的本领，他继续发挥：“要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活一万年、十万年，光是为了担心劫数的来临，就担心死了，生活哪还有快乐可言？”

玛仙轻声笑着：“真有意思，长生不老一直是人类在追求的理想，你反而觉得痛苦……”她仍然偎在原振侠的身边，从外型上看来，她就像是生来就是原振侠身上的一部分一样。

温宝裕又道：“由于这种浩劫全然无法避免，又全然不是任何人力所能挽回，所以若是生活在时刻要面对劫数的威胁之下，战战兢兢，就像是一个已经被判了死刑的囚犯，不知何时执行，你们说，痛苦不痛苦？”

各人有的笑，有的鼓掌，良辰美景齐声道：“我们不怕，因为我们的生命力很强，逃过劫数的机会极大，遇到劫数的机会甚微……”

温宝裕听到她们两人也同意了他的意见，不禁大乐：“对啊，就是这个道理！”

胡说皱着眉：“照这样说，人的生命越短越好了！譬如说，一百万年发生一次劫数，人活一百岁，遇上劫数的机会是一万分之一，如果人只能活十年，遇上浩劫的机会，就只有十万分之一了……”

温宝裕一高兴，自己鼓起掌来：“是啊！蜉蝣绝不会担心甚么劫数，它的生命只有一天，一百万年一次劫数，它遇到的机会是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，良辰美景已经算了出来：“三亿六千五百二十四万分之一！作为蜉蝣，简直不必担心什么劫数，若是蜉蝣担心劫数的来临，那是天下最大的笑话了！”

听得她们两人嘻嘻哈哈地这样说，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。胡说十分认真：“有点说不通，担心劫数来到，无非是为了怕死，为了怕死，反而把生命缩短，这怎么说得过去？”

原振侠举起手来，表示要发言……在这样的情形下，说话是要抢着说的，只要迟半秒钟，就会有人抢着说了。他一举起手来，一直偎依在他怀中的玛仙，才略微挪动了一下身子。

（对于玛仙这个超级女巫和原振侠之间的亲热行为，有过一个小小的插曲。）

（那位先生低声对原振侠说：“有青年男女在，你们的动作，最好有一个界限……”）

（原振侠红了红脸，玛仙眨着她闪烁着异样光采的大眼睛。）

（那位先生的语音虽低，可是还是个个都听到了。）

（良辰美景、温宝裕和胡说四个人，都立时哈哈大笑，异口同声地道：“不要紧，他老了，不知道男女若是不藉身体的接触，便无法真正表达相互之间的爱意的道理，随便怎么样，我们都只会觉得美……”）

（温宝裕更老气横秋地加了一句：“看他们两个，简直就是金童玉女……”）

（于是，玛仙和原振侠偎依如故，顺理成章。）

（那位先生伸手在自己脸上重重抚摸了一下，像是在问：“我真的老了吗？”）

原振侠一面举起手来，一面道：“生命的长短，是一种自然的规律，若是亘古以来，人的寿命只有十年，或甚至只有一天，那么，那就是一生，不会有长或短的感觉。蜉蝣和人的一生，都是一生，人觉得蜉蝣的生命短，蜉蝣自己绝不觉得……”

原振侠说着，玛仙一直用柔情如水的目光望着他，等他说完，她就鼓掌。和她一起拍手的是其余所有人（除了一个），都觉得原振侠这番话精采。

的确，生命长短的观念，由生命的长短来决定。若是人的寿命极限是一百岁，九十九岁当然长命；若是人的生命极限，一直只有二十四小时，那么，二十三小时，也就是长命了！

在听了原振侠的话之后，没有鼓掌的那个人，自从一进来之后，一句话也没有说过。

他是和那位先生一起来的，在介绍了他之后，各人向他打了个招呼，他也没有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那位先生对这个又高又瘦，一身黑衣，全身似乎都散发着阴森鬼气的人的介绍是：“这位是我的朋友金特先生，极出色的灵媒。”

介绍词虽然简单，但也足有一分钟的沉寂……在这里的人，自然都熟知那位先生的许多离奇经历，也就知道这个金特先生究竟是何方神圣。一时之间，连超级女巫玛仙都不能例外，心中都有一股诡异之感。

因为金特真正是一个灵媒……一个可以和灵魂有接触的特异能力的人！

当金特才进来的时候，别人的感觉，是这个人的全身都有一股阴森之气，使人的心头，不由自主产生一股寒意。而一直和玛仙柔软的身体偎在一起的原振侠，却知道同样也有着不可思议的灵异能力的超级女巫玛仙，一定有了不寻常的感应，因为在他怀中的娇躯震动了一下。

同时，金特和玛仙的目光立即接触，显然金特也感到了，在这个空间之中，有一个非比寻常的人在！

他们两人目光对峙的时间不长，原振侠注意到了，两人的目光之中，不能说含有敌意，但是也不友善，而是一种适当程度的戒备……这种对峙，只不过半秒钟，但原振侠相信，在那么短的时间之中，这两个身具异能的人，一定已在思想上，作了某种程度的交通。

为了证明他的推测，他在玛仙的耳朵上轻吻了一下，然后，用低得只有他们两个人才听得到的声音问：“这灵媒怎么样？”

玛仙微昂起头，把樱唇凑向原振侠的耳际：“他有一种十分奇异的力量的，和巫术中和灵魂接触的那种动力相通。他是真正的灵媒，真可以和灵魂

接触。”

原振侠直视着玛仙：“你能吗？”

玛仙想了一想，还没有回答，这时，金特像是不经意地，经过原振侠和玛仙的身边。

而就在他经过的时候，并不望向两人，却说了一句话：“你不能，巫术中研究灵魂的部分，十分薄弱。”

玛仙并没有回答，只是轻轻地哼了一声，显然表示对金特的话，表示不同意。

原振侠用力捏了玛仙的手一下，表示对玛仙的支持。

原振侠以为玛仙一定会反驳，可是玛仙却没有再进一步的表示，金特走了开去，在一个角落处坐了下来。自此之后，就像是他这个人不存在一样，不论人家说什么，他都只是听着，一言不发，别人向他望去，也只能接触到他冷森森的目光。

金特没有对原振侠的话鼓掌，可是在各人的掌声停止之后，他忽然开口说话。他的声音十分高亢，听了令人很不舒服，但也正由于此，就不会不集中注意听他说话，而且，听了之后，印象也会十分深刻。

他先挺了挺身子：“我想问一个问题，请各位用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回答”

各人都大感兴趣，因为金特既然是一个灵媒，他提出来的问题，一定和生命、灵魂有关。而与这方面有关的问题，一直能引起所有人的兴趣，这是一个人人关心的问题，也是一直未曾解开的谜。

所以，在客厅中，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他的身上，他瘦削的脸上，也现出了十分严肃的神情，用缓慢的语调，清晰的声音问：“各位，当你们听到‘快活’这个名词时，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？”

良辰美景和温宝裕首先一起说：“快乐。”

胡说道：“愉快……”

那位先生向胡说指了一指，自然表示意见一致。

玛仙和原振侠互望了一眼，齐声道：“快乐，高兴。”

原振侠补充了一句：“人生追求的一种愉快的境界，古语有‘一日快活敌千年’的句子。”

金特对各人的回答，好象都不是太满意，直到原振侠说到了最后一句，他才“啊”地一声：“这句话，一日快活敌千年，出在什么书上？”

（要说明一下的是，他们这时交谈的语言，是中国话。金特说中国话的能力很不错，有时生硬些。良辰美景和温宝裕的中国话，各有北方或南方的口音，但大家都可以听得懂。玛仙的中国话，标准得可以灌录示范唱片。）

（必须说明，用中国话在交谈的原因是，金特对“快活”提出了另一种解释，充分显示了中国话词语的多方面的变化……其他语言，没有这种特点。）

原振侠略想了一想：“好象是二十五史中的记载，在南北朝史中的传记部分，有过这样的一句话。”

金特点了点头：“这……‘快活’两个字，如果再加上‘秘方’两个字呢？”

温宝裕在说话的抢先方面，一直不甘后人：“快活秘方？那自然是使人如何快乐的一种方法。要是真有这样的秘方，世上人全都快快乐乐，没有忧

愁痛苦，那真是太理想了！”

他说得兴高采烈，手舞足蹈，可是金特却冷冷地道：“我说的是‘快活’不是‘快乐’！”

他说得十分认真，各人都怔了一怔，不知道他何以会这样说。

因为刚才他问过第一个问题，大家都给了回答，在回答中，意思都一样。“快活”和“快乐”、“愉快”是同义词，那么金特这样说，就一点意义也没有了。

大家静了下来，那位先生才道：“我想金特先生所说的‘快活’，可能有另外的意思。”

温宝裕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别说金特只是一个看来鬼气森森的灵媒，就算是天王老子，要他不发表意见，也十分困难。他立即道：“‘快活’还能有什么别的意义……”

金特扬起了脸，一副不屑和温宝裕说话的神情。温宝裕更大是不服，又想开口时，那位先生作了一个手势，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小宝，用点脑，想一想，我们刚才在讨论什么问题……”

温宝裕眨着大眼睛：“我们在讨论，生命的长短，和生命是否愉快幸福，完全不发生关系，在有些情形下，生命反而是越短，越是少忧患……”

那位先生点头：“对，试就从字面上，来解释‘快活’这个词……”

这句话才一出口，所有人都“啊”地一声。在这里的所有人，都有敏捷无比的思维，未曾想到，只是一时之间的事，一经人提醒，岂有想不到之理？

立即，连温宝裕在内，人人异口同声：“快一点活，让生命快一点过去……”

金特的目光，在众人身上迅速扫过，最后，停在那位先生身上：“还是你最先想到，对，快活，应该就是把生命快一点活过去的意思。所以，刚才原医生引用的那句话，才特别引起我的注意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，才一个字一个字地，把那句话又念了一遍：“一日快活敌千年……”

原振侠大是骇然，他只不过是随便引用了这一句话，却想不到金特用来作为生命长短的解释，他忙道：“这句话，只怕不能解释为只有一日寿命的生命，胜过有一千年寿命的生命吧……”

金特森然道：“为什么不能？一共只有七个字，就是那个意思：一日快活，敌千年。”

温宝裕摇头：“先生，你对中国文字的理解有问题。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一日快活，比千年不快活，或没有快活好！要是千年快活，自然好过一日快活，并不是你所说的那个意思！”

温宝裕的解释，在他的胡言乱语之中，算是十分理性的了，可是金特却双眼翻向上，摇着头：“不！一日快活，比千年慢活好……这句话，就说明了生命短，比生命长好……”

温宝裕也学着他，把双眼向上翻。他长得俊俏，在做这样的怪模怪样之际，看来十分有趣，看得良辰美景笑成了一团。

原振侠在这时，问了一个问题，由于这个问题有相当的震撼力，所以连良辰美景也立时止住了笑声。

原振侠问：“如果‘快活’可以解释为‘快点活’，那么，你刚才提出

的‘快活秘方’，是不是表示有一种秘方，可以使人的生命缩短？”

金特并没有立时回答，目光深邃，一时之间，也不知他在想什么。

玛仙低叹了一口气：“各种各样制造出来的杀人武器，都能使人的生命缩短……”

胡说道：“还有各种各样天然发生的疾病，各种各样细菌的侵蚀。”

良辰美景补充：“各种各样的意外和天灾人祸，定期的劫数……”

金特却不发表意见，温宝裕几乎想过去推他，但还是先说了一句话：“要活得快一点，生命早就结束，根本不需要什么秘方……”

金特这才说话：“各位刚才所说的一切情形，都只是提前结束生命，而不是把生命的历程缩短。把生命历程缩短，从现在的人需要活几十年，缩短成几年，甚至几天，这才叫快一点活，而能使人的生命缩短的秘密方法，就是‘快活秘方’……”

金特这一番话，说来不疾不徐，但听得人气血翻涌，甚至连一直偎依在原振侠身边的玛仙，也挺直了身子，和原振侠分开了大约三秒钟。良辰美景发出了惊呼声，温宝裕瞪着金特，目光灼灼。

温宝裕喜欢看武侠小说，总把自己放在正义的一方。他这时的这种行为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是“用双眼中射出的正义的火焰，把邪恶烧毁。”

胡说沉声说了一句：“那也就是杀人秘方？”

金特听了，双眉紧蹙，一副不耐烦的神气。

那位先生挥了挥手：“杀人和快活，在金特先生的心目中，并不相同。快活，是把人的生命缩短，仍然是人的一生；而杀人，是把人的一生斩断，那就不能完成人的一生，只是人的三分之一生，半生，或者大半生！”

温宝裕老实不客气地盯着那位先生：“又有什么不同呢？”

那位先生道：“大不相同。古人记载之中，人的寿命，八、九百岁，上千岁的都很普通，可能在那时候，人的寿命真有那么长。后来，觉得寿命太长，等于是痛苦的不断延续，所以不知用了什么方法，使人的寿命缩短到一百年之内，久而久之，一百岁也就成了生命的极限。只要在观念上接受了，一百年和十年，都是一个生命历程，并无不同！”

金特向那位先生道：“或许是我词不达意，你解释得比我清楚得多。”

原振侠闷哼了一声：“十年作为一个生命历程，人还都只是在儿童的阶段……”

他才说到这里，就陡然住了口，一副自知说错了话的神情。他摇了摇头：“我也太笨了，到了人的生命只有十年的时候，自然在出生之后两年左右，就一切都发育完成，为今日的二十年了！”

所有人都不说话，因为那情形，细想起来，十分可怕……人人都只有十年寿命，一年等于现在的十年，六、七岁的人，就等于现在的六、七十岁，这实在是一种难以设想的可怕情景！

原振侠最先打破沉寂，他是医生，所以他问：“控制人体的抗衰老素？”

金特不出声，不肯定，也不否定。

人体中有抗衰老素，抗衰老素失调，人就会迅速衰老。这种“早衰老症”病例，虽然罕见，但也不是绝无仅有。常有八、九岁的“早衰老症”患者照片公布出来，看起来，满脸皱纹，老态龙钟，就像老翁一样。

原振侠首先想到了这一点，才有此一问。金特不回答，过了一会，玛仙才道：“应该不是，控制抗衰老素，只能使人的身体变衰老，一个看来像

是八十岁的小老人，他的智力，他的思想能力，仍然只是八岁！”

温宝裕突然惨叫了一声：“在使人外型变老的同时，使脑部活动加速十倍，和外型的衰老速度相配合……这简直是对全人类的谋杀，绝没有人可以做得得到这一点！”

胡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：“理论上来说，若是人类的脑部活动，忽然加快了十倍，那么对时间的感觉和观念，也会大不相同。那时，一分钟就会变作十分钟？”

原振侠“哈哈”大笑：“还是不可能，除非能有力量，使地球的自转和公转都加快十倍……一个白昼和一个黑夜是一天，这个观念再也不能变更。”

金特冷冷的眼光向原振侠射来：“如果人类的寿命缩短十倍，当然必须要整个太阳系的星体运行加快十倍，人的观念不需要改变，还是一个白昼和一个黑夜是一天……”

原振侠张大了口，说不出话来，过了好一会，玛仙才低声道：“到那时候，人还是觉得自己活了一百年……或许我们现在，正在把十年当一百年，甚至把一年当成了一百年！总之是一生是多少年，别无意义……”

温宝裕摇头：“太怪诞了！”他望向金特：“你是怎么会有这样怪诞念头的？”

金特并没有回答，只是怔着出神，在那时候，他的脸色看来格外苍白。各人都等他开口，等了一两分钟，他一开口，说的却和温宝裕的问题全然无关。

他望向原振侠，眼神十分异特，在那时，偎在原振侠怀中的玛仙，倏然扬了扬眉，仿佛感应到了什么。金特道：“原医生，不久之前，你曾有十分奇特的经历？”

原振侠微笑：“我一直都有十分奇特的经历，不知你指哪一桩？”

金特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一些来自……难以形容的境界的信息，和地球生命形式完全相反的一种生命，嗯……我还是很难解释……”

原振侠一挥手：“我知道了，你是说，来自‘幽灵星座’的使者……”

金特“啊”地一声，连连点头：“幽灵星座，嗯，这是一个很恰当的名称……”

听得他这样说，像是第一次听到“幽灵星座”这个名称一样，原振侠不禁大是好奇：“大师，你也和幽灵星座的生命有过接触？”

金特紧皱着眉：“是的，在不久之前，他们甚至想要我的灵魂！我竭力反抗，知道自己必然失败，正在无可奈何时，他们忽然放弃了。”

原振侠和玛仙都不约而同吁了一口气，他们都曾和来自幽灵星座的使者打过交道，经过之曲折离奇、惊心动魄，回想起来，犹自像噩梦一样。

玛仙深情地望了原振侠一眼：“这其间的经过太曲折了，来自幽灵星座的使者，肯牺牲自己，来成全地球人的爱情，他们是一种十分高贵的生命。请问，那和你刚才提出的所谓‘快活秘方’，又有什么联系？他们想改变地球人的生命形式？”

对玛仙的问题，金特想了好一会：“我不能肯定。在最后一次和他们打交道时，他们告诉我，他们无意改变地球人的生命形式，但正有人想这样做，应该说，正有力量……在这样做……”

原振侠立即问：“他们为什么要告诉你？”

金特苦笑：“谁知道，或许是他们曾想收取我的奴魂，觉得抱歉，所以

才把地球人面临的灾难，先向我透露一下消息。”

玛仙的声音低沉而动人：“有什么作用？”

金特的神情和声音都充满了迷惘：“或许，在知道有这样一个危机之后，可以使危机不发生？”

那位先生站了起来，来回踱了几步：“什么形式的改变？使人的生命缩短十倍或更多？”

温宝裕笑道：“若是有什么力量，能改变日月星辰的运转速度，从而影响地球生物的寿命，那对地球生物来说，一点影响也没有。”

良辰美景瞪着温宝裕，一脸的责问。温宝裕道：“若有什么力量可以改变日月星辰的运行，那就是上帝的力量，人类何能对抗？而且，在那种情形下，人对于生命被缩短了一事，根本一点也感觉不到，和现在完全一样！”

温宝裕的话十分有理，良辰美景自然而然地叹了一口气，每个人的神情都十分无可奈何……想起地球人全体的命运，都在受不知是什么力量的摆布，不会有人心情舒畅的。

沉默了一会之后，温宝裕用他活泼乐观的声音道：“既然一点影响也没有，就当完全没有这件事好了……”

他的乐观性格很有感染力，连金特也道：“小朋友的话有道理……”

温宝裕竖起手指来，一本正经地声明：“第一、我不小了；第二、和你不是朋友，现在还不能决定……”

金特不以为忤：“对，算我说错了！”

他说了一句之后，视线移向玛仙，玛仙不等他开口，就先道：“大师的通灵能力十分强，是不是可以补足巫术在这方面的不足？是不是有兴趣，和一些第一流的男巫和女巫一起，商讨交流一下？”

金特侧着头，想了一会，才点了点头。玛仙十分高兴：“那么请大师随便挑一个日子，驾临巫术研究院。”

金特摇头：“现在我定不出日子来，来的时候，自然会来。”

那位先生拍手：“这句话，就大有禅意。”

金特的神情，忽然又变得十分严肃，指了指那位先生：“听他说今日和你有约，原医生，我是特地来见你的。”

原振侠欠了欠身子：“幸会，真的，很高兴能认识你，你是通灵的权威！”

金特缓缓摇着头：“可是，原医生，你却曾有过灵魂离开身体之后又回来的经历。

而且，在灵魂离体期间，你还被来自幽灵星座的使者，护送到幽灵星座去过……”

原振侠摊了摊手，没有对自己这段怪异的遭遇，表示什么意见。

（金特所说的已经够离奇的了，但实际上，原振侠当时的遭遇，还更离奇。他“回来”之后，灵魂进入的身体，不是他原来的身体，而是勒曼医院的医生，复制出来的另一个身体。）

（那么曲折怪异的经历，全详详细细地记述在《幽灵星座》和《黑暗天使》两个故事之中。）

金特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我毕生从事灵魂的研究，再也没有人有比你更有趣的经历，我想问你一些问题，不知你是不是肯回答……”

原振侠迟疑了一下，才道：“如果我能够回答，我一定乐于奉告……”

金特道：“我很贪心，我想知道你灵魂离体之后的全部经历，和幽灵星

座的情形、灵魂的存在方式，一切的一切，总之是全部你能记得的经历。”

金特的话说完之后，是一阵子沉默……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都知道原振侠曾经有过一段那样子奇异莫名的经历，可是其中的详细情形如何，却连那位先生也不知道！

一直以来，原振侠每次有了一段新的奇遇之后，总会找那位先生讨论一下，听听那位先生对一切不可思议异事的卓越意见。

可是，自从他在幽灵星座回来之后，他却并没有那么做。

所以这时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，想知道他会如何回答。

过了一会，原振侠才道：“自然可以，不过，我不是一个人到幽灵星座，是和年轻人一起去的……还有公主，三个地球人，到过幽灵星座又回来。我们曾有一个协议，要三个人一起，向我们的好朋友叙述经过，而年轻人和黑纱公主一直音讯全无，没法和他们联络……”

金特没有继续要求，只是淡然道：“等找到了他们，请务必通知我！”

聚会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算是把适才讨论中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情绪，扫空了一大半。他们曾讨论过的事，毕竟十分虚无飘渺，一点实际根据都没有，自然也无从担心起。

离开了温宝裕的那所大屋子（陈长青送给温宝裕的）之后，原振侠和玛仙轻搂着上了车。

温宝裕在他们上车的时候，大喊道：“理论上，扫帚才是女巫的交通工具……”

玛仙一点也不生气，只是向温宝裕笑着，同时向他作了一个古怪的手势。把温宝裕吓了一跳，双手乱挥，神情惶然。

还没有等他问玛仙向他施了什么巫术，玛仙早已发动了车子，疾驶而去了。

温宝裕这种神情，看得良辰美景咯咯乱笑。胡说不以为然地大摇其头：“真是，她怎会害你？”

温宝裕仍然愁眉苦脸：“不必大害，害我每晚做一个恶梦，就糟糕得很……”

温宝裕是不是每晚会做一个恶梦，不得而知。原振侠和玛仙拥得紧紧地，躺在厚厚的地毯上，当然只有美梦，不会有恶梦。

他们在玛仙以前居住的那幢小洋房中，玛仙的身子软得像棉花一样，把她娇俏的脸，紧贴在原振侠的胸膛上，手指在原振侠宽厚的肩头上轻轻搔着，腻声问：“还记不记得，在这个屋子中发生的一切？”

曾在这屋子中发生的一切，原振侠自然毕生难忘（他有太多毕生难忘的经历），可是他却答非所问：“不要天一亮就离开”

玛仙轻叹了一声，她的轻叹声令人感到心头发紧，所以原振侠把她用力扯了一下。

玛仙的身子略微扭动：“不行，我是女巫，要服从巫术的规律……”

原振侠闷哼一声：“规律是每次你我相聚，不能超过三次日出日落？”

玛仙略抬起身子，在他的唇上亲了一下：“在巫师岛上，我们岂止看了三次日出？巫术的规律是没有规律的，可是非遵守不可……你或许还不知道，你一直坚持着，不肯成为我生命中实实在在的男人，曾使我担心得几乎死去，几乎没有活下去的意志”

原振侠愕然：“那么严重？”

玛仙点头，神情还有点吃惊：“有一个规定的期限，如果到时……你还没有……进入我的身体……”

她说到这一句话时，声音又低又迷人。

原振侠被她那种迷人的声音，挑逗得忍不住在她丰腴白嫩的肩头上咬了一口……不是太重，也不是太轻，浑圆的肩头上，出现了一圈浅浅的牙印。

玛仙不由自主喘息：“过了期限，巫术力量消失，我会变得和以前一样……”

原振侠把她搂得更紧：“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？”

玛仙俏脸绯红：“一来，我极有点女性的自尊；二来，如果你坚决不肯，我告诉了你，又有什么用？”

原振侠略转了一个身，令玛仙的身子和他的身子，有更多肌肤上的接触：“我很想知道一个问题……全然是为了好奇！”

他望着玛仙，玛仙笑得极甜：“我当然会回答你的任何问题……”

原振侠把唇凑向玛仙的耳际，用极低的声音发问……虽然屋子中只有他们两个人，就算原振侠大声叫嚷，也不会有别人听见，可是，附耳低语，却更神秘旖旎和震撼心灵。

而且原振侠所问的，也是他们两人之间亲密的秘密：“我进入你身体时，离最后的期限，还有多久？”

玛仙半闭上眼睛，双颊红得像是滴出血来，声音也细不可闻，但是却清晰可辨。

她连说了两遍：“不到一分钟，原……不到一分钟……”

原振侠陡然坐起身来，瞪大了眼睛，望着玛仙，玛仙的手臂柔软地圈在他的颈上。

原振侠神情骇然：“不到一分钟？在巫师岛上，你……甚至……没有催我，你不怕……”

玛仙伸手掩住了他的口：“我怎么催你？当时，在你的亲吻和爱抚之下，几乎已进入了半昏迷的状态，谁还会对时间有精确的概念……事后一算才知道，可是危险也已经过去了……”

原振侠握紧住玛仙的手，向自己的头上打去：“要是真的铸成了大错，那真不知道如何才好了……”

玛仙甜甜地笑：“我倒没有什么，你才麻烦。想想看，现在，一个美丽的女巫，已经够令你心烦意乱了，若是一个貌如鬼怪的女巫，阴魂不散地缠着你，看你还能不能潇洒得起来……”

玛仙在说那几句话的时候，神情十分娇憨可爱，可是她的话，却令原振侠有点不寒而栗。他叹了一口气：“也不能那样说，你样子没变的时候，一样有人对你迷恋。事实上，你有一种极强的精神力量，甚至可控制别人的思想方式！”

玛仙轻咬着下唇：“对别人，我或许会运用我的精神力量，对你，我绝不会……在你怀中的，永远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，不会是一个女巫……”

原振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两人的胸口紧紧相贴着，互相可以感到对方的心跳声。

原振侠一面在玛仙的颈际轻吻着，一面说：“能不能运用你女巫的超级力量，把年轻人和他的黑纱公主找出来？”

玛仙现出神秘的一笑，轻轻推开了原振侠的搂抱，站了起来。

他们在二楼的卧室中，没有拉上窗帘，月色透进来，映在玛仙如凝脂一样的皮肤上，看得原振侠痴了半晌。那大约半分钟的时间之中，玛仙说了一些话，但是玛仙究竟说了些什么，原振侠竟没有听到！

直到玛仙的目光向他望来，他才如梦乍醒，问：“你刚才说了些什么？我只顾着看你，全没听进去……”

玛仙笑：“巫术之中，确有方法可以找人，至少可以知道他们所处的大致环境。

而行使这种巫术的巫师，都要裸体行法，所以立刻可以试一试……”

原振侠听得大有兴趣，也一跃而起。玛仙似笑非笑地望向他：“施术时，需要一个助手，你愿不愿意充当我的助手？”

原振侠更是兴致昂然：“我够资格？”

玛仙道：“只要双手的触觉够灵敏，就够资格。你是医生，经常按抚人体，自然够资格……”

原振侠扬起手来，十指伸屈着：“我要做什么？按抚你的身体？”

他在这样说的时侯，纯粹是调笑的话，想不到玛仙竟立时点头：“正是……”

原振侠一怔，还不知道自己的话是否说得太蠢了，就看到玛仙作了一个十分古怪的手势……她一直保持着这个手势，可是身子开始蜷曲，动作十分缓慢。在淡淡的月色下，看起来，她的身体在姿态的变换中，有一种十分诡异之感，原振侠不禁看得呆了。

大约前后十来分钟时间，玛仙的身子缩成了一团，脸靠在曲在一起的双足上。奇在她的身子虽然缩成了一团，但是她身体的各部分，并不是挤在一起……胸和腹、大腿和大腿之间，都有空隙。

原振侠不知所措地站着，等候她的指示。她开始说话，声音和平常的动听甜腻却大不相同，变得十分沉着。

每一个字，都像是从肺腑之中，直透出来。

开始是一连串听来毫无意义的声音。那一连串发自玛仙口中，全然没有意义的声音，听来有一种庄重深厚之感。原振侠甚至在感觉上，隐约地感到如同有砰砰的鼓声在伴奏一样，他知道，那一定是巫术中的咒语。

在念了大约三分钟之后，玛仙喘了几口气，看到她全身的皮肤在渐渐变红，变到了一定程度，又恢复原状。三次之后，就没有再起变化，她仍然一动不动。声音自她低垂的头部传出来：“巫术认为，每一个人的身体，都是整个地球的缩小……”

一听到这里，原振侠就不禁“啊”地一声：“这和中国的传说何其接近！中国传说就说盘古氏死了之后，身子化为山川河流；中国的医学，也认为人体和大自然，是一种奇妙的类似组合！”

玛仙的声音很柔和：“或许真理就是那样。我要找的人，当然和我有亲密的关系，我用我自己的心跳，来代表他们的所在。你要把手心整个贴向我的身体，可是又不能太紧，要缓慢移动，到什么地方能感到我的心跳时，就告诉我！”

原振侠又怔了一怔，自己问自己：身体的什么部位可以感到心跳呢？自然是心口，还有手腕处的脉搏，也和心跳的韵律一致，其余部位，怎能感到心跳呢？若是玛仙竟然能令她的心跳，在身体任何部位都可以被感受到，那巫术确实太不可思议了。

玛仙像是知道原振侠在想什么，她又柔声说：“并没有什么特别，心和全身血管联结，有血管的地方，都可以感到心跳。手指上割伤了，人人都可以感到手指上有一下一下的心跳！”

原振侠是医生，当然明白玛仙刚才所说的，是十分普通的现象（人人都曾有过这样的经验）。

而助手所需要做的，原来真是按抚她的肉体，原振侠自然感到高兴：“能做你的助手，真是荣幸！”

玛仙笑着：“宇宙之间，只有你一个异性，可以做我这个巫术的助手！”

原振侠跪了下来，刹那之间，心中生出了对巫术十分崇敬的一种心情，把双手轻轻地贴向玛仙的后颈。然后，缓慢地移动着，渐渐移到了双肩。

玛仙的皮肤光滑得在触觉上来说，叫碰到的人，有一股一股难以克制的快感。这时，玛仙的气息十分急促，原振侠勉力压制由于双手按抚她的身体而产生的绮念，留意着手掌上的感应……他十分留意，半点也不分神。

原振侠的双手，先是沿着玛仙的双臂，一直向下按抚，直到指尖，都没有感到什么。

然后，再沿着双臂的内侧，一直到了腋下。

腋下的肌肤特别柔软，原振侠的双手停留在那里，那种奇妙的、唯有女体可以给予男性的感觉，使得原振侠不想再移动双手。

这时候，如果玛仙给他一个鼓励的眼色，甚至是一个动人的神情的话，原振侠这个“助手”，当然做不下去了。但是玛仙闭着眼，一点被抚摸的反应都没有，显然在巫术的程序之中，她对外界的一切，都已到了不闻不问的地步。

原振侠心中暗叹了一口气，双手缓缓移到了浑圆的肩头，然而在颈上抚摸了片刻，把乌黑的长发反掠向上，现出的后颈，是一片异样的臃白。然后，他的双手在玛仙的背上盘旋，一直到了腰际。

那是极令人心跳舌燥的接触，但是原振侠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，他全神贯注留意着手心的感觉。一直到他的双手分开，轻按在玛仙两边纤腰的时候，他的右手突然感到了一阵轻微的跳动。

为了要肯定这个感觉是不是实在，他略用了一些力，细腰柔软，他掌心感到的跳动也更强烈。

他吸了一口气：“我感到了跳动，在你的右腰……”

一直闭着眼的玛仙睁开眼来，侧着头想了一想，身子直立了起来，原振侠忙把她轻拥在怀中。

在她的口中，又吐出了一连串听来没有意义的音节。然后，她叹了一口气：“他们在北极，或十分接近北极的地区。”

原振侠呆了一呆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玛仙明白原振侠何以会这样问，她掠了掠头发：“我只能知道他们所在的大概区域，没法如同精密探测仪一样，测出他们所在的确切地点……”

原振侠不禁失笑：“那有什么用？我也知道他们一定在地球上……北极或接近北极的地区，那范围有多大？单是西伯利亚北部，就以百万平方公里计……”

玛仙笑着：“比起整个地球来，范围总要小得多了！而且，他们有可能根本不在地球上……”

原振侠想起了“幽灵星座”，那就是不在地球上的另一空间，不由自主

长长地吸了一口气。玛仙妙目流盼，望定了他：“你那么着急想把他们找出来，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目的？”

原振侠蹙着眉，他的思绪十分紊乱，他想到了一些事，可是却又无法将之归纳出一个头绪来。

使得原振侠有这种想法的是金特……那个灵媒，和他所讲的那番话。

他想了—想，才道：“今晚我们见到的那个灵媒，他想知道我的灵魂从身体转移到幽灵星座的经过，他只是为了好奇，还是另有目的？”

玛仙垂下了眼睑，急速地眨着眼：“我看两者都有。他一直能和灵魂沟通，今晚他说的话又那么怪，是不是他想了解，凭借什么力量可以使人的灵魂随意出窍？”

原振侠略微震动了一下，因为玛仙说到后来，在她的话中，自然而然用上了“出窍”这个词。而“灵魂出窍”这种说法，在中国，古已有之，不知被应用了多少年了。虽然一直没有人知道，“灵魂出窍”在实际上具体情形，但那是一种公认的现象，说明灵魂离开身体的情形……那个“窍”，自然就是人体之中，灵魂出入的信道了！

原振侠双手捧着玛仙的俏脸，又想了—会：“不知道他目的何在，我早就想把自己这一段经历讲出来。年轻人和黑纱公主要是再不出现，我想……我想……”

玛仙柔声问：“你—个人讲述，会有困难？”

原振侠点头：“是的，因为有的部分，我的感觉十分模糊，而年轻人对这部分的情形，却又十分清楚。同样，有些地方，他甚至—无记忆，而我则历历在目。所以若单由我—个人来叙述，全然无法连贯，我已试过好多次，想尽量整理出—个梗概来，可是始终没有办法做得到这一点……”

玛仙有点调皮地笑了起来：“那就没有办法了，只好派—个声音响亮的人，到北极地区去，大声呼叫，好把年轻人和黑纱公主叫出来……”

玛仙所说的，自然是极—不可能的事。原振侠在她的丰臀上打了一下，发出了一—下清脆的声音，玛仙发出了一—下荡人心魄的呻吟声，整个人乘机向后倒去，把原振侠拉得—起滚跌在厚厚的地毯上。

他们不知道时间是怎么过去的，原振侠在极度的疲倦之中睡着。他做了一个梦，在梦中，玛仙对他说：“我必须离开了，很快会再见，想你，念你。”

原振侠睁开眼来，天色微明，玛仙已不在身边。他知道，自己的那个梦不是梦，至少，那是由于玛仙精神力量的影响，才使他有了这个梦的……玛仙把她要对原振侠讲的话，在原振侠的梦里对他说了……这种事，听来很—有点不可思议。但玛仙既然是个超级女巫，有些怪异的能力，也是很自然的事。

原振侠只是在地毯上转了—个身，发出了一—下低叹声，就继续睡觉。

等到他真正睡醒，感到精神充沛，—跃而起时，已经是中午时分了。从窗帘的隙缝中，可以看到那—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晴天。

原振侠来到落地长窗前，—下子拉开了窗帘。他的本意，是想欣赏—下阳光照耀下的花园，可是再—也想不到的是，窗帘—拉开，他—眼就看到，在花园，离他不到十公尺处，有—个人站着……

幸好那人并不是面对着原振侠，而是侧着身，视线似乎也没有落在原振侠的身上，而是在欣赏喷水池中间竖立的大理石雕像。

但是那也够使原振侠感到够狼狈的了……他身上一丝不挂，赤裸得像初生婴儿一样！

他再也想不到花园会有人……这里是属于玛仙的天地，怎么会有外人闪进来？他一方面感到狼狈，一方面是诧异和恼怒。当然，在一发现有人之后的第一时间，他先跳到了窗帘之后，然后，立时又把窗帘再拉了起来。

这一切，前后经过所花的时间，还不到一秒钟。原振侠竟然没有机会看清楚，出现在花园之中的不速之客是什么样人！

当他用最快的动作，使自己由原始人变成文明人时，他思绪十分乱，竟然想到了一些不相干的杂乱问题。例如，他想到人的原始或文明，竟然取决于身上是不是有衣服时，他就觉得十分可笑。

衣服是何等微不足道的东西，但是在人类的文明历程中，却又占着如此重大的地位！

他也想到，人类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，才感到裸体是可耻的？

（真是自从偷吃了禁果之后开始的？）

他想先弄清楚，在花园中的那个人是男还是女，可是竟然一点印象也没有！他也必须弄清楚，那人的来意是友善还是有恶意的。

可是，他似乎没有这个机会了，在窗帘遮掩后面的窗子上，已传来了几下敲打声。

不疾不徐，听来十分好整以暇，和他急急忙忙的狼狈相，大异其趣。

一听到了那几下敲打声，原振侠呆了一呆，他立即知道在外面的是谁了……虽然他感到没有什么可能，这人不应该在这里出现，可是毫无疑问，一定是她！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，这一下，他慢慢把窗帘拉开，一张俏脸就在他的眼前。

俏脸有着一双极大的、充满了野性光芒的眼睛……自然随着心意的变化，野性也可以化为柔情，而这时的眼神，正是洋溢着无比的柔情蜜意。

俏脸紧贴着玻璃，樱唇几乎紧贴在玻璃上。原振侠情不自禁，先隔着玻璃，向那微微翘起，等待着亲吻的红唇，亲了一下。

那双大眼睛立时变得半开半闭，原振侠移开了玻璃门，他和她之间，再也没有任何隔阂。唇和唇，带着如火焰般的炽烈，紧紧贴在一起。

好久，几乎并在一起的两个人，才分了开来，互相望着，并不说话。似乎千言万语，都可以通过互相之间的眼神交流，而得到沟通。

又过了好久，两人才不约而同轻叹了一声，再相拥了片刻。然而，又异口同声问对方：“好久不见，好吗？”

然后，是一起发出近乎无可奈何的笑声。

世上很少有一对男女，在久别之后见面会是这样的情形。很少，当然不是没有，至少，他们就是那样。

他们……是原振侠和黄绢。

是的，烜赫一时，到如今，仍然在整个阿拉伯世界，或者，全世界恐怖活动组织中，举足轻重，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女将军黄绢。

黄绢仍然短发……比很多男人更短，又穿着男装。所以，在原振侠拉开窗帘的那一刹间，看到花园有人，竟无法在一瞥之间，认出她是男是女！

黄绢怎么会到这里来的？原振侠仍然没有问出来。可是他和黄绢之间实在太熟悉了，一定是他的神情，已经等于发出了这个问题，所以黄绢立时现出了一个很难捉摸到她真正意图的笑容，低声道：“侵犯了一个超级女巫

的领地，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”

原振侠听出她的话中，有极度的讽刺意味。他想解释几句，但是又实在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所以扬起手来，又放下手，装着若无其事，但神情不免有点尴尬，答非所问：“你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黄绢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妙目之中，闪耀着相当程度的恼怒，但转眼之间，化为怅惘：“昨日午夜。”

原振侠知道自己又问了一个蠢问题，可是他已经无法规避了，他只好作了一个手势：“为什么不早出现？”

这句话一出口，他神情更滑稽，因为他知道，这是一句更蠢的话。果然，黄绢扬起了头：“出现过了，不过你们不会注意到我出现！”

原振侠想起昨天晚上，和玛仙在一起的情形，他不能确定黄绢在什么时候，见到了一些什么……当然那还是不要确定的好。但不论是什么时候，他和玛仙，都几乎是合二为一地交缠在一起，那情景，自然不适宜落入任何人的眼中，尤其是和他有那么微妙关系的黄绢的眼中！

于是，他决定什么也不说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他说的任何话，都将会其蠢无比！

黄绢扬了扬眉，两个人之间，有短暂的沉默。还是黄绢先开口：“她……真美……”

要一个女人，由衷地称赞另一个女人美丽，大抵是世上最困难的事。尤其是黄绢，她肯这样说，由此可知，玛仙是真正的美丽。

原振侠的反应极快：“我不会将美丽分成等级，美丽就是美丽，没有级别……”

他在那样说的时候，直视着黄绢。聪明的黄绢，自然可以明白原振侠是在称赞自己，她现出兴奋的神情，可是她的话却一样锐利：“巫术的力量俘虏了你？”

原振侠笑，由于是一个太大的误解，所以他反倒不必花费太多的唇舌来解释，他只是简单地道：“当然不是……”

黄绢深知原振侠的为人……他说不是，那自然不是，不必再问下去。她幽幽地叹了一口气：“我的手下，自昨天起，就一直在跟踪你，所以我才知道，可以在这里见到你。”

原振侠皱了皱眉，表示他对于被跟踪的厌恶，黄绢也在这时轻吻了他一下，表示歉意……一对太熟悉对方的男女，在很多情形下，不必靠言语，就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沟通交流。

原振侠摊了摊手，黄绢已在一张式样新颖的椅子上坐了下来。

在那一刹间，原振侠想到的是：黄绢一定曾进入过这屋子，自己不知道，感觉敏锐如玛仙，绝对没有不知道的道理。她忽然坚持一定要离去，是不是由于她知道黄绢就在附近？

原振侠又不禁苦笑了一下，他决定在再见到玛仙时，提也不要提起这件事。

黄绢缩起双腿，令她自己的身子蜷缩在椅子上，望向原振侠：“有一件十分怪的怪事，需要你的意见。”

原振侠拉过一张矮凳，坐在黄绢的前面，双手自然地放在黄绢的膝上，也望向她，两人的视线接触。黄绢的眼神之中有着幽怨，想说什么但没有出声，又缓缓地别过了头。

原振侠也低叹了一声，一时之间，两人都沉浸在互相感情纠缠不清的泥淖之中，竟都没有想到黄绢口中所称的怪事。

过了好一会，原振侠才陡然摇了摇头，提高了声音：“你说的怪事是……”

黄绢也有恍然自梦境中醒过来的神情，她蹙着眉，像是在想如何开始说她提到过的怪事才好。

原振侠并没有催她，他在黄绢的神情上，看出她所说的那件“怪事”，怪的程度，一定非同小可。不然，以黄绢经历的丰富，不会这样子困扰。

黄绢既然来找他，当然会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告诉他，只是这时，她不知如何开始才好而已。

黄绢眉心的结越来越深，她突然冒出了一句话：“还是要从头说起……”

原振侠作了一个手势，表示即使从头说起，又有何妨？黄绢忽然道：“那需要相当长的时间，要是我们美丽的女巫忽然回来了？”

原振侠舔了舔嘴唇：“你有什么更好的提议？”

黄绢道：“我的船就在附近的海面，许多有关那件怪事的资料也在船上，不知道神通广大的原振侠医生，肯移大驾乎？”

黄绢在最后，忽然掉了一句文，原振侠愉快地笑着：“将军有令，敢不从命……”

黄绢像一头豹子一样，一下子自沙发上跳了起来，扑进原振侠的怀中。原振侠双臂环住她的纤腰，把她抱了起来，向外走去。

黄绢“咯咯”笑着：“昨晚那个是抱进来的，今天的这个是抱出去的，你……”

她说到这里，手指按在原振侠的鼻尖上，咬着下唇，似笑非笑，似怒非怒地望着原振侠。

原振侠只好假装没听见，一直抱着她出了花园，看到一辆黑色的、外观并不起眼的汽车，停在一簇灌木丛旁……原振侠知道，这辆汽车的性能超卓，只怕是全世界之最。

如果忽然之间，它会成为一架小型喷射机，原振侠也不会觉得任何奇怪。

上了车，直驶到海边，车子是直驶进海面的……它没有变成喷射飞机，但是变成了一艘速度极高的快艇。

不多久，原振侠就看到了黄绢的那艘船。看来这艘船是新造的，是现代科技无懈可击的产物。

登上了船之后，由于阳光极好，所以原振侠提议留在甲板上面。

黄绢没有异议，他们并肩舒服地半躺在帆布椅上，海风温柔地吹拂着，黄绢开始说她提及的那桩“怪事”。

这桩事，的确相当复杂，黄绢说“要从头说起”。的确，如果不是从头发起的话，确然不是很容易明白。

整件事，从开始发生，到黄绢来找原振侠为止的全部经过，就记述在下面。

卡尔斯将军统治的国度，土地面积不算很大，而且极其贫瘠。不过好在从上一世纪开始，就发现了蕴藏十分丰富的优质钻石矿，出产大量质量十分高超的钻石。这个财源，使卡尔斯将军能够有足够的金钱，去实行他疯狂

的“理想”，使他成为举世公认的一个狂人。

在他的国度中，另外一半的大地是沙漠。那简直是阡无人烟的地带，黄沙滚滚，千百里不见人影，偶然有人出现，都是怀有特殊目的而来的。像那一小队人和骆驼之外，还有四辆中型吉普车，那是普通教授所率领的一个考古队伍。

普通教授的真名就叫普通，来自埃及开罗的一所大学。在考古界中，他不算十分出名，不过也有一定程度的成就。

普通教授申请在卡尔斯将军的国度进行考古探索，申请书一寄到，就很引起卡尔斯将军的兴趣。卡尔斯这个狂人，不但想他统治的国家，成为世界上“第一军事强国”，而且，也希望成为“世界上第一文明古国”。所以，他以前也曾花过不少气力，去建立博物馆之类，想表示文明的程度极高，不过，都不是很成功。

而突然之间，有一个名气不小的考古学者，要在他的国度之中进行考古探测，若有所发现，自然可以使他有某种程度上的满足。

所以，在他宽大无比的办公室中，他和黄绢就有如下的对话。

卡尔斯将军在黄绢面前，和在别人面前不同，没有了那一番装模作样，他直接问：“昨天送到你办公室的那份申请书，你看了？就是普通教授，要在我们的沙漠地带，进行考古探测的那一份。”

黄绢扬了扬眉：“你已经准备批准了？”

卡尔斯搓着手：“看不出有不批准的理由。”

黄绢冷然：“我看不必太急，这个教授，在欺负我们不懂考古！”

卡尔斯瞪大了眼睛，张开嘴：“啊！”

黄绢冷笑：“他在申请书上，竟然没有列明他考古的目的是什么……”

卡尔斯忍不住，在他的办公桌上重重拍了一下。

他的办公桌极大，其中有一部分，是专供他在表示愤怒时，重重拍击之用的。在那一部分，桌面下设计成空心而有回响，使得拍桌的声响听来特别惊人，以达到震慑对方的效果。

他拍桌拍惯了，这时仍然一下拍在那一部分，发出巨大的声响来。黄绢立时狠狠瞪了他一眼，他有点不知所措地缩回手来。

他望着黄绢：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黄绢来到了巨大的办公桌前：“考古队的队员，阵容鼎盛，他们一定有特别目的，一定要他们把真正的目的说出来……”

卡尔斯将军显得极兴奋，大踏步来回踱步。他身形魁伟，又是军人，这样行动的时候，也很有伟男子的气概。

他几次经过黄绢的身边，都伸手想把黄绢拉过来，看情形，是想把黄绢拥在怀中，分享他的兴奋。

可是每次，当他伸出手来的时候，黄绢总是巧妙地避了开去。卡尔斯对这种情形，似乎已经习惯，他自嘲似地笑了几声，然后，用他向士兵演讲时的那种声调和姿势，一手叉着腰，一手挥动着：“对！要他们把目的写明了，再来申请……有可能在我们的沙漠下，埋着一座文明的古城；也有可能，有无数的宝藏；更有可能，古代有大钻石矿的纪录，只要找到信道，大颗大颗的钻石，随便你去捡拾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停了一下：“如果真是这样……”他直视着黄绢：“最大的一颗，送给你……”

黄绢冷冷地回答：“考古的目的，不是为了发掘宝藏，是为了发现文化……”

卡尔斯将军摊了摊手，没有再表示什么。这件事（在这个国家的许多事），他完全同意了黄绢的意见，回信给普通教授：若要在敝国的领土进行考古活动，必须详列目的和一切资料，敝国才考虑是否批准。

在接下来的几天中，黄绢也没有闲着。这几年来，她已经建立了一个相当完美的、世界性的情报网，俨然和东西方两大集团的情报网，有鼎足而三之势。他国的极度军事机密，对黄绢来说，都不算什么，何况是一群教授组织了一个考古队那种小事。黄绢认为，要知道这个考古队的真正目的，派自己手下出去打探，简直是杀鸡用牛刀！

事情的发展，却十分出乎黄绢的意料之外。首先，她料定普通教授在收到了回信之后，一定会立刻再来信，把考古目的说出来。可是，十天之后，仍然没有收到回信，看起来，倒像是他已经放弃了这次考古行动了。

但是，黄绢派出去的人却报告说，普通教授并没有停止活动，考古队的成员，正从世界各地向埃及集中，至少有三名考古学家，是世界一流大师级的。而且，看来普通教授有幕后的支持者……要维持这样的考古活动，需要大量经费，没有人支持，几个考古学家，只好在研究室研究，不能有实际行动。

幕后支持者是谁呢？黄绢曾向她的手手下命令：“替我尽快找出来……”

当她下达这个命令时，她以为至多一天，甚至一小时，就可以有答案，那实在是一宗小事。所以，当她在三天之后，听她手下的报告时，由于极度意外，她甚至有一个短暂时间目瞪口呆。

手下的报告是：“黄将军，我们用尽了方法，通过了一切管道，弄清楚了普通教授财经收支的一切细节，但是无法知道谁在出钱支持他……”

黄绢在惊诧之余，反倒十分和颜悦色：“他用的钱从哪里来的，这还不容易查吗？”

手下道：“是，他在埃及国家银行有户头，户头中的钱，由瑞士一家银行进入。”

黄绢冷笑：“别告诉我，你们没有法子查到瑞士银行的户头资料……”

如果世界上有十件事情是最难查得明白的，那么，瑞士银行存户资料，必然是其中之一。

手下现出自负的笑容来：“当然可以查得到，那是一个密码户头……任何方式通知银行方面，只要说出密码，银行便会代行一切。这个户头的结存金额，在最近一个月底，接近十亿瑞士法郎……”

黄绢在听到这里时，也不禁现出一个惊讶的神情来。十亿瑞士法郎并不算是太大的数字（自然，对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来说，是天文数字），拥有这个数字财富的人，可以数出超过两百个。但是那是那些超级豪富的财产的总和，很少有人拥有那样巨大数字的一笔随时可以调用的现金。

把那样的一笔现金，储放在银行中，那简直是绝无现代商业头脑的一件蠢事。黄绢感到奇怪的，就是这一点。

这是一件既奇怪又很矛盾的事。

矛盾在于：如果一个人没有现代的精密商业头脑，他怎可能有那么多钱？而有了那么多钱，又任由它放在银行里，不去作有效的运用，这不是矛

盾得很吗？

黄绢迅速地转着念，觉得只有一个可能：这个人太有钱了，十亿瑞士法郎，对他来说，可能根本不算是一回事。所以他才由得那笔钱放在银行里，高兴就用，不高兴就不用……

一想到这里，黄绢已经把世上几个超级豪富的名字想了一遍。那并不困难，因为这样的人，不会超过三十个，她当然无法确定究竟是什么人。

她的手下在继续报告：“而且，银行方面，给这个户头以一种十分特别的透支方法。

不但在这家银行中，他可以作无限制的透支，而且，如果需要的数字，超过了这家银行所能负担的话，这家银行负责向其它的瑞士银行作透支。估计，这个人，如果要动用两百亿美金，毫无问题……”

黄绢听到这里，闷哼了一声。

她和卡尔斯将军，也都在瑞士银行有密码户头。可是，以国家元首之尊，以可以抵押的财产是整个国家之富，也没有得到瑞士银行这样的特殊待遇！

手下的神情，开始有点沮丧：“可是……不知道这个户头属于谁……不是我们查不出来，而是根本没有人知道！银行的总裁、副总裁根本不知道……我们和他们共同作过分析……当然，通过了种种方法，给了他们不少好处。分析的结论是，那很不可能是个人……可能是一个极大的财团，一个存在着，在进行活动，但又不为世人所知，十分隐秘的一个超级大财团……”

手下说到这里，神情很紧张，黄绢也不禁耸然动容……追查一个考古队的活动，竟然会牵引出这样一个有关可以影响全世界经济活动的、隐藏的、充满了神秘的超级大财团的线索来，这是一开始无论如何想不到的事！

这个超级大财团，掌握在哪些人的手里？如此庞大的资金，正在如何运用，对世界经济必然产生重大的影响，但又是什么样的影响呢？黄绢要考虑的事，似乎已和普通教授的考古队，完全无关了！

黄绢讲到这里，略停了一停。她漆黑的大眼睛，闪耀着光辉，停留在原振侠的身上。

原振侠感到有一股异样的灼热，当然，已斜向西，还没有带起晚霞的太阳，晒在身上，也是使他感到灼热的原因。

黄绢在停了片刻，喝了几口酒之后，转动着酒杯。荡漾在酒中的冰块，和杯子碰撞，发出悦耳的“叮叮”声……黄绢喝酒的习惯，一直没有改变过，她只喝纯威士忌加冰块，份量一定，每盎司酒，加体积三至六公分的冰块。

然后，她问：“你看，这个神秘的超级大财团，是掌握在甚么人的手中？”

原振侠却像是对之不是很有兴趣，他懒洋洋地躺着，眯着眼：“照你所说的，那并不能算是超级大财团。地球上的富人很多，一个曾在中国政坛上叱咤风云的老妇人，最近被人估计，她的财产，就接近两百亿美金……”

黄绢强调了一点：“可是，能得到瑞士银行这样的特殊待遇……”

原振侠仍然不起劲：“那也不算什么。公开的财团如天主教教廷、欧洲的军火集团、美国的银行集团，都有足够的财力，使瑞士银行给与特权。”

黄绢只问了一句：“不公开的呢？”

原振侠坐直了身子，黄绢在同时，作了一个掠发的动作。她的头发虽然短到了根本不必去掠，但她曾长期留着及腰的长发，所以这个动作一直保

留了下来。尤其，当她紧张的时候，就会有这样的动作。

原振侠喝了一口酒：“听说过一个叫‘主宰会’的组织没有？据说，世界上一切大事，都是由这个会在作决定的，这个会的成员，包括了世界各地手握大权的显赫人物……”

原振侠在提出“主宰会”的时候，并没有想到别的什么。他的确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组织，在操纵着全人类的命运，在地球上适当地制造和平与战争。但又无法有十分确凿的证明，一切都神秘得近乎恐怖。

而当原振侠说到了一半，看到在阳光之下，黄绢有异样的神色时，他心中“啊”地一声，立刻住了口，不再说下去。

他立即想到了，以黄绢现在的身分，甚至在一些场合之下，她可以代表整个阿拉伯世界。如果真有什么“主宰会”的话，那么，她必然是其中的一份子，说不定还是核心份子，而他还在问她“听说过主宰会没有？”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？

静默维持了几秒钟，海风很柔和，黄绢的声音也很柔和：“握有权力，不等于握有金钱，毕竟不是权力可以掠夺财富的时代了……”

原振侠立时转变了话题：“还有一个‘非常物品交易会’，幕后主持者，可能是世界上拥有财富最多的人。因为他们有办法，令世界上任何一个超级豪富，把财产的一半或一大半，分给他们。”

黄绢缓缓吸了一口气：“我了解得不是太多，据说是勒曼医院利用无性繁殖法，替人制造后备，作器官移植之用？再严重的疾病，也不成问题？”

原振侠点头：“是的，甚至……如果掌握了某种力量，可以进行思想转移。我现在的身体，就不是原来的身体，这你是知道了的……”

黄绢咬着下唇：“很有可能是他们。但是，勒曼医院的医生，和考古又有什么关系？他们为什么要去支持一个考古队？”

原振侠摊了摊手：“还有许多公开和不公开的团体，都拥有大量资产，不必太去追究这些……你说有一些怪事，到现在为止，还没有什么可怪的。”

黄绢扬起了手：“一个来历不明的大财团，支持一次考古行动，这不还怪？”

原振侠双手交叉，托在后颈上，神态一派优闲：“当然不算怪，只是值得研究。”

黄绢浅浅一笑：“好，还有更值得研究的事在后面。普通教授的回信一直没有来，可是他人却来了……”

原振侠“哦”地一声，黄绢轻晃着酒杯，又喝了一口酒。

普通教授突然求见，是在半个月之后的事。那时，黄绢手下对这个大学教授的调查工作，已经到了十分精细的地步。

黄绢在上午甚至接到了报告：“普通教授离开了埃及，目的地像是我国……”

下午，黄绢的办公室中，就出现了普通教授。这个小个子，短小精悍得叫人一看就像是上紧了发条的机械，是个充满了活力的人。他向办公室主任，表明了他的身分和目的。

办公室主任是一位英俊高大的上校军官，望着这个比他矮了两个头的中年人，摇头道：“没有预约，不知道要等多久，请回你的酒店去等。”

普通教授充满了自信：“请你去报告，黄将军会有兴趣见我。最近半个月，她对我极有兴趣，而且，我还带了一些她必然有兴趣的东西来……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轻拍着他一直抱在手里的一只羊皮盒子。

那只羊皮盒子，和一般医生用的出诊箱差不多大小，看来十分精致。办公室主任还想拒绝，普通教授已十分不耐烦：“黄将军一定肯立刻接见我，如果你耽搁了，以后追究起来，只怕你负不了责……”

主任吸了一口气，又望了他半晌，才通过了相当复杂的程序，报告了黄绢。

黄绢一听，立时回答：“请他在会客室等，我尽快来见他。”

主任这时哪敢怠慢，忙把普通教授请进了黄绢将军的私人会客室。曾经进入过这间会客室的人都说，这是世界上最精美的一间房间。

普通教授在会客室中耐心地等着，四十分钟之后，全副戎装的黄绢才踏步走了进来，办公室主任和两个副官跟在后面。

黄绢和教授握手，副官解释：“将军正在对一批特种部队训话，已经尽快赶来。”

普通翻着小眼睛：“当然，将军是阿拉伯世界的要人，肯接见我，已是幸事……”

他说着，直接地指着主任和副官：“我希望和将军单独交谈。”

黄绢立时一扬手，主任和两个副官退了出去。

普通教授的个子奇小，可是神情却十分老辣，他又压低了声音：“黄将军，如果有录音，或是闭路电视等设备，请完全停止，否则对将军不利。”

黄绢直视着他。普通教授的这个要求，不但突兀，而且接近无礼了！

可是在黄绢的逼视之下，普通紧抿着嘴，一副坚持非如此不可的神情。黄绢冷笑一声，走向一个架子，略微移动了一下放在架上，一柄镶金砌玉的波斯弯刀，用相当低沉的声音下令：“撤销三号戒备。”

然后，她转回身来，看到普通教授正在那时，打开了那只箱子。黄绢不免有点紧张，手按在腰际的配枪上。普通打开箱子之后，转过箱子来，让黄绢看放在箱子中的东西，同时道：“将军，这是送给你的礼物。”

刹那之间，会客室中是极度的寂静。

黄绢转动酒杯，问：“你可猜得到，他送给我的礼物是什么？”

原振侠望着天际，天际已出现了第一抹晚霞，不是很红，可是那种色彩，在蓝天白云之中，已是夺目之极。

原振侠的声音，听来有点慵懒：“可以是任何东西，当然名贵之极，价值连城。我看，这个考古学家是来贿赂你，叫你不要问他们考古目的，而批准他们的考古行动！”

黄绢的神态有点出神，不出声。

原振侠又道：“要向威势赫赫的黄绢行贿，那该是什么样的宝物？”

黄绢望了原振侠一会，原振侠摊开双手：“猜是没有法子猜得到的，说吧！”

黄绢一挺身，从帆布椅上站了起来，用极优美动人的姿态走了开去，进了船舱。不一会，她又上了甲板，手中提着一只极精致的羊皮箱，来到了原振侠的面前：“你自己打开来看！”

原振侠迟疑了一下，打开了箱子。在黄绢离开甲板之后，他已经作了许多猜想：普通教授送给黄绢的礼物，会是什么呢？是埃及大金字塔中，发掘出来的法老王木乃伊上的金面具？整套的彩瓷？十八世纪俄国珠宝匠的杰作？一箱子宝石、宝玉、甚至现钞？

那些都是价值连城的東西，虽然以黃絹现在的地位而言，金錢对她已没有多大的作用，但是精美绝伦的宝物，对她总还是有吸引力的。

可是，等到原振侠打开了箱子，看到了箱子中的东西之后，他却呆住了！他先闭上眼睛一会，再睁开来，一时之间，他不能确定箱子中的是什么东西，可是也已经感觉得到，那箱子中所装的东西，其价值远在他所有的设想之上。

甲板上变得极沉静，和当日在黃絹的会客室中，情形一样。

黃絹一直盯着箱子中的东西在看，平常人，可能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黃絹也不敢十分肯定。所以，她在足足看了三分钟之后，才一字一顿地问：“这……是飞弹的核弹头？”

普通教授的回答是：“模型，一共六枚，可以配合贵国拥有的中程导弹欢乐三型，威力强大。不必使用，只要拥有，已足以使贵国的国势大大增强。”

黃絹又深深吸了一口气。卡尔斯将军的国防军中，拥有六枚欢乐三型中程导弹，那是极度的秘密，是黃絹对国家的贡献之一……她的努力，许多曲折的交涉过程，再加上十二亿美元的巨大代价，才能够达到目的。

这样极度的军事秘密，若是泄露出去，便足以形成一场强烈的政治风暴！若是这六枚中程导弹，居然配上核弹头，卡尔斯将军拥有了这批武器，只怕消息一传出去，足以令得两大集团的导弹布防系统，全面被阻，天下大乱！

黃絹在那一刹间，已无法去想何以普通教授（一个考古学的教授），竟然会获致一个国家的最高军事机密，她也无法去设想，何以普通教授竟能提供六枚核弹头！她脑中轰轰作响，想到的只是……如果拥有了这批武器之后，权力范围的扩大和势力的增强！

黃絹的野心极大（不然不会和卡尔斯将军在一起），所以普通教授的礼物，对她来说，简直是无可比拟的巨大的诱惑！

黃絹在那一刹间，甚至也来不及去想，这批核弹头是什么国家制造的，是如何到了普通教授的手中，普通教授又采用什么方法，把它们转移到自己的手中等等。

由于疑问实在太多，她反而一点头绪都整理不出来。

她本身领导了一个庞大的情报机构，也经常从事秘密的、大宗的军火买卖。所以，她知道只要利之所在，就必然有一些神通广大的奇才异能之士，会做出一些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来。

例如，印度有发展核武方面的需要，放出讯息，需要大量“重水”。讯息传了开去，就有人活动，结果，是挪威的重水制造厂，在防卫极度严密的情形下，十五吨重水失窃，不翼而飞……等到发觉时，相信这十五吨重水，已经安全运到印度了。

可是，如今，六枚导弹的核弹头，这远比十五吨重水更令人吃惊！

不知过了多久（至少有五分钟），黃絹才定下神来。对见惯大场面，临危不乱，极度冷静的黃絹来说，这已是非常的情形，因此也可知她所受的震荡之甚！

在定下神来之后，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抬起头来，向普通教授望去。

小个子的普通教授却若无其事，看来像是一个化妆品的推销员，打开箱子，正在推销化妆品一样平常。

黃絹并没有发问，普通教授已经十分流利地说着：“运输和安装，都由

我负责……黄将军是明白人，自然知道在一切过程之中，不适宜多问问题。卡尔斯将军和黄将军，需要的是强大的实力，而这批核弹头，正是强大实力的充分保证……”

普通教授一口气地说着，黄绢竟然插不下口去，等他的话告一段落，黄绢才道：“看来教授十分明白他人的需要，嗯！我们自然也要明白教授的需要才是，对不对？”

普通教授推开了箱子，搓着手：“当然，世事总是互利，才能顺利进行。我的需要，是在贵国广大的沙漠地区进行考古活动，要有极度的行动自由，不受时间限制。贵国政府的任何部门，都不能对考古队活动进行干涉，考古队有任何发现，都不必呈报，不必通过检查而自由离境，一句话：完全由我们自由行动！”

在普通教授开列条件之际，黄绢一直盯着他，迅速转念，心中已问了自己几十个问题。所有问题归于一个：究竟要进行什么样的考古活动？

普通教授见黄绢没有立时回答，接着又道：“考古队的成员不会超过三十人，在贵国的沙漠上活动，对贵国一点影响也没有……”

黄绢的声音，听来有点干涩：“我想没有问题……嗯，是不是要订一个时间？”

普通教授站了起来：“一个月，大约十五天之后，就会有一艘来自亚洲某国的货轮，停在贵国的第一大港。请给予卸货的方便，会有几个专家一起来，请给他们工作上的方便。”

黄绢心头乱跳，可能她的脸颊也因为兴奋而在发红。她回答得十分肯定：“为我国工作，当然会得到最好的待遇。”

普通教授伸出手来，和黄绢握手，同时又道：“还有一点，希望能做到……当贵国展示这批核弹头之时，切勿把我的名字扯进去，让全世界去猜测它们来自何处好了！”

黄绢立刻表示同意，普通教授留下了那只箱子，礼貌地告辞。黄绢又足足地呆了三十来分钟，才十万火急找到了卡尔斯将军和几个亲信，就在会客室中，把经过情形说了一遍。

卡尔斯将军兴奋得不住用拳头敲打自己的头，叫着：“太好了，把整个沙漠送给他们，又算什么？真太好了！这个人有那样的神通，是不是可以通过他，多弄点核武器来给我们？”

黄绢瞪了他一眼：“六枚核弹头已经够了！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不好，高度的国际机密，人家怎么会知道的？要好好检查！”

那几个亲信诚惶诚恐地答应着，黄绢又安排了核弹头来到之后的搬运和安装工作。

卡尔斯将军只是高兴得团团乱转，完全失去了指挥力，一切全靠黄绢在调度。

黄绢讲到这里，已是漫天晚霞了，连海面上也泛起了一片粼粼的金红色。落日血一样红，在白云的缭绕下，正向被它烧红了的海水中沉去。

原振侠作了一个手势，打断了黄绢的话头，问：“那是多久前的事？”

黄绢偏过头去，不敢正视原振侠，也没有回答。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超过一个月了，是不是？核弹头已经安装好了？”

黄绢“嗯”了一声：“考古队也已经到了沙漠，正在进行考古活动。”

原振侠的声音，听来有点冷淡……一切全都进行过了，黄绢这才来找

他！黄绢不在事先，或事情正在进行时找他，自然是为了事情要在极度秘密的情形下进行之故……这不会令原振侠不高兴，但是，却会令他生出一股厌恶感。

他冷冷地道：“你行事的手法愈来愈小心了！我不是什么军事要人，也不是情报头子，不论是什么大秘密，在我看来，都不算是……”

黄绢自然知道原振侠的不快，她只是轻咬着下唇，不动，也不说什么来解释。

夕阳西沉之后，暮色飞快地笼罩。在暮色之中，黄绢的身形看来有点模糊，她那种一声不出、一动不动的情形，很有点楚楚可怜之感。

原振侠一阵心软，低叹了一口气：“你听取我哪方面的意见？”

黄绢像是心头放下了一块大石一样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那表示她十分重视原振侠的情绪。以她如今叱咤风云的地位而言，在原振侠的面前，仍然保持女性的娇媚，这已很令他感动。他伸过手去，轻握了一下她的手，黄绢抬眼望来，在暮色中，她的眼神，看来有一种异样的明亮。

黄绢也轻轻地反握了原振侠的手，想了一想：“听说过收买古董的故事？”

原振侠立即知道黄绢是指什么而言。故事大致是说：古董主人不识货，古董商识货，古董主人伸出五只手指来，开价五两银子，古董商却立时道：“五百两，好，成交……”

这一来，反倒引起了古董主人的疑惑，摇头说：“不……五千两才卖！”

黄绢是在说，普通教授的出手太高了！普通教授一出手，就是六枚中程导弹的核弹头，照常理来说，他得回的东西，一定比他送的礼更多更大！

问题集中在一起，变成了一个：通过不受干涉的考古活动，普通教授能得到什么？在滚滚黄沙的沙漠之中，普通教授能找到什么宝物，价值远超过六枚核弹头的？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，和黄绢互望着，原振侠笑了一下：“我想，你不会真的完全不加干涉吧……”

黄绢有点不好意思：“有许多许多小疑问，但都不如那个大疑问。所以，考古队中有一个向导，一个脚夫，都是极精明的特工人员。”

原振侠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黄绢继续说下去。

黄绢苦笑：“考古队在沙漠中已经十天了，全然不知道普通教授想做什么。”

原振侠皱着眉：“可以试试别的方法……”

黄绢伸了伸舌头，样子顽皮可爱：“试过了，有三个考古学家，都是普通招来的助手，接受了我们的馈赠。如果他们知情，一定会全告诉我们……”

原振侠道：“这未免说不过去，他们是考古队的成员，一定知道考古目的……”

黄绢摇头：“他们确然不知，一切似乎都只在普通教授的心中。其余人只知道在有所发现时，才发挥他们的专业才能。”

原振侠摇头：“对学者来说，这简直是一种侮辱，他们怎么肯参加？”

黄绢笑：“自然是由于优厚的酬劳。他们和普通教授订了一年合同，在这一年过后，参加的学者，每一个都可以不再工作，而十分舒适地过一生……”

天色已完全黑了下來，漫天星星。原振侠抬头向天：“的确神秘之至，

去问普通教授本人，一定不肯说……事实上，你也不必太心急，除非他根本没有发现，要是有发现，考古队中肯向你报告的人很多。你一定在第一时间，就可以知道他找到了什么”

黄绢叹了一口气：“除了这个办法，还可以……”

她说到这里，停了下来，用在黑暗之中看来更明亮澄澈的眼光望向原振侠。原振侠立时知道了她的心意，哈哈大笑：“别说出来，我是医生，不是考古学家……”

黄绢还是说了出来：“考古队，正在招聘一个随队的医生”

原振侠挥着手，作了一个夸张的神情：“我不会去应征，更不会做你的卧底人员，想也不要再想这种事！”

原振侠的神情和语调，都表示了他心中极度的不快。黄绢沉默了片刻，才再开口，却已换了话题：“派来的专家一共有四个人，一个中国人，一个日本人，另有一个德国人和一个美国人。四个人除了工作之外，半句话也没有多讲，一直到现在，也没有弄清楚他们的身份……看来，四个人都经过了整容外科手术才出现的。”

原振侠想了想：“自然是为了掩饰，普通教授幕后支持者的真面目。”

黄绢点头：“那是唯一的可能，这幕后支持者，会不会是‘非常物品交易会’？我查过，在某个交易会上，曾有过核武器交易的纪录！”

原振侠推测：“如果是他们，那么，就是勒曼医院的医生们……可是，医生和考古，这又会发生什么关系呢？”

黄绢淡淡地道：“所以，这事很值得去探索一下！”

原振侠大声打了一个呵欠，伸了一个懒腰，又大口喝着酒，嘲笑道：“你应该问我要什么代价了！”

黄绢连半秒钟也没有耽搁，就道：“好，你要什么代价？”

原振侠没想到她真会问，他分明是在奚落她，而她真的问了！一时之间，两人四目对视，原振侠脱口说道：“你！”

突然之间，像是一切都静止了，原振侠望着黄绢，黄绢望着原振侠，好久好久，黑暗之中，他们双方都感到对方眼光的闪耀。然后，黄绢慢慢地向原振侠移动……在原振侠后来的追忆中，他甚至想不起，黄绢是怎么和他接近的了……由于黄绢的全身，都散发出迫人的热力，那种热力，可以清清楚楚、实实在在地感觉得到，使得原振侠感到了极度的晕眩。

原振侠只知道灼热的黄绢，来到了他的身边，接着，是她的一下幽幽的叹息，然后，灼热和柔软就整个包围了原振侠。原振侠在恍惚之中，像是置身在那个山洞之中，而外面是漫天的大风雪，他和黄绢第一次紧紧的相拥，就是在那种情景之下发生的。

他有时清醒，有时迷糊。黄绢的身子像一团火，他的身子也像一团火，一团火和另一团火相并在一起，结果是两团火变成了一团火，只是燃烧得更剧烈，像是要把世上的一切都烧成灰烬！

他们是不是被烈火烧成了灰烬？连他们自己都不是十分清楚，只觉得飘飘忽忽，天上的星星，一下子全到了海面上，而海水的微波，一下子又到了天上。天空的碧蓝和海水的碧蓝交织在一起，分不清哪里是天，哪里是海，当然，他们也全然不知自己在何处，只是大概地知道，自己是在海天之间。

海风略微增强了一些，船身在轻轻摇晃着，黄绢和原振侠同时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再在极近的距离下互相凝视。虽然在黑暗之中，也可以看到对方

的眸子之中的自己。

原振侠再吁了一口气：“三天之后，我去应征，可是怎能保证他们一定录用我？”

黄绢的回答，倒也并不太出乎原振侠的意料之外：“一知道他们要请随队医生，我就想到了你，自然有办法先叫全国的医生都不去应聘……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你又怎知我一定会答应？”

黄绢抬起身子来，仍然凝视着原振侠：“你不会很愿意，但是你会答应……”

原振侠不禁苦笑：“你真自信……”

黄绢低叹了一口气：“不是那么自信，一半，你会为了我；一半，你也为了自己的好奇心。”

原振侠笑了起来，在黄绢的那几句话中，他似乎多少找回了一点自尊。不然，不管刚才黄绢是怎样把她给了他，他总有点被摆弄的感觉。

在原振侠的笑声中，黄绢懒洋洋地伸了伸身子，站了起来。

新月如钩，月色十分清冷，映在她颀长健美的胴体上，反映着微弱的银辉，简直是无与伦比的艺术杰作……上帝的杰作。

她步履轻盈地走进船舱，原振侠半坐了起来，斟了一大杯酒，慢慢地呷着。不一会，他就觉出船身在缓缓移动，海水在船头溅起水花，发出汨汨的声响。

黄绢在发动了自动驾驶系统之后，又回到甲板上，靠着原振侠。过了好一会，才道：“船在天亮之前，不会靠岸……我‘劫持’你一晚。”

原振侠高举双手：“投降，随便你处置……”

黄绢忽然柔声道：“饿不饿？你或许不知道，我会烧很可口的菜……”

原振侠张口，在黄绢的手臂上轻轻咬了一口：“你就是可口的……”

黄绢伸出手指来，抵住原振侠的唇，不让他再说下去。

两人都陶醉在一股异样的温馨之中。

他们两人的心中都知道，这种温馨和愉快，都不会是永远的，甚至不会长久，或许仅此一夜，以后，就算刻意安排，都不会再有。可是那并不要紧，重要的是，天时地利人和，一切都配合好了，自然而然产生了那样的环境，这就够难得的了！

别说他们有整整的一夜，就算只有一小时，他们也会尽情地享受每一分每一秒。

原振侠握住了黄绢的手，两人靠在一起。海风吹上来有点凉意，所以黄绢偎得原振侠很紧，原振侠用他强有力的双臂，环抱着黄绢。他们互相听着对方的心跳声，什么也不必说，什么也不想说。

船在平静的海面上，一直缓缓地打着圈，直到海面上起了雾，他们才回到了船舱中。

黄绢倦慵地伸着懒腰，神态十足像一头野猫，即使在她眼神中，洋溢着温柔的时候，也少不了有一分野性。

黄绢并没有夸口，她的确会煮相当可口的食物。美酒和食物令原振侠心满意足，拥着黄绢，他睡得十分舒畅，等到醒来时，已经阳光刺目了！

黄绢比他早醒，这时坐在他的身边，望着他：“后天上午，会有人来接你到机场，外交飞机会送你到目的地去，参加普通教授的考古队！”

原振侠双手一摊：“人生真是太无常了！二十四小时之前，若有人告

诉我，我会到沙漠的一个考古队去，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。”

黄绢扬了扬眉，原振侠立时笑：“我十分愿意，因为代价是……”

黄绢转过了身去，原振侠没有把话说完，自她的身后轻轻地抱了她一下。

船在码头上停定，黄绢的手下已在等候，黄绢驾车，送原振侠回住所之后，绝尘而去。

原振侠在住所的沙发上坐下来时，思绪十分乱。他和黄绢之间的关系，一直是那样微妙，倒并不令他多想，使他有点心神不宁的是，那个考古队的目的，究竟是什么？

十分难以设想，用了那么大的代价换来的考古行动，希望能发现什么？

原振侠知道想也没有用，参加了考古队之后，才会有弄明白的希望。

可是他还是禁不住胡思乱想，一直到了黄绢约定来接他的时间。

他试图和那位先生联络，但那位先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，看来，神秘而值得探索的事太多太多了！

两天以后，黄绢一见到了他就道：“有了什么设想？”

黄绢对原振侠太了解，自然知道他在这段时间中，一定作了不少假设。

原振侠摇头：“有几百个假设，似乎都讲不通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六枚核弹头只是饵，普通教授要钓的，一定是一条大鱼……”

黄绢叹了一口气：“这谁都知道，问题是，那条大鱼究竟是甚么？”

那条大鱼究竟是什么？这自然是问题的关键。接下来的时间，在外交飞机上，黄绢一直和原振侠在一起，不断地讨论着这个问题，进行各种各样的假设。两人会突然在热切的讨论之中停下来，互相凝视着对方……在那样的情形之下，他们虽然谁也不说话，但是却都可以知道，对方的心中在想些什么。

这也就是为什么，他们在互相凝望了片刻之后，总会现出无可奈何的神情，或是装着不经意，但却是刻意地避开对方的眼光。

他们的心中，都有一份无可奈何的惆怅。这种情形已存在得太久了，以致有了一种习惯的惰性，而且，他们都知道，根本无可更改。

他们更知道，在他们之间，没有什么永远或长久，只有一刹那的爆炸。从第一次在大风雪围困的山洞，到最近海天之间的狂欢，都只一次爆炸。爆炸可能会有好多次，但一次和另一次之间，不会有什么联系，而且，下一次爆炸什么时候会来，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！

原振侠心中在想：就像没有人知道，太阳黑子何时会再爆炸一样，自己和黄绢之间的情形也相仿！

黄绢在想些什么呢？她长睫毛在急速地抖动，看来十分诱人，她心中想的是：不可捉摸的感情，全无规律的爆发，莫非正是自己的性格所造成的？

既然细胞中的遗传密码早已规定了人的性格，那么，也就应该在这种既定的性格之中，迎接自己的命运。没有什么可以退缩和惆怅的！

一想到这一点，黄绢自然而然昂起头来，英姿焕发，看来是一个又美丽又能干非凡的女将军了。她把自己安排好的事一桩桩告诉原振侠……考古队需要医生，原振侠一定可以参加考古队的工作，因为全国的医务人员，都被警告不得参加。

原振侠是唯一的应聘者，考古队方面，全然没有选择的余地。对于这种方式，原振侠曾表示了他的意见，以示反对。

原振侠的意见是：“这样做太明显了，明摆着我是由政府挑进去的人。就算考古队有什么秘密，也必然不会让我知道，岂不是失去要我加入考古队的意义？是不是可以另外想办法？”

黄绢却断然拒绝，理由是：“很多情形之下，就算迂回曲折，人家不相信你，还是一样不相信，反倒不如直截了当的好。至于工作的开展，你想想，世界上那么多医生，为什么我哪个都不找，单单找你？”

原振侠苦笑了一下，没有再说什么，黄绢则补充：“在辽阔的沙漠里，什么事都可以发生。普通教授能用导弹的核弹头作礼物，这证明他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，你千万要小心……”

原振侠骇然而笑：“要是让他知道了我真正的身分，我会有生命危险？”

黄绢叹道：“难说得很，世上怪事越来越多，很多超乎任何想象之外。我替你准备的东西，相当完善……”

黄绢替原振侠所作的准备，的确十分完备……原振侠驾着一辆性能十分好的中型吉普车，在沙漠中疾驶，驶向考古队的一个据点。他所驾的那辆车，载有足够的常用药物、急救和医疗设备，良好的通讯装置，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诊所！

当他在沙漠上看到考古队竖立的旗帜时，由于沙漠上的温度高，空气的对流快，旗杆和那面蓝色的旗子，看来像是不住地颤动，有一种十分怪异的视觉效果。

再驶近些，原振侠看到了骆驼……沙漠中永恒的交通工具，也看到了汽车拖屋，那当然是现代化的设备。车屋一共有六列之多，可知考古队的装备，何等充分。

原振侠忽然想到：这样有规模的一个考古队，何以不早就准备医生，而要临时招聘？

原振侠的车子上，髹着明显的红十字，驶过营地之后，立时就有人迎了上来。双方早在无线电通讯仪上联络过，所以原振侠一下子就被带进了一所车屋之中，在那里，他第一次见到了普通教授。

普通教授的外型并不普通，他个子极小、极清瘦，以致看起来，像是一头猴子。他约莫五十上下，可是，眼光炯炯，全身精力弥漫，像是随时随地可以弹跳起老高来一样！

原振侠和他握手，普通教授的态度，不是十分热烈，劈头第一句话就问：“你带了应用的医疗用具和必需的药品没有？”

原振侠在一进来时，就注意了车屋中的陈设。看来，这所车屋，是普通教授的工作室兼卧室，一张床小得异样（因为他个子小），一张工作桌，却又大得异常，至少占了车屋中三分之一的空间。

桌上堆着许多书和大量卷起来的图纸，在桌子的中心，钉着一张地图。原振侠看了一眼，那是专门性的考古地图，看来是沙漠中的一处地方，何处有沙丘，何处有水源，都用特殊的颜色和记号标示着。

他回答了普通教授的问题，而在接下来的时间中，由于普通教授开门见山的话，使得原振侠十分狼狈。

普通教授直盯着他，言语冰冷：“当我发现，这个国家的所有医生几乎都像消失一样之后，我就知道，来应聘的医生，是我唯一的选择。”

原振侠欠了欠身子：“也不一定，你至少可以选择要我，或是不要

我……”

普通神情有点愤然：“不少队员水土不服，需要治疗。原医生，卡尔斯将军、黄绢将军，他们得了那么大的好处，还想来探索他人的秘密，这可以说是一种极其不道德的行为……”

原振侠虽然感到狼狈，但是在表面上，他却不动声色：“那要看你对道德的解释怎么样……在人家的国土上要发现什么，人家似乎也有知道的权利……”

普通教授的目光更加锐利：“哈，我要是再送些合心意的礼物，卡尔斯会把他国家的整个沙漠送给我……”

原振侠不禁默然，因为在黄绢的转述之中，自称为“伟大的爱国者”的卡尔斯将军，的确讲过这样的话……

普通教授咄咄逼人：“原医生，请你记住，你是医生，不是别种身分的刺探者……”

原振侠扬了扬眉：“我一直记得自己是个医生。不过，教授，考古队有那么多成员，大家共同进行工作，你绝不可能把秘密，只留在你一个人心中的……”

普通教授“呵呵”笑了起来。他个子虽然小，可是声音十分洪亮，这时，他看来更是充满了自信：“第一阶段的工作，并无秘密可言……我特地这样告诉你，是免得你做不必要的工作来浪费生命。我没有空，但可以叫别人告诉你，我们第一阶段的任务。”

他说着，拿起了对讲机：“羽生，你进来一下，我们来了一位特殊的队员！”

然后，他放下电话，自顾自去看那张地图，用简单的仪器量度着。

不一会，有一个三十上下的男人推门进来。原振侠和他打了一个照面，第一印象，就对这个人十分有好感。

那人肤色黑里透红（后来原振侠才知道那应该是红里透黑），微笑着，眼睛明亮，牙齿洁白，十分爽朗活泼，大手大脚。一进来就伸手和原振侠相握，用力摇着原振侠的手，说话之中也带着笑意：“呵呵，我们队里终于有一个医生了！我看到了你的医疗车，真了不起……”

他讲一口美国腔的英语，又自我介绍：“我叫羽生，很怪的名字……”

普通教授指着羽生：“他的祖先名字更怪，有一个最著名的，甚至叫‘疯马’……”

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，望向羽生，羽生的个子比原振侠还高。

原振侠把手放在口边，作了一个发出叫声的手势：“那位著名的酋长？你是他的后代？”

羽生咧着嘴，爽朗地笑了起来：“他们都那么说，不过那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是开罗大学考古系的研究生，兼任助教，羽生助教……”

原振侠再度和他热烈握手，普通教授道：“真热闹，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，已经有白种人、红种人和黄种人……”

原振侠和羽生异口同声：“大家都是地球人……”

一听到“疯马”这个名字，再加上羽生的外型，原振侠就立刻知道了羽生是北美洲的印第安人。

这一点，也令羽生十分高兴，对原振侠有了十分良好的印象。他们两人，迅速地建立起了友谊，对以后事态的发展，很有点影响。

普通教授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挥了挥手：“向原医生介绍我们的行动任务，如果原医生有兴趣，尽量满足他的好奇心……”

羽生答应了一声，先离开了车屋，原振侠也退了出来。才一下地，羽生就眨着眼，指着车屋：“怎么一回事，老普通好象并不欢迎你……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说来话长……”

羽生立时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印第安人有一句谚语：对陌生人说来话长，对朋友就不会。”

原振侠直视着羽生，在他的眼光和神情之中，看到了坦率的诚意。他心想：如果必须在这里有朋友，那显然就应该是眼前这个热诚坦率的印第安人。

他点头：“是，也不能怪普通教授。因为我不算是医生，还另外负有刺探情报的任务！”

原振侠在这样说的时侯，对自己的行为也有厌恶感。可是他既然答应了黄绢，又不能不进行，所以又十分之无可奈何。

羽生怔了一怔，不禁失笑：“你在开什么玩笑，考古队有甚么情报可供刺探？”

原振侠作了一个手势：“我用最简单的方法，告诉你一件极复杂的事，你要用心听……”

羽生也在原振侠的神情之中，感到了自己获得信任，他抿着嘴，点头，又用力拍拍原振侠的肩头。

虽然说“用最简单的方法”，两人边走边说，原振侠也花了十五分钟时间，才说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原振侠说到一半时，羽生已连连喘气。等说完，这个高大强壮的印第安人，简直呆如木鸡！

这个年轻的印第安考古学助教，看来十分单纯，刚才十五分钟之中，他所听到的那些诡秘、怪异、惊诧、不可思议的事，一定令他的思绪十分紊乱。所以他不但目瞪口呆，而且脸上到处都冒出汗珠来，足足过了两分钟之久，他才道：“天！我的祖宗，你肯定你是医生，不是幻想小说作家……”

原振侠对他竟然感到了如此震惊，也不禁有多少意外，他压低声音：“我以为你既然有疯马酋长的血统，就应该十分富有冒险精神……”

羽生苦笑，抹着脸上的汗。这时，有考古队的职员过来问：“新来的医生，住所怎么分配？”

羽生指向一座车屋：“和我一起睡，嗯，你去通知所有的队员，有必要和医生约会的，可以提出来……”

那职员答应了一声离去。

原振侠看出，羽生处理事情很有条理，行政能力很高，是考古队中的负责人。他刚才那样失魂落魄，不能怪他，是由于事情实在太怪异。考古学和导弹的核弹头之间，到底有一大段距离，羽生做梦也想不到，在沙漠上考古的批准，会是用核武器交换来的！

所以，他在缓过气来之后，声音由于紧张，而变得相当嘶哑：“老普通究竟是什么身分，他怎么会和核武器发生关系？”

原振侠也压低了声音：“我相信那是这次行动的支持者的事，普通教授只是一个考古学家，他不可能和特殊势力有关……”

羽生又发出了一下持续很久的低呼声（这种呼叫是印第安人的习惯），

然后叹道：“天，祖宗，老普通究竟想在沙漠中找到什么？”

这时，原振侠和羽生已来到了原振侠驾来的车子之旁，原振侠道：“这就是我的特别任务……我要弄清楚这一点。请相信我，我绝没有破坏你们行动的意图，只是想知道普通教授的真正目的。一则，由于我本身的好奇……我有许多奇异之极的经历，有时间可以讲给你听，所以我直觉到这次考古行动，也必然奇异莫名。二则，这个国家的一个主要人物黄绢将军，和我有十分奇妙的关系……”

羽生“啊”地一声：“我见过黄将军，她和你……啊，真是浪漫刺激！”

原振侠沉声：“你肯帮助我？”

羽生双手一起握住了原振侠的手：“当然，当然！我喜欢你这样的朋友。”

原振侠有点不好意思地笑：“好，那我就向你刺探第一个问题：尽你所知，考古队的目的是什么？”

羽生一听，竟然睁大了眼睛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样子难堪之极。原振侠伸手在自己的额头上拍了一下：“天！别告诉我你不知道……”

羽生神情焦急，顿了顿脚：“真的不知道，真的！”

原振侠十分不满：“不知道，如何行动？”

羽生再叹了一声：“参加考古队的时候，每一个成员都曾签署一份合同，大小行动都由老普通分配指挥，不能多发问，也不能拒绝分派到的任务。我们在这里等随队医生，人人都知道，一等医生报到，第二天就出发。可是别说不知道目的地，连出发时该向哪一个方向走，也没有人知道。达曼教授也算是很有地位的考古家了，问了一句，老普通就冷冷地提醒他签过的合同……”

原振侠不禁呆了半晌，出不了声。

普通教授竟然把整队的考古行动，保持成这样的秘密！这只怕是人类考古史上，从来没有过的事……

羽生苦笑：“队员有的叫这次行动是神秘之旅，有的干脆称为死亡之旅，有的戏称我们的目的地，不是天神的住所，就是魔王的宫殿。我也早知事情有点怪，可是也绝想不到，会有那么可怕的内幕……”

原振侠忙道：“我对你说的内幕，绝不能扩散出去。事情的背景究竟如何，一无所知，一枚核弹头可以杀死十万人，我想能调动这种武器的人，不会把一两个人的生命放在心上……”

羽生听了，不由得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，面部有短暂时间的失血现象，同时低呼：“祖宗！”

遇到有需要的时候，一面叫“我的天”，一面又叫“我的祖宗”。如果这是那一族印第安人的习惯，多半是由于他们这一族，出过一个杰出的祖宗疯马酋长的缘故。

原振侠伸手在他的心口指了指，他连忙把手按向心口，作了一个一定保守秘密的手势，神情仍是骇然。原振侠低声道：“对不起，把你抛进了一件不可测的事情之中！”

羽生的神情又紧张又刺激：“不要紧，这或者是我冒险生活的开始！”

原振侠自车子中取下了简单的行李，和羽生一起走向羽生的车屋。可是，刚才的那个职员急急奔了出来，喘着气：“原医生，普通教授说，请你和他同住一处。”

原振侠呆了一呆，一时之间，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！

普通教授的行动如此诡秘，几乎已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，唯一的原因，就是他有极度的秘密要保守。刚才的相会，气氛已是敌对之极，可是前后不过半小时，他即来邀请原振侠和他同住一间车屋！

他的工作室也在那车屋之中，原振侠要是住进去，他要保守秘密，必定困难得多，他找这个麻烦作什么？若说这样，方便监视原振侠的行动，那更是说不过去之极了！

所以，原振侠在呆了一呆之后，摇头：“你恐怕听错了吧，怎么会……”

原振侠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听得大约四十公尺之外，有人在大叫：“原医生，请过来！”

叫声自那间车屋的门口传出，攀住门口在声嘶力竭大叫的，正是普通教授。

考古队据点中的空地上，三三两两的人很多，一时之间，都循声看去，每个人的神情都毫无例外，惊讶之极。显而易见，普通教授这时的行为十分反常

原振侠忙高举右手，表示已经听到，同时，向羽生使了一个眼色，羽生连连点头。

原振侠索性上了车子，驶到了普通教授的车屋之前。

他一直不能确定普通的用意何在，直到看清楚了普通的神情，是异乎寻常的高兴，和刚才接见他时，大不相同，他才可以肯定两点：在这半小时之中，有事情发生过，而普通这次是真正在欢迎他。

他下了车，提着行李进了车屋。普通这时关上门，搓着手，神情兴奋，看样子，像是准备发表一篇热情洋溢的欢迎词。

原振侠诧异之极：“在这半小时之中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普通教授的回答简单明白之至：“我的朋友告诉了我，你是什么样的人……”

原振侠恍然，他微笑：“我只是一个医生！”

普通用力一挥手：“什么医生！你，正是我最需要的人！”

原振侠摊开了双手，普通已说了最关键的一句话，他用力拍着原振侠的肩头……由于他矮小，原振侠高大，所以他要做这个动作相当辛苦：“我和你之间，将不会有任何秘密……”

他忽然之间改变了态度，前倨后恭之至，倒令原振侠大感意外。他小心地问：“你的朋友……是指什么人？”

普通教授神秘地一笑：“啊……刚才我的话要修正一下，这个问题，是我和你之间的唯一秘密……”

原振侠冷冷地讽刺他：“这样一直修正下去，你刚才的话，可以变成我们之间的一切，全是秘密……”

普通教授神情尴尬，干咳了一声：“我的朋友，他们要求我不要泄露他们的秘密……”

在普通迟疑地想说明什么的时候，原振侠迅速地转着念。他和黄绢曾讨论过，支持这次考古行动的幕后人是谁？都认为有如此雄厚的财力，和那么广大的神通，一定是一个大集团，而勒曼医院，那群走在地球人类科学最前端的医学科学家，最有可能！

这时，原振侠决定应该对普通教授表示一下，自己并非一无所知。

当然，他也知道，要是料错了，会十分难堪，所以措词要小心一些才好。

普通为人机警，看他对自己的话反应如何，也多少可以知道估对了多少……

所以，原振侠装出一副十分随便的神情，笑了一下，耸了耸肩，像是不经意地一挥手，打断了普通的话头，可是又直视着他，道：“敝同行的兴趣越来越广泛了，他们竟然会支持起一个考古活动来，真叫人想不到……”

原振侠不经意的神态是假装出来的，事实上，他心中也十分紧张，在留意着普通的反应。

他的话，强烈地暗示，他知道考古活动的幕后支持者是什么人。他是医生，他的“敝同行”自然也是医生，就这一句话已足够了。如果事情和勒曼医院的医生无关，那么，这句话就变得十分含糊，他可以随便打一个哈哈就掩饰过去。

他预料普通必然会对他的话有反应，可是他却无论如何未曾料到，普通的反应会如此之强烈！

他身子一个踉跄，歪向一旁。普通教授的个子十分矮小，身子在一歪之后，他赶紧伸手去扶一张椅子，可是那仍然未能使他站得稳，竟然“咕咚”一声，连人带椅，一起跌倒……

原振侠吃了一惊，连忙一步跨过，把在地上挣扎的教授扶了起来。

普通一面喘着气，一面盯着原振侠，神情就如同在看一头怪物！

原振侠指着自已：“我怎么了？”

普通伸手在脸上抚摸着：“你真的如他们所说一样，什么都瞒不过你……”

在普通的反应上，原振侠已经可以肯定，自己的推测是事实……也就是：支持这次考古行动的是勒曼医院！

可是，他仍然不知道，在研究人类的生命，在复制人体上，有那么超时代的巨大成就的一群医生，为什么会为考古大有兴趣？

不过他并不着急，因为他知道，普通一定会从头到尾讲给他听的。

当时，他只是淡然一笑：“如果真有人那么说，那也未免夸张了一些。”

普通连连摇头：“不……不……一点也不夸张！刚才你一离开，他们就来了电话……嗯……他们中的一个，一直是他在和我联络。”

原振侠知道，在勒曼医院从事生命奥秘研究的医生很多，但是有一个核心组织，约三至五个极有才能的人，在处理重大的事务，和管理运用天文数字的庞大财产，以及和世界各地，掌握权势财富的人打交道。

由于他们几乎掌握了人类生命不断延续的奥秘，几乎也可以使人达到长生不老的境界，所以，他们的财富和权势的范围，也几乎无穷无尽！

普通口中的所谓“他们之一”，应该是核心组织中的一员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，可想而知，勒曼医院方面，对这次考古行动，重视之极……当然是如此，要不然，也不会设法弄来六枚核弹头送给卡尔斯将军了！

原振侠向普通作了一个手势，表示完全明白他的话，请他继续说下去。

普通眨着眼：“要听一听我们之间的对话？”

原振侠笑：“如果方便的话……”

看来，普通竭力想讨好原振侠，他十分热情熟络地拍了原振侠的肩头一下：“这是什么话？我们之间，真的不会有任何秘密！”

普通一面说，一面在桌子下面，取出了一具无线电通讯仪来。原振侠一眼就看出，那是一副极先进的通讯仪，通过人造卫星的接驳，利用这具通讯仪，几乎可以和全世界，任何角落直接通话。

原振侠也知道，这种尖端科学的制品，并不太多，而且价格极高昂！（自然，对勒曼医院来说，根本没有“价格高昂”这回事。）

原振侠也知道，眼前的这一副，还不是最好的。最好的制品，出自两个天才设计家的设计，并且由他们亲手制造，精密正确无比，在南极和阿拉斯加之间的通话，简直和面对面说话一样。

那两个天才设计家的名字，加在一起，十分有趣……他们一个叫戈壁，一个叫沙漠。

普通按下了和通讯仪联结在一起的录音装置掣钮，就听到了以下的对话：

“有一位非常出色的人物，据情报，极可能已到了考古队来当队医……”

“是，才有一个医生来报到，他的名字是原振侠！”

“真是他！教授，不管他来的目的是什么，他的出现一定对我们有利。你要把他当作最亲密的朋友，除了我们的存在之外，什么也不必瞒他……其实，根本没有什么可以瞒得过他的，我们的存在，他……我想也早已料到了……你照我的话去做吧”

“是……”

“原振侠医生经历过的传奇极多，他对我们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，你必须完全把他当自己人……”

“是……”

“有必要时，我们会和原医生直接联络。”

“是……”

对话很简短……到后来，也不能算是对话，只是一方面在发命令，一方面在接受。

普通按了停止键，原振侠这时，已经完全可以知道他前倨后恭的理由了。他淡然笑着：“我和他们有十分特别的关系，我现在的这个身体，就是他们帮我制造的……”

原振侠这句话一出口，普通的小小个子，陡地向上弹跳了一下，双眼瞪得极大，像是眼球会因此而落下来一样。一看到他这样的反应，原振侠知道自己说得太多了。

看来，普通教授虽然被选中，做为这次重要考古行动的负责人，但是，他对勒曼医院的作为知道得极少……根本不知道他们早已发展成功了复制人的事。

原振侠所料，很快就得到了证明。普通瞪了他半晌，才喘着气问：“原医生，这算是……什么样的玩笑？我不明白……”

原振侠乘势一摊手：“的确是一个不好笑的玩笑！”

他知道了普通教授对勒曼医院的一切所知甚少之后，自然不会再对他多透露什么。

为了避免普通教授因为好奇而发问，他先问：“好了，现在，可以告诉我，这次考古行动的目的是什么，何以要把行动弄得那么神秘？”

看来，普通对原振侠刚才所说的“身体是他们制造的”这句话，一点概念也没有，所以也没有追问下去。反倒是原振侠的问题使他困扰，他来回

踱步，又不断地抓着头发。

他当然不是不肯向原振侠说，而是不知从什么地方开始说起才好！

原振侠在他已踱了十多个来回，还没有开始之后，温和地催他：“从头说起吧，反正有的是时间……”

普通坐了下来，先是不望原振侠，只是翻着眼。过了一会，才望了原振侠一眼：“那天下午，我在办公室，有一个人来找我。他带来了那时才出版不久的考古月报，在月报上，有我的一篇研究文章……”

研究文章的题目是：神秘生命曾存在的一些片段考证，作者：埃及开罗大学考古系系主任……普通教授。

来客是一个一头红发，身形高大的白种人。十分客气，但自然而然，有着一一种居高临下的“人上人”的气概。

身形矮小的教授，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面，要昂起头才能面对来客。

来客指着文章，直截地说明来意：“教授，我代表一个基金会。我们有极其充足的经费，可以支持你的任何活动，而我们对你文章中提及的‘神秘生命’十分有兴趣，愿意支持你作进一步的探索……”

对一个学者来说，实在没有什么比这番话更动听的了！一时之间，教授甚至不能相信这种突如其来，自己送上门来的幸运！

所以，他的第一反应，只是像傻瓜一样地望着来客。直到人家把话重复了一遍，他才发出了一下欢呼声，像猴子一样，在椅子上跳了起来，叫：“太好了！太好了……如果有进一步的发现，我想我能证明我的假设……”

来客很有礼貌：“大作中有几处引用的资料，好象不是很清楚。是资料不足，还是故意的？”

普通十分不好意思：“是故意的……嗯，考古界有一些败类，行为很不堪，要是把资料来源公布得太详细了，会被一些人捷足先得。尤其是有些人，有门路找到经费的，行动就快得多……”

来客的目光凌厉如鹰隼，望定了普通教授：“你保守秘密的部分，是不是足以支持你的发现？是不是可以因此而发现，你所称的‘神秘生命’？”

普通发出长长的“唔”的一声，像是迟疑着，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。过了一会，他才道：“要找到那种‘神秘生命’的可能性，至多……不会超过一半。但是，证明有这种‘神秘生命’存在过，却有九成把握。”

当普通教授向原振侠讲述着经过，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原振侠曾问：“什么叫‘神秘生命’？”

类似的问题，他已经不止问了一次，例如：“所谓‘神秘生命’究竟是什么？”，“是一种神秘的生命方式吗？”等等。

但普通教授一直没有作答，这时，他才道：“我会作详细说明，那是我的一项重要之极的惊人发现。如果得到证实，那更是惊人，可能整个人类的生命方式，都要起天翻地覆的变化。现在，先听我说事情的经过。那个来客……自然也问了和你相同的问题，我会在叙述中回答。”

原振侠虽然知道，那所谓“神秘生命”，一定是整件事的关键。但普通不愿意一下子就说出来，他自然也只好耐着性子等。

原振侠这时所想到的是，普通教授可能在古籍之中，发现了有关人类生命大奥秘的线索，勒曼医院的医生，毕生精力都放在研究生命奥秘上，自然会对之有兴趣！

本来，考古行动和勒曼医院，是完全无法联系得起来的，在了解了这

一点之后，却又自然而然，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。

原振侠作了一个手势，请普通再讲下去。

来客透着兴奋的神情，向前俯了俯身子：“请你介绍你所获得的全部资料……”

普通教授为人精明，他自然不会凭来人的一句话，就把他掌握到的资料拿出来。他搓着手，发出一阵干笑声：“阁下刚才的提议……”

来客笑了一下，伸手入袋，取出一个信封来，交给普通的手中，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他打开来看。

普通教授打开了信封，抽出了一张银行本票来。当他的双眼盯着本票上的数字，发现在实数之下，竟然有七个“ ”时，他的手也不禁有点发抖！

虽然他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，平时不免有点清高的言行，但是在这样的巨额金钱之前，他也就和常人无异。

他过了好一会，才抬起头来，来客道：“当然不止这些，任何有利于发现神秘生命的所需，我们都可以作无限制的支持……”

普通教授的声音变得十分哑：“你们是……”

来客只是简单地回答：“你不必多问，我们是一群世界性的医生组织，从事对生命的研究，所以才对你的发现有兴趣。”

普通教授吸了一口气，指着办公室一角，一只看来很大也很古老的保险箱：“原始资料全在这里，你可以自由取阅……”

来客立时道：“在我阅读时，需要你的解说。”

普通连声道：“当然，当然！我会一直在你的身边，嗯，这张本票……”

来客随便一挥：“随便你处置，将来组织考古队，也可以以你个人的名义成事，完全不必顾及我们，一切由你作主。所以，本票可以存入你的个人户头！”

普通教授兴奋得满脸通红，过去打开了保险箱，在保险箱中，又取出了一只手提箱来打开，里面就是他写那篇文章 神秘生命曾存在的一些片段考证 所根据的资料。

普通指着资料：“你先看看，有问题，我处理了那本票之后，立刻赶回来……”

来客点了点头，一刻也不耽搁，就翻阅起那些资料来。普通教授兴高采烈地赶到银行去办手续，使他的私人银行户头，增加了八位数字的存款。

关于那些数据，稍后，普通和来客之间，有重要的对话。在他们的对话之中，可以充分了解资料来源和性质。

普通讲到这里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：“我一切照实说，连当时收到了……突如其来的那么多钱的心情都不隐瞒，你别笑我 ”

原振侠摊手：“我不会笑，给我，我也一样兴奋！”

普通教授自抽屉中取出一本杂志来，封面上有《考古月报》字样，他翻到其中一页。

原振侠已看到了 神秘生命曾存在的一些片段考证 这篇文章。

普通教授把杂志递给原振侠：“文章并不长，你先看一遍。”

原振侠接过来，文章确然不长，不超过两万字，在一般学术性、长篇大论的论文中，算是短小精悍的了。自然，那也是由于资料不是太多，或者是普通不愿意引用太多的资料之故。

原振侠的阅读速度十分快，不到一小时，他已经十分仔细地把全篇文

章看完。可是他又呆了半晌，才缓缓抬起头来。

在那片刻之间，他的思绪紊乱之极，杂七杂八，不知道想起多少事情，可是却又理不出一个头绪来。

普通教授面有得色：“是不是很惊人？”

原振侠长长地吸了一口气：“是，惊人之至！如果可以真正证明的话！”

普通神情严肃：“这就是我们要进行的任务。现在，你也知道为什么要严守秘密了？因为事情……实在太令人惊骇了！”

原振侠苦笑了一下，合上了杂志：“可是你的文章早已公开发表，并且人人皆知了！”

普通教授现出不屑的神情：“考古界的许多所谓权威，一点想象力也没有，他们怎会接受我的推测观念？他们来不及发出嗤笑声，说我是痴人说梦。幸好有人识货，全力支持我，我一定要把这段埋没了的神秘生命发掘出来，公诸于世！”

（普通教授的文章，虽然只有不到两万字，但自然无法全文抄录。而“神秘生命”又是这个故事的主角，非说明不可，就在不断的对话，和日后的逐步探索过程中，让人人到最后，都可以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。）

原振侠把手按在杂志上，望着教授：“你的全部证据，来自一块不知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被发现的一块石碑上所刻的文字？”

普通教授神情自豪：“是，这块石碑放在开罗博物馆的一个角落中，不知多久了，从来也没有人注意。只有我，才给予它新的生命！”

普通教授的话虽然夸张一点，但也离事实不远。

那块石碑……正确来说，应该说是一根石柱，一根六角柱形的石柱，高一公尺，每一边有二十公分。普通教授是在博物馆的地下室，许多巨大的石棺之后，发现它的存在的。

这个发现，是十分宝贵的。

放在地窖中的许多巨大的石棺，早已引起了广泛的注意，也是博物馆定期陈列时，最能吸引参观者注目的项目之一。

石棺来自各个金字塔，是正式棺木的外椁，都用十分坚硬的石头制成，手工不是很精细，但自然都是货真价实的古物。

普通教授对这些石棺也有相当程度的研究，他是兼任的博物馆顾问。那次，他指挥着石棺的陈列行动，把许多具石棺，用轻巧实用的起重机，自地窖中吊出来，运到展览厅去。

在这项行动告一段落时，他在一具石棺之后的一个墙角上，发现了那根石柱。

当他第一眼看到那根石柱之际，他根本没有在意。因为在文献中，没有六角形石柱被发现的纪录，而且，石柱的石质也不起眼，看来只是寻常的东西，教授只是好奇地去碰了它一下。

世界上的事，有许多，真正是由于凑巧才发生的。这时，若不是普通教授的手中，恰好有一柄小铁锤的话，这根石柱，可能会再在这个角落中放置几十年、几百年，才被人发现它蕴藏着巨大的秘密。

教授手中的小铁锤，本来是用来敲打石棺、鉴定石质用的。那时，教授一时之间，分辨不出那石柱的石质，他就顺手，在石柱顶上，不轻不重地敲了一下。

他这样做，全然没有目的，只是顺手的动作。谁知一敲之下，“啪”地

一声，便有一角石头被敲了下来。

当时，普通教授着实吓了一跳……那石柱虽然不起眼，但也有可能是价值连城的无价之宝，却叫他随手破坏了！他连忙四面一看，幸好没有人看到。

发生了这样的事，这石柱自然吸引了普通教授的注意。他凑近去看了看，看到那被敲掉了的一角之内，石质十分细密，和外面的一层，截然不同。

虽然事情很怪异，但也一望而知，外面那一层粗石，是经过十分精细的手工包上去的！

他是一个考古学家，自然有丰富的考古知识，也知道有许多许多极有价值的记载或宝物，被古代的人小心地保管，往往有极不起眼的外表。这石柱，是不是也是这一类，被隐藏了许多年的宝物？

一想到这一点，他不禁全身发热，双手抱住了那石柱，撼了撼……

这样粗大的一根石柱，自然十分沉重，但这时，他正在负责搬运更沉重的石棺，自然要把石柱弄出去，也不是难事。

普通教授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不动声色，若无其事地把石柱搬上了车子。在完全没有人注意的情形下，石柱到了他的工作室。

他用了一柄锤，轻而易举就把六角形的石柱，外面那一层约有一公分厚的粗糙表面，完全清除。石柱看来仍然是原来的大小，石质十分细密，六个平面上，都有着十分精致的浅刻……有四面刻的是图形，两面刻的是密密的文字。

普通教授看到那些文字，十分有规律，显然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文字。

人类的文字，从象形文字开始，不论是哪一类，都有一个相当类似的演变进步过程。

石柱上那些连普通教授这个考古系主任，也无法认出它来历的文字，他虽然未能读得出来，但是也可以看出，它远比古埃及文字进步，也比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进步。

这时，他心头狂跳……单是发现了一种相当进步，而又从不为世人所知的文字，那已是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，是每一个考古学家，梦寐以求的考古成绩！

如果可以译出这种文字，那么，历史的奥秘会重现，那自然更是惊天动地的大发现了！

普通教授形容他自己在那时，由于极度的兴奋，胸口竟然产生了一阵又一阵的剧痛，要接连做好多次深呼吸，才能使疼痛减轻。

他在肯定了自己看不懂石柱上的文字之后，心中闪过了几个古文字学专家的名字，也准备把那些文字拓一些下来，去请教他们。

然后，他去察看那四面刻着的图形。其中一面，明显地，刻在石柱上的是太阳……和一些古代人描绘太阳的手法相同，可以说相当传统。一共有十个太阳，由大而小，最大的一个，直径有二十公分，最小的一个，只如乒乓球那样大小。

普通教授一面看，一面迅速地转着念：十个太阳，循序由大而小（或由小而大）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许许多多有关太阳的传说，都涌进了他的思绪之中。有关多个太阳的说法，使他想起了中国神话之中，有一个叫后羿的君主，用他手中的弓箭，射下了八个太阳，使得原来是九个太阳的天空，变成了如今那样，只是一个太阳。

而这石柱上，一共有十个太阳，显然又和那个传说没有什么关系。和刻了十个太阳相对的一面，刻的是十个由大而小的月亮，也是用传统的艺术手法刻的，一看就使人知道那是月亮。

普通教授感到舌干口焦，他知道自己一定面对着一个重大的、了不起的考古学发现，可是他却无法知道究竟那是什么奥秘！这种焦急的心情，真可以把人折磨致死……

另外两面的浅刻图形，普通教授更是一眼就可以认出那是甚么（三岁小孩子也可以一眼就说出那是什么），可是他却无法知道，那究竟想传达什么讯息，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

一面，刻的是十个男人，也是由大到小；而另一面，刻的是十个女人，情形一样。

从他敲开了那石柱的表层，看到石柱上的图形和文字起，一直到将近一年之后，普通教授的全部思想，都被石柱上的图形和文字所占据。

他对那些图形，作过几百种（甚至几千种）的假设，当然无法一一列举出来。

他想得最多的是：太阳、月亮、男人、女人，都是由大到小的十个，究竟象征着什么？

（通过这些图形，一定想表达一种讯息……）

（可是，那是什么讯息呢？）

最初的日子中，由于石柱上所刻的男人和女人，身体各部分的比例和特征，都十分合乎真实的人体，所以看来十分现代，和古代人描绘人体的手法不同。

所以，普通教授的第一印象，是立即想到了：若干年前，美国的旅行者宇宙飞船，预计在飞过木星之后，和地球失去联络，会一直向前航行，飞出太阳系，飞到不可测的外层空间，成为宇宙中的一颗飘泊流浪的微尘。

美国的太空科学家，都相信在无限宇宙的亿万星体之中，必然有着高级生物存在。

宇宙飞船大有可能被一些外星人发现，那就有必要向他们介绍地球人。

所以，在宇宙飞船上，装有一块合金板。在板上，镌刻着一个男人、一个女人的裸像，也介绍了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。

那合金板上的图形，曾公布过，看到过的人，都有深刻的印象。石柱上不知何年何月何人所刻上去的男人和女人的裸像，竟然和现代人所刻的十分相似，所以普通教授一下子，就想起那件事来。

但是，人形为什么要有十个之多，而且是由大到小；还有，太阳和月亮，又是什么意思？他没有结论。

若干时日之后，他又知道，在中国古代的哲学观点之中，太阳代表阳，月亮代表阴，男人代表阳，女人代表阴。

四面的图形，两面象征阳，两面象征阴。

普通教授着实兴奋了好一阵子，花了不少时间，去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之中，阴阳互消互长的道理，可是一样不得要领。

他自然知道，要弄明白那些图形传来的是什么讯息，最直接的方法，是从那些文字中去寻找答案……同刻在一根石柱上，文字必然是对那些图形，作详尽的解释之用的。

所以，他把石柱上的文字拓了下来，交给全世界所有的古文字专家，

希望其中有人能够解得开，但是所有的回答，都令他失望。

只有一封回信，比较上算是有点意思。

普通教授向世界各地的古文字专家发出信函时，对这位在回信中给了他一线希望的教授，本来没有存什么希望。这位教授在远东一所并不知名的大学中任教，他的回信如下：

“普通教授，我对你寄来的那种奇异文字的相片，一点概念也没有，所以也不能给你任何帮助。可是，在一个偶然的机，遇到一位有过许多奇异经历的先生，他有一番意见，很值得参考，所以转述给你……”

当普通教授详细叙述到这里时，原振侠有十分激动的反应。

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：“那位先生！他的意见太值得重视了！”

普通教授直视着他：“你认识那位先生？他和你同样精采？”

原振侠仰头大笑：“我？他比我精采了不知多少，他怎么说？快讲！”

原振侠一直没有催促过，由得普通教授慢慢地说。可是他一知道，那位先生也曾和整件事有过一点关系，且曾发表过他的意见时，就急于想知道那位先生究竟说了些什么。

来自远东的信中说：“那位有过许多奇异经历的先生说，这种文字，看来十分进步，不一定要在古代文字中去找。这可能超越时代，也可能是另一个地球上高级生物的字。

他自己就曾接触过一种文字，来自不可测的宇宙之外的另一个地球……可能是亿万年之后地球上的文字，这是他的意见，很可以参考……”

这封信最后，也免不了和所有的回信一样：“请把更多的资料寄来，并且把这种古怪文字在何处发现告诉我们。”

普通教授的私心很重，他当然不肯透露任何进一步的消息。事实上，在发现了那根石柱之后，他也曾仔细地查过博物馆的档案，想知道石柱是何年何月，由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发现的。

可是不论他怎么查，都没有结果，倒像是自有博物馆的建筑以来，它就在那个地窖中一样。

这令得普通又惊又喜……惊的是，石柱的来源无法追索，对研究工作来说，自然形成一定的困难；喜的是，既然从来也没有人知道这石柱的存在，那么，他将之据为己有，也就不会有人来追究了！

他曾花了好长的一段时间，想通过本身的努力，来认识那些文字。可是陌生的文字，只是一堆奇怪的符号，完全无法着手，自然徒劳而无功。

他曾对石柱作碳十四放射性试验，不过那并没有多大的意义，地球上任何一块石头，都有几千万年到几亿年的历史。

被他敲下来的，粗而松的是石灰岩，被刻成薄片，十分小心地贴在石柱之外……普通教授曾假设，那是使用某种黏合剂贴上去的。

（把古代的石柱，联系到了本世纪才出现的高分子黏合剂，普通教授设想的范围之广，可想而知。）

如果是的话，那么，便可以将黏合剂作碳十四放射测验，以决定它的年份。可是这设想也不成立，因为每片石片，是用十分精细的手工镶嵌上去的。

一年时间过去了，普通教授非但不能解开石柱上的图形和文字之谜，连那石柱是什么时候的东西，他都无法确定，那真令他几乎疯狂！

他开始怀疑那是什么人的恶作剧，也许是大学里对他有恶意的同事，

故意制了那样一根石柱，让他以为得了稀世奇宝，结果却令他神经错乱，一无所得。

好几次，他举起大铁锤来，几乎就要一锤敲下去，把石柱打成粉碎。有一次，大铁锤真的已向下敲下去，但总算在还未敲到石柱之前，就硬生生收住。

他的情形越来越差，终日喃喃自语，看来和疯人院中的疯子，没有什么分别。大学方面，也给了他几次严重的警告。他本来就没有什么朋友，所以，也有不少人正在谋算他系主任的职位。

一直到一个人的出现，才把一切都改变了。

普通教授在说到这个人的时候，神情十分兴奋。

而且他的语调又是充满感激，一再说：“是他把我从泥淖中救了出来，不然，我一定在泥淖中沉没了！”

在普通教授已经陷入绝境之中，忽然找到他的那个人，又高又瘦，肤色苍白，神情冷漠，一双眼睛之中，有着说不出的阴森。仿佛他不但看透世情，而且可以看穿人生以外的事。

普通教授本来不打算见他，已经吩咐助手挡驾……他为了怕秘密泄露，只用了一个大学一年级生做他的助手。可是来人对助手说：“告诉教授，我这里可能有他过去一年来，尽力想获得的资料。”

不必助手转告，普通自己在门后也听到了。因为来人的声音虽然不高，可是却相当尖锐，有一种直透人身的力量。

普通听了，心中一动，打开门来。他个子小，要仰高脸，才能和来人互相打量，当他接触到了来人的阴森目光时，他不由自主感到了一阵寒意！

来人仍然用那尖锐的、冰冷的声音说着：“我的名字是金特，我是一个灵媒。”

一向不是大惊小怪、动作夸张的原振侠，当普通教授叙述到这里时，又是“啊”地一声！而且，霍然站了起来，快速地挥着手，示意教授略停一停。因为他的思绪十分乱，需要整理一下，再接受新的发展。

金特，那个灵媒！

不久之前，原振侠还见过他，和他，以及另外一些卓越的人（不是普通人），一起讨论人类的生命，讨论的范围极广。金特还曾问过大家，“快活”是什么意思？又提出了一个十分古怪的名词：“快活秘方”。当时，大家各抒己见，也并没有什么结论。

金特又为何会和普通教授发生关系的？

普通教授发现了所谓“神秘生命”，勒曼医院方面，是研究生命的专家，而金特这个灵媒，对生命的研究认识，更超越了短暂的肉体生命，而接触到了人的灵魂。虽然在这一方面，他还未能具体地归纳出什么有系统的理论来，但那总是又深了一层的研究！

一切都和生命的奥秘有关！

原振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他已经有点头绪了！当然，这时他无法作任何揣测，因为灵媒金特的出现，能给教授什么帮助，原振侠还不知道。

他想了大约一分钟，就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普通继续向下说。

普通教授用十分诧异的目光望向他：“你……你也认识这个金特先生，这人是个灵媒？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……看来完全没有关系的事，这时，竟像是可以联

系得起来，这使得他感到极大的兴趣。他道：“是，认识，不久之前，还曾和他有过一次有关生命的讨论。”

普通感到相当意外，扬了扬眉，可是没有说什么。沉默了片刻，才道：“他给我的帮助极大，没有他，我不可能有能力写那篇文章，现在也不可能在这里。”

原振侠道：“他给你的帮助是……”

普通教授当时一听来人自我介绍，竟然是一个灵媒，就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。不论他的想象力多么丰富，也难以找出考古学和灵媒之间的关系。所以，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快：“灵媒？阁下来找我干什么？难道有什么古代的灵魂，告诉你考古学上的秘密，要你来转告我？”

金特冷冷一笑，那使他的神情看来更阴冷。他的话令普通有点不知所措：“灵魂早已突破了时间的限制，所以没有古代和现代之分。而我，的确是在一些灵魂处得到了一些讯息，所以才来找你的！”

普通教授仰着脸，盯了金特半晌，才自言自语地道：“已经人人把我当成疯子了，可是看起来，有人比我更加疯！”

金特却伸手向他一指：“你长期以来，受一种奇异文字的困扰！”

教授一听，整个人都震动了一下，睁大了双眼，连连点头。过去一年来，他不断把石柱上文字的相片，寄向世界各地，也寄给各地的考古杂志，让它们刊登出来。他并不奇怪金特何以知道，他只是希望，金特能在这方面给他帮助！

他兴奋得大叫起来：“你懂这些文字？”

可是，金特的回答，又使得他大失所望。金特摇头：“不！我不懂！”

教授用力一挥手，一方面表示自己的失望，一方面，也有命金特离去的意思。

可是金特接着又道：“留下这些文字的人，当然懂得这些文字的意义！”

教授用力一顿足，想骂一句：这不是废话吗？可是一转念间，他意识到对方下一步可能会说些什么，所以停了一停。

两人这时仍然站在门口，教授居然客气起来：“请进来，慢慢说吧。”

金特也不相让，径自走了进去。

金特和普通刚坐了下来，金特就说出了一番极其惊世骇俗的话来。他道：“留下这些文字的人，懂得这种文字……你一定心中在骂我这是废话了！可是你别忘记，我是一个灵媒，经常和灵魂接触。人死了都有灵魂，留下这些文字的人，也不例外。”

普通教授张口结舌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是说……可以通过和……一些灵魂……留下那种文字的人……的灵魂接触，而明白这种文字的含义？”

对普通教授来说，对任何人来说，这都是不可思议、怪异莫名的事。但对金特来说，却理所当然之至。

普通又呆了好一会，才道：“你想把玄学的方法，应用在考古学上？”

他这样问，已经明显地表示了他心中的不满……金特提出来的方法，是通过他和灵魂的接触，来解释一种世上已没有人认识，只有灵媒才认识的文字，那自然是玄之又玄的办法。

可是，考古学却是科学的，讲究极其确实的证据。如果他接受了金特的这个办法，就算真的把石柱上的文字全部读通了，也无法公布出去。不然，会成为自有考古学以来最大的笑话，别人不会相信，且当他在胡说八道，因

为他根本没有办法，把创造使用那些文字的灵魂“请”出来，替他作证……就算金特肯帮他也没有用，金特也无法使灵魂现身！

所以，普通教授在那样说的时候，还自然而然挥了挥手，表示对金特的提议的拒绝。

可是金特却十分认真，现出一副“那还用问”的不耐烦神色来：“当然是，你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？那些文字的原件在什么地方，带我去看。”

普通教授并不是一个很可爱的人，他小气、猜忌、贪心，而且，也有不道德的行为（把来历不明的石柱，据为己有），在这种情形下，他自然而然想到，一定是同行之中，对他的发现起了意，故意派一个人来，自称灵媒，提出一个荒谬的办法，企图打动他的心，好把他的秘密公开！

一想到这一点，他的神情更难看了，自然不会再理会金特的要求，“嘿”冷笑着：“你未免大材小用了，如果你能通过和灵魂的接触，去研究历史，那么，不会再有历史谜团的存在”

金特一时之间未曾会过意来，对普通的话，他竟十分诚恳地点头：“那也是明白历史真相最可靠的办法。”金特接着又道：“可是，并不是每一个历史人物的灵魂，都那么容易接触，所以不能有系统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向普通看了一眼，在普通的那种不屑和鄙夷的神情上，他知道自己提议，显然未被对方接受！

金特自然十分恼怒……他的脸容和神情本来就十分阴森，一发怒，脸上更有一层青气，目光更冷，叫人看了不寒而栗。

当他含怒望向普通之际，普通不由自主打了一个寒战，退了一步，扬起手来，像是金特立刻就要对他发动攻击一样。

金特自然没有动手，只是发出冰冷的声音……那种声音如同利剑一样的冰冷锋利：“你寄给别人去鉴定的那些片段文字，我已经通过玄学的方法，在一些，或者一个灵魂的帮助读懂了。那是一些断残的句子，但也可以从中了解一些事实……”

他说着，取出一张照片来，那张照片，普通教授再熟悉也没有。

他在石柱上拓下文字，随便拣了一部分，拍成照片寄往世界各地。在照片中显示的那种文字，大约有一百多个独立单位，他由于根本不认识，所以也不知道有多少字。

一直到这时候，普通仍然根本不信金特的话。金特那种冰冷的声音，使他感到不快，他抿着嘴，摆出“看你还有什么招摇撞骗本领”的姿态，双臂交叉抱在胸前，昂着脸，一言不发。

金特指着相片：“文字显然是从大段之中剖裂出来的，在这里能看到的，提及一根六角形的，竖立在他们曾经生存的大地上的石柱。在那根石柱上，两面是文字，四面刻着图形……”

金特才讲到这里，普通教授的脑中已经轰然巨响，如同遭到了雷击一样！他瞪大了眼睛，张大了口，脸上一阵红一阵青，出气多入气少，身子也站立不稳，晃了两下，总算及时用发颤的手扶住了桌子，所以才不至于跌倒在地！

他心中十分明白……金特不论通过了什么方法，真的能看得懂那种文字！

因为，自他偷偷地把那根石柱带回来之后，他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，连他唯一的助手，也未曾见过那根石柱。世人只知道他发现了一种怪异的文

字，可是对文字的来源，一无所知。六角形的石柱，绝不常见，金特绝无可能是随口说出来的！

金特不但说出了“六角形的石柱”，而且也说出了两面是文字，四面是图形的事实。

更进一步，金特说出了普通根本不知道的，什么“他们曾生存过的大地上”……普通对石柱的来历，一无所知。金特能说出这些话来，唯一的可能，自然是他真的能懂这种文字！

普通若是一个真正有器度的学者，这时应该高兴……他也高兴，可是他立时起了私心……秘密必须和金特共享，他实在不愿意那么做！

所以，在短暂的震惊之后，他不知如何是好，只是木然而立，干喘着气。

金特的观察力何等敏锐，一下子就看穿了普通那种心意，他冷笑着：“我对考古一点兴趣也没有，我的兴趣在于和灵魂的沟通。这种曾实实在在存在过的生命，现在，世人竟一无所知，他们的灵魂，觉得他们生命的存在被淹没，十分不公平，所以才通知我，把那些他们留下来的文字译出来！”

金特讲到这里，略停了一停，伸手指向普通：“你想到的甚么学术成就，名气和利益，对我来说，全然没有关系……你怎么决定？”

普通教授虽然有许多顾虑，可是他绝不笨，他知道错过了这个机会，以后再也不可能读懂那种文字了。所以他急忙道：“当然是请你运用玄学的方法，来读通这些文字。”

金特直视着他：“对你的研究工作来说，那只是开始。我的方法，不会被学术界接受，你还要去进行进一步的探索，找出真凭实据来！”

普通在那时候，除了一叠声的“是……是……”之外，自然也没有别的话可说了。

他郑而重之锁好了门，然后从一个暗门之中，推出了那根石柱来……为了方便研究，他把石柱放在一个可以旋转推动的座上。

当他把石柱推到金特面前的时候，他也说出了石柱的来源：“不知是那一个考古队在何处发现的，博物馆方面，一点纪录都没有。”

金特双手按在石柱上，神情十分严肃，他先是转动着，看了看四面的图形，然后，他坐了下来，面对着两面文字中的一面。开始的时候，他目光炯炯，盯着那根石柱，甚至眼睛一眨也不眨，可是过了不到十分钟，他竟然闭上了眼睛。

闭上眼睛，去弄懂一种根本没有人懂的文字，那简直不可思议！可是金特所使用的，是玄学上的方法，自然和一般的方法不同。普通虽然莫名其妙，但也屏气静息，紧张地望着。

普通教授一直到他对原振侠讲述经过时，仍然不明白金特的玄学方法的进行情形。

所以在说的时候，神情犹豫，唯恐原振侠不相信，斥他在胡说八道。

原振侠并没有打断他的叙述，反倒不断作手势，要他只管向下说。

因为原振侠对金特的行动过程，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。

金特虽然试图读懂一种文字，但是他根本不必用眼去看，因为他也不懂这种文字，看或不看，没有分别。他是通过和灵魂的接触，由灵魂来告诉他，那些文字所表达的讯息是什么。

他甚至不知道和他沟通的灵魂的数目，他曾一再说过，一个，或许多

灵魂，和他接触，要他完成这件事。

在这样的情形下，金特需要做的事，是全心全意和灵魂接触。

原振侠并没有要普通解释这些……作为一个考古学家，只怕对这种情形很难理解。

原振侠这时也想到，通过和灵魂的接触，可以在考古学和历史研究上，发挥难以设想的巨大作用。如果能广泛应用，凡是和过去的时间有关的所有科学，都会有无可比拟的成就！

他决定下次再和金特见面时，好好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。

普通教授十分紧张，先是准备了纸和笔，想在金特一开口，就把他所说的每一个字都记下来。但是随即又取出了一具小型的录音机，那自然比用笔来记录，要精确得多了！

大约过了十分钟之后，金特的口中，有声音发出来。先是讲出完全没有意义的叽哩咕噜……这种现象，普通倒可以理解，他知道，金特一定是在把原文先念一段。

果然，他在说了几分钟之后，就改用普通能听得懂的语言。

他首先道：“我们是一群生命形式十分独特的人，从外形看来，我们和同时生存在这个星球上的人一模一样，但是生命方式，却大不相同。”

普通教授听了，不禁目瞪口呆，一时之间，不知是什么意思。

事实上，任何人听到这样无头无脑的一番话，都会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。

可是普通教授却知道，自己一定有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发现！

这发现一定非同小可之至……人类之中，竟然有用另一种方式存在的生命！这种特异的生命形式，竟然由他发掘出来，这令他在极度的神秘感之中，兴奋得身子有点发抖。

金特略顿了一顿，神情更是肃穆，仍然闭着眼睛：“我们在地球上活动的范围不广，主要是在沙漠中。那时，其它在地球上的人类，正致力于建造聚居的城市，我们也不能例外，也建立了自己的城。我们的城市所在处十分隐蔽，位于东经十八度到二十二度，北纬二十三到二十五度之间的大片沙漠中。”

普通教授听得心头狂跳，连具体的地点都有了！当时他约略算了一下，知道那是十分广阔的沙漠地带，位于非洲北部，即使是现在，也是荒无人烟的地方，是地球上几个空白区域之一。

他隐隐感到金特翻译出来的文字，听来有点不对头，可是却又想不出是什么地方不对来。他只是把手按在心口，免得心跳太剧烈，然后继续听下去。

金特的声音，听来却十分平板，一点也不带感情，像是在叙述着一宗和他全然没有关系的事情。

他又道：“我们的全盛时期中，在地球上居住的其它人类，还忙于战争。由于他们的愚昧落后，所以我们完全和他们没有来往，他们的知识程度，也绝对无法了解我们的存在。我们照自己的生命方式飞快地进步，一般的地球人却还在落后的生命形式之中，纠缠不清。”

普通教授皱了皱眉……因为这一段话的后半截，不是很容易理解。其它的地球人的生命方式，被称为落后，那自然是地球人一直沿至今日的生命方式。那么，他们的生命方式又是怎样的？

他们的生命方式既然如此进步，为什么现在他们已不再存在于地球的表面了？

普通教授的心中，充满了疑问，心痒难熬。

普通教授叙述到这一段时，是把金特当时所说的录音带，放给原振侠听的。

原振侠听到这里时，心中兴起的疑问，和普通教授一样。他心中也有十分异样的感觉，心跳不禁加速。

原振侠在不久之前，才和金特有了一番讨论，金特的声音，他自然认得出。这时他忽然问了一句：“金特先生……一直闭着眼睛？”

普通连连点头：“是……”

原振侠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声音很低：“真奇妙，他们的灵魂，竟能和人作那么深切的沟通……”

普通眨着眼：“请再听下去，奇妙的事在后面……”

金特略停了停，喘了一口气，又舔了舔嘴唇，普通看到这种情形，忙递过了一杯水去。杯子一碰到了金特的手，金特不必睁开眼来，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他接过了杯子，一口气把水喝完。

然后，他又道：“我们知道，由于我们获得了这种奇异的生命方式，存在的形式会迅速改变。我们的这种生命形式，日后，或许还会在地球上出现，或许，再也不会出现，那就不会有人能够设想到，曾有这种生命形式存在过。所以我们决定，把我们的神秘生命形式的大略情形留下来，给地球上其它的生命知道。

“当我们决定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已十分进步，换句话说，已到了人类进步程序的晚期了。而别的地球人，至少还要有好几万年，才能达到我们这种程度。当我们把文字和图形刻在石柱上的时候，他们正在打仗，上埃及征服了下埃及，等等。”

普通教授不由自主发出了一下低呼声……“上埃及征服了下埃及”，这种事，在人类史上，甚至还不能称为信史，只是传说。

传说的年代，大约是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左右。也就是说，五千多年前的事，是人类才有文化的开始！

在那个时候，已经有另一种人，以神秘的生命方式生活，进步程度，远超过了同在地球上居住的另一类人……这真是不可思议之至了。

这时，普通教授的思绪极乱，他自然而然，又想到了很有些学者和考古学家，提倡一种“上一代人”的说法。这种说法，认为这一代地球人在地球上出现之前，许多许多年之前，地球上早已有过高级生命。

后来由于种种原因，例如地球上的冰河时期，天体的剧烈变化，引致地球上的剧变，所以全部消灭。直到几亿年之后，才有新一代的地球人出现。

支持这种学说的证据，相当薄弱，但是，也有难以解释的神秘。

例如，在煤块之中发现的几件金属铸品，例如许多不同的地方发现的，绝非原始人所能完成的工程等等。

普通教授这时想到的是：所谓“上一代人”，是不是就是这种用另一种方式经历其生命的人？

由于金特所“翻译”出来的一切，太震人心弦，所以令听到的人，无法不杂七杂八地有了许多联想。

金特继续在说着：“有机会能看到我们留下的文字的人，一定在很多年

之后了，那时，根据人类进步的规律，自然也有了一定的进步。如果仔细一些，应该可以听出以前的一段话中，我们说明自己活动的范围时，提及了经纬度……那时的埃及人，当然不懂得什么叫地理坐标，什么叫经纬度，但我们早就发明了，所以才能把这个地球上的一大幅土地标出来。”

普通教授吁了一口气，他在听到那一段的时候，确实觉得有点怪，但怪在何处，要等他们自己说明了，才恍然大悟。也叫听到的人明白，他们的进步并不是一种空言，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进步！

（必须说明的是，那些“神秘生命”所使用的经纬度，当然绝对不是现在所通用的经纬度，因为在地球上建立一个“球面座标”的方法有无限多种。金特刚才所说出的那一组经纬度，当然也是经过“翻译”的结果。）

普通教授不禁吞了一口口水，人在兴奋的时候，会有些反常的动作。

金特的声音在办公室中荡漾：“人类生命，有一定的进步程序。这种程序，对你们来说，其实并不陌生，但由于你们进步得太慢，所以，一直到很久很久之后，才能明白，将之确定。在确定之前，一切都只是一种模糊的观念……已经有很多人，用很多方式提出来过，可是那至多是被当作一种信念，而不被认为是一种确实的、必然的生命变化历程！”

原振侠听到这里，按下了小录音机的暂停键，喘着气。他需要这样，因为金特所说的，记录在那石柱上的文字，给听到的人造成一种巨大的压力。原振侠虽然有极丰富的怪异生活经验，听到了之后，也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，需要加快呼吸，才能消除胸口的压迫感。

他的声音很干涩：“似乎越来越复杂了！”

普通道：“是，在这一段中，用了许多不常用的名词，但是并不复杂。听下去，很容易明白。”

原振侠指著录音机：“这金特，不久以前，也和我们提出、讨论过一种怪异的生命方式，我相信他一定是从那石柱上得来的知识了？”

普通教授摊开手，又耸耸肩：“我不知道他提出了什么，石柱上记录的神秘生命方式，却骇人之极！”

原振侠已经隐隐约约，感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方式了。他感到有一股寒意，双手紧握着拳，示意普通松开录音机的暂停键。

金特并没有停顿，继续说着：“人类做为一种高级的生命、一种有灵魂的生命，最终的目的，进化的终极，是抛弃肉体，使灵魂成为单独存在。”

金特的话，听来十分奇，可是只要略想一想，就可以知道，人类一直在向这个目标前进……几乎所有的宗教，归根结底，都叫人放弃肉体，追求灵魂离开了肉体之后的单独生存。

不但几乎所有的宗教如此，就算不是宗教，只是一种对生命热切的追求，到最后也必然走上“肉体短暂虚幻，不值得留恋”的想法上去。

普通教授当时，对这一点的了解，还不是太透彻，但也隐隐感到了其中的道理。这道理既然涉及人类生命的奥秘，自然也使他感到了极度的震撼。他急速地喘着气，到后来，竟有点出气多、入气少，发出的喘息声十分惊人。

而金特根本不理他，仍然闭着眼睛，用不疾不徐的语调说着：“所以肉体生命并不足恋，恋栈肉体生命，是生命形式中落后的一面，生命形式越落后，就希望肉体生命的时间越长。可是人类终于会明白，肉体生命所带来的痛苦烦恼之多，是落后生命形式的必然结果。所以，进化的方向，必然是缩短肉体生命的期限。”

原振侠听到这里，又不由自主发出了一下呻吟声……那是他真正感到了心灵上受到了实在打击，感到痛苦之后所发出的呻吟声。

他望向普通，普通神色苍白，额上和鼻尖都有着汗珠。原振侠这才感到，自己的脸上也很湿，用手去抹，抹了一手的汗。

不久之前，在温宝裕的那间大屋子中，曾和金特讨论过生命的长短形式。当时，人人都觉得金特的论点十分之怪……一直以来，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追求长时间的生命……“长生不老”，被当作最高的理想，谁也不曾想到过，生命竟是时间越短越进步。

原振侠自然可以接受“肉体生命”这个名词。

因为每一个人，自出生起，到死亡止，过的生活，都是肉体生命……一种依赖肉体而存在的生命形式。不是很可靠的身体组织，在生命历程中，带来的是许许多多的痛苦。

原振侠甚至强烈地感到，肉体生命的痛苦多于欢乐，既然它只是生命进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，自然把它缩得越短越好。

原振侠的思绪十分紊乱，一下子想到的问题极多，他突然又想到了一种叫“十七年蝉”的昆虫。这种蝉，成虫的生命，只有一个夏季，可是它的幼虫，却需要在泥土之中，蛰伏十七年。

十七年蝉的生命，进化的终极，是要破土而出，蜕化为成虫。那么，把蛰伏在黑暗的泥土之中的时间，由十七年缩短为十七天，不是对它更好吗？

一想到了这一点，原振侠迅速将它和刚才想到的人的生命历程，作了一个排列比较，他发现极为相仿：人的生命，进化的终极，是放弃肉体，灵魂单独存在。那么，把肉体生命，由七十年缩短为七十天，不是对人更好吗？

他想到了这一点……那全然是由他在紊乱的思绪中，经过归纳而得出的结论。他自然可以接受这样的结论，可是他还是感到了一股寒意。

普通教授一直盯着他，原振侠把他刚才作出的排列，在一张纸上写了下来，给普通看。

普通的脸色更苍白，缓缓点了点头：“你的排列比较很好，就是那样……”

原振侠一字一顿地问：“那么，最后……那些进步的神秘生命，把生命缩短到了什么程度？”

普通教授望了原振侠半晌，才继续叙述当时的事……事实上，他这时，是在对原振侠复述着当日金特的“翻译”。

金特的声音听来很平板，但由于他所说出来的一切，越来越神秘，所以普通听得身子不由自主在微微发颤。他双手紧握着拳，指关节发出了“啪啪”的声响。

金特略停了一停：“到这里，问题已经很明显了，肉体生命由长到短，是必然的进行过程，用尽方法来延长肉体生命的期限，是人类许多愚蠢行为之一。人类的进化，受人类种种愚蠢行为的拖延，其中恋栈肉体生命的这种行为最严重。

“在人类进行这种蠢行之际，我们的祖先，却摆脱了这种观念，完全了解到人类进化的正确和必须经过的历程。所以，才有了我们这一群与众不同的生命，一种对寻常人来说，几乎是一闪而过，短暂之极的肉体生命。可是这种形式，又属于一种极进步的生命形式……”

普通教授听到这里，不禁用颤抖的声音，喃喃地问：“天 那……”

进步的生命，究竟短暂到了什么程度？要用到‘一闪而过’这样的形容词？”

金特又像是在回答普通的问题，又像是在自顾自地说着：“人的肉体生命，持续一百年，或不止一百年，都是短暂的。就算活上一千年、一万年，只要有一个数字在，就完全无法和灵魂永远存在相比较。一比，都是短暂如一闪。”

普通教授觉得喉头发干，他又喃喃说了一句：“总有点不同吧……”

金特神态不变：“只有在人类能打破对时间的固有观念，知道和永生相比，一分钟和一万年没有分别，都是短暂的情形下，进步的生命形式，才能实现……”

普通教授在这时，可能是由于在精神上，受不了那么大的压力。他陡然挥着手，矮小的身子努力向上跳了几下，同时又喊叫：“究竟短到了什么程度？从出生到死亡，究竟多久？”

金特略睁开眼，但并不是望向教授，只是望向那六角形的石柱。他伸手在石柱上轻轻抚摸着，动作看来十分温柔：“十个太阳和十个月亮，说明了我们的肉体生命特殊的……与众不同的情形……”

普通教授毕竟是在学术上有相当成就的人，思考能力自然相当强，他一听到这里，就“啊”地一声：“一与十之比，寻常人的一天一夜，对……进步的生命来说，就是十天十夜了？”

金特并没有因为普通教授的低呼声，而被打断话头：“我们的肉体生命历程，一开始缩短了十倍，这对于肉体生命比我们长了十倍的人来说，全然无法想象。我们的肉体生命历程，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历程，只不过是时间缩短了，而且一代和一代进化的速度，都在加快，都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在递增。到了最后，用一闪而过来形容，十分恰当，而终于到达了完全没有肉体生命的阶段……”

金特的手仍然抚摸着石柱。这时，在他的脸上，现出了极其向往渴慕的神情，缓缓睁开眼来，又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

普通教授过了好一会，才道：“完了？”

金特点了点头，忽然又现出了十分沮丧的神情，站了起来，绕着那石柱兜了几个圈子，才长叹了一声：“可惜！可惜！”

普通教授那时，思绪极乱：“可惜什么？”

金特再叹了一声：“明明有那么进步的生命形式在，可是却不知道用什么方法，才可以跨出第一步。一定有一个秘密方法的，一定有的！只要找到了这个秘密方法，人类的进化，就可以以几何级数的速度进行……达到终极的目的……”

普通教授目瞪口呆地听着，金特又道：“可惜石柱上的文字，没有记载着这个神秘的方法……”

普通吞了一口口水：“你何不直接向……那些已进化到了终极的灵魂询问？”

金特的身子震动了一下，脸色灰败，又长叹了一声：“我问过了，得到的回答是：有一个重大的关键性问题，语言传达讯息的能力无法表达，而能获得这关键的解决，必须和他们再进一步的接触……”

普通教授也感到了“语言传达讯息的能力无法表达”，因为金特的那一番话，他就无法听得明白，甚至于想问一问清楚，都无从问起！

金特却不想再说什么了，他搓了搓手，站了起来：“教授，希望你能有更多、更进一步的发现……”

教授苦笑：“我能发现什么？没有你，我连一个字也看不懂……”

金特一面向外走去，一面自言自语：“一定有一个秘密的方法，一定有的……”

普通教授说完了和金特会面的经过，望着原振侠：“你说过见过他，最近，也和他讨论过生命的奥秘，不知道他找到了那秘密的方法没有？”

原振侠伸手在脸上抚摸了一下：“显然没有！”

原振侠又直了直身子。这时，他完全了解了在那次讨论之中，金特所说的，那些在当时听来并不是很容易明白的话的含义了。

快活！

快活秘方！

快活的意思就是快一些活过肉体生命，先是缩短时间十倍，然后，再以几何级数递减，直到“一闪而过”，再进化到完全没有肉体生命……

如果“一闪而过”是短暂的极限，那么……

这极限究竟短到了什么程度？

原振侠立即想到的，是佛经上常见的一个名词：“刹那”，形容极短的时间。

原振侠那时，只想到了“刹那”这个形容词。他对佛经，没有熟到随时可以引用出有关“刹那”一词的句子的地步，只感到最后的短暂，一定就是“刹那”。

（如果原振侠当时就可以知道“刹那”那么短，他一定会更吃惊。）

（“刹那”究竟短暂到什么程度，在佛教的一些著作中，可以具体地找得出来。）

（《华严探奇记》载：“刹那者，此云念顷，于一弹指顷有六十刹那。”）

（一弹指，大约是六分之一秒，大家都可以试试。而在时间的数字单位中，并没有十进制，所以姑且算六分之一秒。那也就是说，一刹那，是三百六十分之一秒。）

（知道了一“刹那”是三百六十分之一秒，会有一个极其惊人的发现。）

（《仁王护国般若经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“一刹那经九百生灭。”）

（由“生”到“灭”，是一个“生灭”，那是一个生命历程。这个生命历程，短得只有九百分之一“刹那”，用现代的计时单位来说，一个由生到灭的生命历程，只是三十二万四千分之一秒！）

（换句话说，一秒钟那么短暂的时间内，已经有三十二万四千代生命，“快若一闪”这样的形容，真正难及事实之万一！）

（生命历程到了这种程度，怎么还能算生命？）

（但必然还有比这更短暂的，一直到肉体生命等于零为止，才彻底完成了人类生命的终极进化。）

原振侠当然是想象力极丰富的人，而且他怪异经历极多。可是一想到有那么怪异神秘的生命形式，他也有整个人飘浮在半空之中，无一处踏实之感。

他甚至已算出了精确的短暂生命的时间，但还是觉得难以接受……

金特正努力想寻找这个“快活秘方”，找到了“快活秘方”，可以使人的肉体生命，在一秒钟之内，完成两千两百六十八万年的进化过程（以每人

如拿平均年龄七十年来计算),十秒钟,就是超过两亿年的进化……那是真正的“快活”,不必一分钟,人就可以进化到终极,完全摒弃肉体生命了!

在一秒钟可以经历三十二万四千世的肉体生命历程中,痛苦自然也减到了最低程度,一生一世的痛苦,什么痕迹也不会留下。

因为如今漫长的一生一世,到了“快活”时,一下子就过去了!原振侠这时又想起了那句话来:“一日快活敌千年!”

看来,说这句话的人还是不了解,应该至少是:“一秒快活敌万年!”

原振侠的思绪之中,各种各样的古怪想法,纷至沓来。他一面想,一面杂乱无章地就把想到的说出来。由于兴奋和刺激,他脸涨得很红,普通也被他感染,不住地挥着手,口中发出一些听来没有意义的声音。

过了一会,普通找出了一瓶酒来,两人轮流喝着,才算略微镇定了一些。普通喘着气,补充了一些金特离开之后发生的事。

金特走了之后,教授大喜若狂,但是他无法把明白石柱文字的经过照实写出来……通过灵媒来了解一种文字,这种情形,在实用科学的领域之中,简直是离经叛道之极,绝不会被人接受。

他只好伪装在石柱的刻划中,揣摩出文字的意义,又大量搜集北非沙漠中曾经发现的一些零星古物,作为左证,再假托是他自己的设想:曾有一种这样奇妙的生命形式,在地球上出现过,最后,这种形式的生命,以不可思议的惊人快速度,完成了生命进化的全部过程……

他那篇文章,能在考古月报上发表,还是靠他在考古学上既有的名望。要是什么毛头小伙子,写了一篇这种离奇古怪,假设多于事实发现的考古文章,全世界都不会有考古杂志肯刊登。

文章发表之后,自然招来大量的冷嘲热讽,甚至有正面攻击。普通教授有苦自家知,他拿不出确望的证据来……而就是这篇文章,竟然引起了勒曼医院的主意,资助教授进行实际的考古行动。

等到普通教授把一切经过的来龙去脉说到这里时,原振侠对事件的经过自然一清二楚。他吸了一口气:“我看不出要对所有队员严格保密的理由。若是队员根本不知道要发现的是什么,考古工作根本无法展开……”

普通教授皱着眉:“我也是这样说,可是他们……他们却认为,这种短暂之极的生命形式,太骇人听闻。想想看,一个人的一生,只有三十万分之一秒……”

原振侠昂起了头:“若是想通了,三十万分之一秒,和三年、三十年、三百年,还是一样的……”

普通教授发出几下干笑声,盯着原振侠:“你能想得通吗?”

原振侠神情苦涩,呆了好一会,才据实道:“我半点也想不通!”

普通道:“这就是了,连你也想不通,要是宣布出去,我们行动的目的,就是想证明曾有这种形式生命的存在,而且,唯有这种形式的生命,才能达到生命进化的终点,那……会有什么结果?”

原振侠来回踱步……车屋中空间很小,他的踱步,只是进一步退一步而已。过了一会,他才道:“可以说详情,只说要发现一种已不再存在的生命的……遗迹,总比完全隐瞒好些。我想,应该召集一个全体人员大会,由你来宣布。”

普通教授又道:“可是他们……他们……”

教授口中的“他们”,自然是资助行动的勒曼医院,原振侠说道:“他

们那边，由我来应付！”

普通教授大是高兴：“好极！反正他们说过，一切都可以听你的，我就去通知他们开会！”

原振侠忽然又想到了一件事，他拉了拉普通教授的衣袖：“历史上，很有些整个民族突然消失了的纪录，像南美洲的马雅人。会不会是他们找到了‘快活秘方’，忽然在几秒钟的时间内，就等于进化了几亿年，把躯壳抛弃，成了灵魂的单独存在？”

普通教授陡然吓了一跳，声音很尖：“原医生，你想象力太丰富了！”

原振侠本来还想加一句：“我看大有可能”，可是他看教授的情形，分明是已经知道的一切，给他的刺激已到了顶点，再也禁不起任何新的刺激了，所以他就忍住了没有说出来。

教授连连喘气，又过了足有好几分钟，他才算渐渐恢复了镇定，打开车屋的门，大声叫着。首先应声奔过来的，正是那个印第安小伙子羽生。

十五分钟之后，营地的空地上，聚集了超过三十人。普通教授先向原振侠一一介绍，其中不少都是很有名的考古学家。在介绍原振侠时，教授道：“原医生不但是考古队的随队医生，而且是考古队的最高顾问。”

原振侠忙道：“别那么说，我对考古工作一窍不通！”

普通却仍然自顾自地介绍：“而且，原医生是我们所踏足的土地上，第二号强人，黄绢将军的好朋友。有他在考古队中，工作会容易开展得多！”

一个看来相当年轻的队员表示不满，冷笑：“干什么？我们又不准备推翻卡尔斯将军的政权！”

教授没有说什么，只是有点阴阳怪气地望了那人一眼，发出了一下冷笑。

普通教授心中在想：要是让我找到了实实在在的证据，甚至，找到了那“快活秘方”的话，要推翻什么不可以？可以把人类的生命形式，彻底推翻！

他略停了一停，先解释了何以要严格保密的原因，又说了如今正在目的地的边缘，预计目的地在明天就可以到达。

他毕竟是有资格的考古家，说的话十分扼要：“我们要在这一片沙漠上，找寻一些人曾生活过的证据。”

来参加考古队的人，自然都拜读过普通的那篇文章，当时就有人问：“那群人，就是所谓‘神秘的生命’？”

在教授点了头之后，又有人问：“那种生命，神秘在什么地方？”

普通向原振侠望了一眼，他的回答是：“还不能肯定，可能神秘怪异得超乎想象之外！”

大家对教授的话，显然不是很满意，所以都保持着沉默。教授干咳了几声：“要等到找出证据来，才能确知这种生命的形式，究竟神秘到什么程度。各位都是专家，自然知道，这种没有多大根据和线索的考古工作，进行起来，相当困难，先请金属探测专家发表一下意见。”

普通教授向他右首边的几个人指了一指，那里有七个人聚在一起，一个中年人举了一下手：“我们的小组成员有七个人，配备是可以在沙漠中自在行驶的、装有灵敏度极高的金属探测仪的车辆。每人驾驶一辆，每天，估计可以探测至少十平方公里的面积。”

他讲到这里，略停了一停，用手势来加强他说话的语气：“只要那群人

懂得使用金属，只要他们生活过的地方，有金属对象遗留下来，而又在地下不超过三公尺的话，探测仪都可以发现。”

普通教授十分兴奋，接了上去：“一有发现，就立即可以进行发掘……”

可是也有人向他泼冷水，有人道：“就算地点也精确，这一片大沙漠，有好几万平方公里，只怕三年五载，也发现不了什么。”

普通教授有点恼怒：“我有精确的地点坐标……”

又有人道：“若是那种人，根本还不懂得使用金属，那也就探测不到什么了……”

普通又向原振侠望了一眼，迟疑地道：“自然，生活在沙漠中的人，很迟才懂得利用金属，但这群人与众不同。”

普通教授只能这样解释，他再向原振侠望了一眼，颇有点向原振侠求助之意。原振侠却神情迷惘，向他摇了摇头，低声道：“现在来作假设，并没有意义，反正明天就可以正式行动了。”

普通吸了一口气，又安排了许多明天要进行的具体工作。原振侠背负双手，慢慢踱了开去，月色把他的影子拉得极长，投射在银白色的沙漠上，看来十分诡异。

他在想：黄绢若是知道了考古队的真正目的，不知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

一想到这一点，他不禁苦笑。因为他可以预料到黄绢的反应，一定是完全不能接受，根本不相信会有这种的生命形式……

就算她相信了，人类生命进化的终极是离开肉体生命，她也不以为快比慢好。她要慢慢享受她的肉体生命……在她的肉体生命中，充满了荣华富贵，她怎肯让生命一闪而过……如果有可能，她会要求延长，一直延长下去！

她会哈哈大笑，会觉得这种考古目的，可笑和无谓之极……自然，黄绢有这样的想法，不能怪她。原振侠自己就不能想象，要是他的生命，可以缩短到几百分之一秒，他敢去尝试这种生命！

“蝼蚁尚且贪生”，是人类多少年来建立起对生命的观念，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！

原振侠的思绪十分乱，他忽然又想到：金属探测仪真的可能发现不了什么，因为从矿石中提炼出金属来，需要相当长的时间，生命短到了只是“一闪而过”，如何有时间去做这种事？除非在那种生命形式下，时间对生命来说，是全然不同的一种体现！

石柱上的文字也提到过，只有人类在完全打破对时间的固有观念之后，生命才能进入新形式……这种说法，出自口述，或出自文字，听起来，看起来，好象都很容易明白，其实却一点也不懂。譬如说，什么叫：“时间的固有观念”呢？

原振侠想到这里，自然而然叹了一口气。在他身后，传来了羽生的声音：“为什么烦恼？”

原振侠并没有转身，他看到，平坦的沙面上，羽生的影子和他并列着。他的回答是：“忽然间想到了人类的生命历程，有一个问题，任何人都回答不出。”

羽生搓着手：“问问我看看……”

这印第安小伙子，看来十分喜欢接受挑战，原振侠转头望了他一眼：“生命的目的是什么？”

羽生张大了口，他显然想不到原振侠的问题会是这个，他张大了口：“好

家伙，这问题，真的没有人回答得出。古今中外不知多少人问过，答案应该只有一个？”

原振侠有点艰难地笑：“当然只有一个，其实，也应该有答案的。生命的目的，是不断进化，进化到生命形式的最高级，没有肉体，只有灵魂，变成永恒的生命！”

原振侠说得认真，羽生也听得很认真，他侧着头，想了一会，忽然纵声笑了起来，指着原振侠的鼻子：“那么，请问，永恒的生命，目的是什么？”

原振侠一怔，不由自主发出了“啊”的一下低呼声。他本来以为，自己多少已经领悟到了一些生命的奥秘，可是这时，被羽生开玩笑似地那样一问，他又回到了一无所知的境地……

原振侠摊了摊手：“谁知道，或许要到那时，才能知道，或许，根本没有答案！”

羽生对自己的一个问题，可以令原振侠大生感慨而感到十分高兴，用力在沙面上踢着，踢得沙扬起老高。

当晚，原振侠和普通一起缩在车屋中，他们又讨论了一些“一闪而过”的生命形式才入睡。

原振侠决定明天一早，就告诉黄绢，他已经知道了考古队的真正目的的……

他和黄绢曾一再讨论过普通教授“要钓的”是什么，却再也想不到会这样！

对整个人类的进化来说，这样的考古目的，自然重要之至。但是对黄绢这样，对权力那么热中的人来说，根本一点价值也没有。

勒曼医院的医生，可以说是如今人类之中，对生命所知最多的人，他们自然会对这种生命形式有兴趣！

一夜之间，原振侠做了许多古古怪怪的梦。第二天，考古队出发，普通教授的车驶在最前面，原振侠的医疗车在最后。

由于原振侠参加考古队“另有目的”，所以他的医疗车之中，有着隐蔽的通讯设备，可以直接和黄绢通话。他让羽生驾车，自己在车厢中，接通了黄绢办公室中的直通电话。

等到黄绢的声音传来，原振侠已想好了怎样用最简单的话，把那么复杂的情形告诉黄绢。他第一句话是：“你绝想不到，我已经有了全部答案……”

黄绢“啊”地一声：“那么说，你是世界上最能干的情报探索者，全世界的情报工作者，都应该把你当偶像！”

原振侠闷哼了一声：“我不配做特务祖宗。普通教授向我和盘托出的道理十分简单，他的支持者知道我到了考古队，就要他向我说明一切，并且还需要我的帮助……”

黄绢又是“啊”地一声：“普通的支持者是……”

原振侠想了一想，觉得讲出来也不要紧：“是勒曼医院，就是掌握了复制人体技术的那群医生。我相信你和卡尔斯将军，都有复制的身体在他们那里，以备你们需要时使用。”

黄绢沉默着，没有立刻反应。

原振侠又道：“现在，六枚核弹头，对你来说，重要之极。可是当你的身体出了毛病，需要移植一个绝不会引起排斥的心脏，才能活下去，而只有

勒曼医院可以救命时，你当然会用那六枚弹头，去交换你的生命……”

黄绢的声音低沉：“当然是……”

原振侠道：“勒曼医院既然可以使世上，所有的大人物的生命延长，他们自然也成了世上最有权势和财富的人。幸好他们都是科学家，没有别的野心，只想在科学的领域上不断求发展，不然，他们可以用任何方式统治全世界！”

原振侠讲到这里，听到电话那边，黄绢传来了一下吸气声。这种通过掌握他人生命，而取得几乎是绝对权力的方法，是任何野心家听了，都会心向往之的，何况黄绢是一个超级野心家！

她的声音之中，也充满了兴奋：“我猜到了，一定是普通发现了古代有什么关于生命奥秘的秘密传下来，可以使人活得更长久更健康，勒曼医院才支持他，去把这个方法找出……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。虽然相隔遥远，只是在通电话，但是黄绢也可以在原振侠的小反应中，知道他在想什么，所以她立时道：“我猜错了？”

原振侠道：“的确和生命奥秘有关，可是恰好相反……普通教授要找的，是一种极快极短，短到了如电光一闪，只有三十万分之一秒的生命方式……”

黄绢提高了声音：“我不懂，说清楚一些。”

原振侠花了大约两分钟时间，把事情简单扼要地说了一下。他昨晚所料的没错，黄绢约莫怔了几秒钟，就爆发出一阵狂笑声……

她笑得连连喘气：“哪有这种事！是不是你上了当，相信了他的胡言乱语？”

原振侠语音坚定：“不……其中还有一个关键人物，我认识，他不会骗人！”

黄绢闷哼一声，又笑了两声：“那关键人物又是什么怪人？”

原振侠没好气：“的确是一个怪人，他是一个极其灵异出色的灵媒。”

由于人类对灵魂所知极少，所以一提及灵魂和灵媒，总有一种极度的神秘感。黄绢也没有再放肆地笑，她道：“真想不到，这种……照你说的‘快活秘方’，就算找到了，又有什么用处？”

原振侠一字一顿：“可以使人在极短的时间之中，进化到终极。”

黄绢又“哈哈”大笑起来：“要使人变成无主孤魂，一把利刀和一颗子弹，就可以达到目的了，何必那么麻烦，要追寻什么秘方……”

原振侠没有再继续讨论下去。黄绢自然应该知道，人死了之后的灵魂存在，和进化到了只以灵魂的方式存在的生命形式，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！

但是黄绢根本不愿意去想两者之间的不同，因为她对肉体生命有无穷的贪恋，绝不肯舍弃……

（原振侠对肉体生命也一样贪恋，想到和黄绢的单独相处，想到在巫师岛上和玛仙的缱绻，都令他无法舍弃肉体生命。可是他至少可以领会到，生命进化到终极，必须摒弃肉体的道理。）

（这道理，其实所有宗教早已大力揭橥，也可以说人人皆知。）

（可是，知易行难！真正能放得开，超凡入圣的人，能有多少？）

原振侠又道：“我留在考古队，是我对这个目的感到了极大的兴趣。还有，我要找那位灵媒，他的名字是金特，上次我和他分手时，他给我的联络电话是纽约。请你代我告诉他，请他尽快赶来，考古队需要他的帮助。”

黄绢嘲笑：“干什么？想和古代的灵魂沟通？”

原振侠大声回答：“是……”

他没有把金特和普通教授相会的经过告诉黄绢，所以黄绢听了原振侠这样回答，笑了起来：“原，你生气了？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没有，只是忽然之间，知道了生命形式，可以有这种截然不同的变化，想起我们的生命历程，觉得十分伤感。”

黄绢毫不客气地指责：“原医生，别无病呻吟了！生活得像你那样惊心动魄、多姿多采，还要伤感，平常人怎么办？我看你很难大彻大悟，别自欺欺人了……”

黄绢的话，声音并不是很响，可是却震得原振侠的脑中嗡嗡直响。他不由自主重复着黄绢的话：“很难大彻大悟，别自欺欺人了……”

接着，他长叹了一口气。黄绢继续道：“我知道，你心中一直在怪我贪恋权力，野心太大，可是那只不过是我的生活方式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贪恋，你贪恋的是什么，你自己也知道……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你说得对，我确然是在无病呻吟，要我放弃如今的生活，我做不到……”

黄绢咯咯笑了起来：“那就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，别再唉声叹气了……”

原振侠挺了挺身子，答应了一声，终止了和黄绢的通讯。在刚才那一刻，他决定了一点，探索那种生命形式，不一定要受它的影响……

他从车厢回到了驾驶室，羽生正在专心驾驶。车队迤迤，至少有一百公尺，车轮卷起的黄沙，看过去，像是一条正在翻滚着的巨龙一样。

普通教授的声音传来……精良的通讯设备，使每一辆车上的人，都能听到他的声音：“请注意，已经进入目标地区，金属探测车开始行动。”

车队之中，有七辆箱形的车辆加快速度，离开了队形，向几个不同的方向驶了开去，像是一柄散开来的扇子。

其余的车子继续前进，在又驶出了将近二十公里之后，才停了下来。

普通教授估计如今车队停驻之处，应该是石柱文字提及的，神秘生命曾存在的土地的中心点。他准备就驻扎在这里，等候金属探测车的探测结果。

原振侠来到了车屋，普通的工作桌上，多了一具电视萤光屏显示仪。萤光屏上，明显地分成了七格，都有一条直线，自左向右移动，普通正盯着在看。

原振侠进来，他略抬了抬头：“金属探测的结果，我这里可以直接收得到。”

原振侠“嗯”了一声：“刚才我看到探测车在转圈子，使用的是‘蜜蜂回转法’？”

普通点了点头：“这是最有效的方法了。”

（“蜜蜂回转法”是以一点为中心，不断地加大直径，进行圆圈式的搜索。）

正说着，七格萤光屏中，有一格的直线，变成了剧烈震荡的震波。普通教授发一声喊，直跳了起来！接着用手拍着额：“不会一下子就有发现吧，运气不会好到这种程度吧！”

他发出了一连串的命令，立即就有一辆车子，驶近探测到有金属的探测车之旁。强力的吸沙装置发动，车尾喷出沙子组成的沙泉，一下子就在探

测到有大量金属的地方，形成了一个一公尺的坑。而且在阳光下，也看到了埋在沙中的金属的闪光。

早在一发现有金属的讯号时，普通和原振侠就乘着轻便的小车，赶到了现场。原振侠看到了考古工作，也可以利用现代的科学设备，而如此现代化时，不禁有叹为观止之感。

等到金属一显现出来，正在握着手，神情兴奋之极的普通教授，一下子变得像是突然萎谢了的花朵一样，现出苦涩的笑容来。

谁都一眼可以看得出来，埋在沙中的金属是什么……那是一辆旧式的坦克车！

这一带，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，盟军和纳粹德国的坦克，在北非洲进行过殊死战，战况惨烈之极。纳粹德国的统帅，隆美尔元帅，甚至赢得了“沙漠之狐”的绰号。

在这里，发现一辆坦克的遗骸，自然不值得奇怪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坦克车，或许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，但当然不是普通教授的目的。他僵立着，很多人都在等着他的命令，原振侠在他身边低声说：“把它拖起来吧！”

起重装置把旧坦克拖了起来，车身上的纳粹徽号还清晰可见。

这一天，考古队的收获是三辆旧坦克，两辆经过燃烧的军用卡车，和一辆装有机鎗的吉普车……看来这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“古战场”！

第二天，是更多的坦克，和各种各样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武器和车辆。有一辆摩托车旁边的“船”上，甚至还有一具尸体，由于沙漠的干燥，尸体完全没有了水分，是一具十分可怖的干尸。

第三天，情形也差不多。第四天，第五天，在这一片沙漠上所“陈列”出来的金属品，几乎可以变成一个二次世界大战沙漠之战的展览馆了。

普通教授的神情，一天比一天沮丧。

但他全不计较自己的健康，到了第七天晚上，他睁着满是红丝的双眼，不断地在喝酒，不断地在说着：“要是我知道，那石柱是在什么地方掘出来的，那就好了！”

原振侠心中一动，忙道：“石柱文字上，不是曾提到过经纬度吗？”

普通用力以脚顿着沙面：“我们现在就在这个经纬度的范围之上！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：“找出经纬度范围的精确中心点来，应该不是难事？”

普通哈哈一笑：“太容易了……”他伸手向他的车屋一指：“我们的车屋，就恰好停在那一点上，那是我故意的安排……”

话还未说完，普通陡然叫了起来：“你的意思是说，石柱应该就在那一点上？”

原振侠点头：“应该是这样，不然，石柱文字上何必留下那些经纬度？”

普通又呆了片刻，才连连拍打自己的头：“我真笨！我真笨！”

他一面自责，一面又大声吆喝起来。随着他的吆喝声，他的助手奔过来，普通迫不及待地吩咐：“把车屋驶开去，快！快！”

他个子矮小，性子又急，在叫嚷的时候，不住挥手蹦跳，看起来，像一只猴子。拖车屋被移开，又调来了吸沙的装置，不到五分钟，虽然还什么都没有发现，但是已经有不少人聚集了过来，交头接耳。

事后，原振侠才知道，有经验的考古学家，都会有一种预感，知道什

么情形之下，会有所发现，所以自然而然会聚在一起。有这种职业预感的，不单是考古队员，勘探人员、钻油井的专家等等，都有这方面的能力。

普通教授在渐渐变深的沙坑旁转来转去，不时大声叫嚷一些什么。可是谁也听不清，因为吸沙的装置，正发出震耳欲聋的噪音。

等到出现了一个两公尺左右的沙坑时，普通教授所发出的那一下叫声，由于他逼出来的声量实在太太大，倒是人人可以听得见。他一举手，吸沙的装置停止了操作，有沙漠考古发掘经验的工作人员，纷纷跳下沙坑去，用适当的器具，阻挡沙坑四壁的沙泻下去。

这时，围在沙坑四周的人，人人都可以看到，坑底是一块石板。

那块石板究竟有多大，还无法知道。因为沙坑底部的面积，大约是两平方公尺，石板的四周围还埋在沙中，有看不到的部分。

在石板上，还有点沙粒，可是已可以看到，石板的表面十分平滑，那是人工细心打磨的结果，不可能是天然生成的。

一时之间，所有人都静了下来，这实在是一项巨大的发现。而且，在经过那么多天的发掘，几乎令人感到了绝望之后，突然有了那么重大的发现，令人感到的兴奋，自然加倍增加。

首先打破沉寂的是羽生，他发出了一下印第安人独有的欢呼声，然后，他叫：“一块石板！”

普通教授立时叱责：“你不能肯定这是一块石头，还是一块石板！”

羽生忽然固执起来：“一块石板，一定是一块石板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竟然纵身，向沙坑之中跳了下去，重重落在石板之上，而且，又弹跳了几下。

在他落下去，和他弹跳的时候，当他的双足撞击石板时，都发出“咚咚”的声响，如同在击打一面石鼓。

这情形，令所有人都张大了口，合不拢来。

这足以说明两点：一、的确，那是一块石板，而且不会太厚，二、石板下面是空的，不然不会发出那种空洞的咚咚声来。

立即有人发表意见：“一个水源！一口井！井口用石板盖着，以免沙子侵入！”

沙漠之中会有一口井，这未免有点异想天开。可是那队员一下子就能作出这样的设想，也不容易了。

另外有人表示了不同的看法：“是一个地窖，用来窖藏粮食的！”

一时之间，意见十分纷纭。原振侠问了一句：“何以会在那么深的沙层之下？”

他的问题，招来了一阵笑声，普通教授忙道：“沙漠上的沙，在不断移动，年代久远了，本来在沙面上的物体，会变得埋在沙下面。曾经有整座金字塔，被埋到了沙层下的纪录。”

原振侠尴尬地笑了笑，普通教授向下面大喝：“上来！”

羽生攀着坑壁用来阻挡沙层下陷的器材，迅速地攀了上来，他兴奋得脸通红：“下面是空的！有可能这是整个地下城市的出入口！”

羽生的设想简直接近疯狂了！可是在未曾揭开这块石板之前，谁也不能说没有这个可能！

几个专家围在普通教授的身边，他们都皱着眉，像是在考虑什么极严重的问题，久久不出声。

原振侠本来想说“还在等什么，快把石板掀起来”，可是刚才他说了一句外行话，惹来了不少笑声，事实上，他的确不是考古学家，所以他就忍住了不说。只是在又等了一会之后，才低声问羽生：“在等什么？”

这时，整个考古队的所有人，全都聚集在沙坑的旁边，可是没有人出声。人人的视线，自然都落在沙坑底部的那石板上。

羽生的回答也很低沉：“在想办法……如何可以掀起石板来，而阻止沙漏泻到石板下面的空间去。”

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，羽生又补充：“沙的流动性极强，你看这一片无边无涯的沙漠，不论下面的空间有多大，要是不事先有了阻挡沙流泻的方法，一下子就可以把空间填满。即使下面真是一座地下城，也会填满，到那时，神仙也没有办法了！”

原振侠一挥手，心中不禁好笑：“这又何必考虑那么久，下面的空间不论大小，既然是一个空间，就必然有阻沙的措施！”

普通教授等几个人向原振侠望了过来，原振侠又指着沙坑：“把沙坑扩大，一直到石板全部显露，再阻挡沙坑的四壁，就不会有沙子漏流到下面去了！”

普通教授沉声道：“当然会这样做，但为了以防万一，不得不小心谨慎些……嗯，开始吧！”

别看他个子小，可是这时，一挥手，下了命令，也真还有点气派。

三部吸沙装置同时操作，声响更是惊人。随着沙泉的喷射，沙坑渐渐扩大，底部的面积也相应地在增大。同时，为了要维持沙坑四壁的沙不涌向中心，至少有七、八个人在沙坑中忙碌地工作。在沙坑边上围观的人，不时发出呼叫声来，整个考古队陷进了狂热的气氛之中。

大约半小时之后，石板已全部显露，是一块四方形的石板，每边大约是两公尺左右。

等到一再肯定坑壁的沙，被阻挡得十分妥当之后，普通教授和几个专家，落到了沙坑底，站在石板上。

普通用一支铁锤，在石板上敲着，石板发出空洞的声响，显示下面的空间相当大。

别的工作人员早已调来了吊车，先在石板上打上坚固的钢钉，再以钢缆系上去，普通教授等人离开了沙坑。

普通教授的声音有点哑：“各位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考古发现，就快开始了，能参加这项工作，是莫大的光荣！开动吊车！”

吊车开动，转盘轧轧作响，牵动钢缆。这样大小的一块石板，估计重量不会超过两吨，要吊超它来，不是什么难事。只见它晃动着，离开了沙坑的底部，看来原本只是随随便便放在上面的。

在沙坑边上的人，都看到石板只有三四公分厚，一被吊起之后，在石板下面，是一个方形的洞穴。洞口只比石板略微小些，看起来，真有点像一口井。

普通教授在沙坑的边上，俯着身，盯着那洞穴，原振侠就在他的身边。

那洞看上去深不可测，黑洞洞地。最不可思议的是，在沙漠中，实在不很可能出现这样的“深井”的，因为沙的流泻性极强，一有空隙，立即会被填补，怎可能出现这样的深井？除非在井壁有强有力的拦阻设备。可是这个“井”虽然深，开始的一部分，光线已可以进入，却又看不出井壁有

什么特别的装置，就只是沙子。

那情形真有点不可思议，因为根本看不出是什么东西把沙“弄”成了一个深井。井壁平滑之极，若是说有四幅巨大无比的玻璃，把沙弄得如此齐整，倒相似之至。可是玻璃又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量，可以承受那么大的压力？

每一个人的神情都十分惊讶，有的叫了起来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可是只有一个人采取了行动，这个人羽生。这时，他的手中拿着一根又细又长的合金钉子……这种钉子，在沙漠考古中相当有用，它用合金铸成，轻而坚硬，一端十分尖，可以轻易插入沙中，便于探索埋在沙中的东西。

羽生的手中正拿着这样的一根钉子，他把尖锐的一端，指向深井的一边，大声道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些沙子，怎么好象都凝结了一样。”

说着，他的手向前伸了一下，尖锐的合金杆子的一端，刺进了深井的沙壁，发出“啵”的一声响。

这一下变化，令所有的人都呆了一呆，羽生自己也吓了一跳，连忙缩回手来。他不缩手还好，一缩手，刚才被他刺中的地方，喷出了一股手指粗细，十分急骤的沙泉来，滋滋作响。

那情景，简直怪异之极，本来完完整整，不知如何形成，光滑之至的一面井壁，竟然那么容易被刺破！如今的情形，就像是海堤忽然出现了一个孔，海水就从这个孔中激射了进来一样。

这种情景，的确令所有人都吓得目瞪口呆！

一定有很多人都联想到了海堤出现孔洞的情形。如果在海堤上出现了孔洞，海水灌进来，孔洞会迅速扩大，会造成海堤的崩溃。

这时，射进深井的那股沙泉，虽然很细，可是它是不知被多大的压力压进来的，所以势子急骤之极，看起来大有海浪澎湃之势，看来十分惊人。若是那个孔洞迅速扩大，那么，沙流泻进来，这个深井，可能在几分钟之内，就被沙填满了！

所以，在沙坑旁的人，都发出惊呼声来。普通教授的叫声最大，随着他的怒喝声，他的脚底下，像是装了强力弹簧一样，整个人直蹦了起来，指着羽生就骂：“你这个蠢材，你看你干了甚么蠢事，闯了什么祸……”

在这几句话作开始的后面，是一连串的粗言秽语，不但叫人不相信，是出自一个大学教授之口，也叫人难以相信，这是人类使用的语言。

所有的人都震呆，一来是由于那股正在激射出来的沙泉，二来是由于普通教授所发出的咒骂。至少有半分钟之久，连原振侠在内，都不知应该如何才好，直到有人忽然叫了起来：“天！总得先把漏沙堵起来！”

那时候，普通教授还在一面跳一面骂，恶毒的咒骂自他的口中喷射出来，和那股沙泉相比，绝不逊色。所不同的是，教授的咒骂有越来越扩大之势，而那股沙泉，却始终只有手指粗细。

所有人之中，受惊吓最甚的，应该是无意中闯了祸的羽生。他真正吓呆了，当教授的咒骂声越来越甚时，他手一松，手中的那根钉子，跌了下去，跌进了深井之中，了无声息，下落不明。

而他自己，在事情发生之后大约四十秒钟左右时，也发出了一下大声，一纵身，又向下跳去。

这时，在沙坑的底部，几乎都被深井口占满了，在井口四周，大约只有五十公分的地方。所以，羽生向下一跳，看起来，简直就是向着那深井跳

了下去的……在这之前，他手中的那杆钉子先跌下去，无影无踪，可知那井不知有多深，他这样跳法，自然令已经惊险万分的情景，更加惊险，许多人简直尖叫了起来。

普通教授也停止了咒骂，张大了口，一时之间，不知如何才好。原振侠看出不妙，想伸手去拉羽生的时候，已经迟了一步，羽生的身子已落了下去。可是他并没有跌下深井，而是恰恰落在井边，他这时一手拉住了阻挡漏沙的装置，一矮身，另一只手，已按向那喷出沙泉的孔洞。

他手一按上去，居然就止住了那股沙泉的激射。

他发出了一下欢呼声，吃力地仰起头来……他一手向下按住井壁的“漏洞”，一手向上拖着，使身子不至于跌下去。在这样的姿势下，要抬头向上，自然十分困难，可是他居然做到了！

当他那张涨得通红的脸抬向上之际，围在沙坑附近的人，都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和鼓掌声。虽然闯祸的是他，可是他的勇敢，也赢得了一致的赞赏。

他的声音听来十分嘶哑，他在用力叫着：“教授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！”

一时之间，人人都向普通教授望去，普通的脸色，居然比这个印第安人更红。他喉际发出了一阵咕咕声，不知说了些什么。

也没有人去注意他说什么，因为羽生又叫了起来：“真怪，我整个手掌都可以感到紧贴着沙子，在手掌和沙子之间，根本甚么也没有！”

原振侠大声道：“一定有什么的，刚才被你戳破了一个洞！”

羽生急急分辩：“真的什么也没有！”

他说着，松了一松手，那股沙泉又激射而出，他实时又按上。

在接下来的半小时之中，用了各种方法，想把那个“漏洞”堵住。最后还是羽生想出来的办法，特制了一个两头都有软垫的支撑棍，恰好撑住了深井的两边，抵住了那个“漏洞”，羽生才能松一口气，攀了上来。

而在那半小时之中，别人也没有闲着。已做的工作，包括探测到井中的空气适合人呼吸，声波探测井的深度，竟达到两百公尺！

连接强烈照明设备和电视摄影机的设备也已缒下井去，主要的考古队员都聚在电视萤光屏前，看深井中的情形。使用的电视摄影机一共有四组，四个方向……深井的四壁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一直向下落去，深达两百公尺的井壁，都光滑之极，绝看不出有什么东西阻挡着沙……当然沙层不可能那么深，在大约三十公尺之后，就是岩石，但也一样平整光滑。

那么深的一口井，在这样荒凉的沙漠之中，当真是不可思议之极。那情景，足以令人人屏住气息，只有普通教授讲了一句：“看那些岩石的质地！”

没有人明白他的话，他又向原振侠补充了一句：“和那六角形的石柱一样！”

普通教授的这句话说得十分低，只有原振侠一个人听得见。

一直到电视摄影机垂到底，是二百公尺深，凝视着萤光屏的人，又发出了一下惊呼声……在那深井的底部，竟然是四条通向四个不同方向的甬道！

甬道中更是黑暗，在强力的照明设备照射之下，也至多看到十多公尺。可以看出那是和深井相同的构造，只不过一个是直上直下，一个是横向的而已。

再往内去，甬道中有什么？黑沉沉地，再也看不清楚。而各人又在深井底部的中心部分，看到了一个六角形的石座，看起来，恰好是放置那六角形的石柱之用，石座上是一大堆沙子。

普通教授和原振侠又互望了一眼……只有他们两人知道，有这样的一根石柱在，而一切行动，也正是由这根石柱所引发的。

没有人出声，虽然任何考古队都希望有巨大的发现，但当发现如目前那么巨大时，也就足以令人人都出不了声。过了好一会，才有人哑着声道：“好象……好象应该派人下去了！”

电视摄影机不会行走，要进一步探索甬道中的情形，自然只好派人下去了。

这个深井虽然十分怪异，但是既然空气适合人呼吸，考古队的配备又好，想起来不应该会有什么危险。而首先进入这样空前未有，甚至可以说，比金字塔更伟大的史前遗迹，无疑是考古学家毕生梦寐以求的荣耀。所以，一有人提议，轰然响应之声，四面八方响起。

普通教授又回复了他领导人的气度，挺直了身子，大声宣布：“派八个人下去，两个一组，去探测四条甬道。各人都配备无线电对讲机，可以随时互相交换意见，并且携带无线电控制的摄像机，使在地面上的人，能通过萤光屏，看到甬道中的情形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：“我现在宣布名单……”

他一个一个叫著名字，所叫到的人都发出一下欢呼声。他叫了五个之后，停了片刻，才又道：“原医生，羽生，我本人。”

没有被叫到名字的人，自然很失望。原振侠极想有机会下去，可是他又不是考古学家，不便自动请缨，普通叫出了他的名字，他自然极为高兴。羽生立时来到了他的身边，低声道：“我们一组！”

原振侠点头，表示同意，已开始编组的普通教授，也没有异议。

要把八个人次第缒下去，当然不是难事，约定了八个人全下去了之后，才开始行动。

深井底部的面积不是很大，八个人有点挤，空气的对流，使得人人的耳际都嗡嗡作响。

从甬道中，也有相当强大的气流涌过来，所以井下十分清凉。井底处那一大堆沙子，自然是激射出来的沙泉所形成的，那根钉子也在，横在一个甬道的口子上。

抬头向上望去，看到的，只是一方小小的亮光……人不是有很多机会，处身在这样的深井之中，所以看起来，又陌生又怪异。

八个人，分成四组。在各自走进一条甬道之前，不知为了甚么原因，大家都自然而然伸出手来，互相握着，然后才各自进了一条甬道。

原振侠和羽生在一起，进甬道之后不久，就利用了照明设备。先进的通讯器材，使八个人之间，可以自由交谈，他们虽然分别进入了四条不同的甬道，可是经历却是完全一样……甬道十分光洁平滑，连设想一下这样的甬道是如何建成的，都十分困难。

原振侠的意见可算是代表，他说：“各位，假设许多年之前，有一群人已掌握了新的生命方式，他们的科学文明，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很多年，甚至超越了现代我们的科学水准。看看这深井和甬道，若不是有高度的科学水准，怎么能造得起来？”

普通教授也感叹：“现代的建筑工程专家，要在沙漠中造这种甬道，只怕也困难之至……啊，我这里，已是到了甬道的尽头，别无通路，你们那边的情形怎么样？”

四组人遇到的情形是一样的，通向四个不同方向的甬道，长度大约是五十公尺。他们来回走了好几次，企图在甬道之中发现一些图形或文字，或者随便什么东西，可是却什么也没有。

羽生咕哝了一句：“太干净了，甚至连一粒沙子都找不出来！”

深井和厢道，自然是长期被密封在沙漠之下的，居然可以洁净到这种程度，真是匪夷所思。

四十分钟之后，当八个人再度聚集在井底时，人人的神情都十分古怪。每一个人都知道，他们已发现了一个关系极重大的所在，在这个所在，必然蕴藏着他们想要寻找的秘密。

可是，秘密并不那么慷慨地显示，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方法，才能使秘密得到展示。

每条甬道，都从头到尾进去了好几次，而且四组人是交换着进去的，以免有所疏忽。

看来再多进去一次，也不会有什么意义。

就在这时候，通讯装置之中，传来了在深井上面的队员的声音：“普通教授，卡尔斯将军和黄绢将军来了，他们的直升机会在十分钟之后降落。”

普通教授登时十分愤怒：“告诉他们，根据合约，我们有完全不受干扰的行动权，不欢迎他们在考古队活动的范围内出现！”

上面的队员迟疑了一下：“我只管传达你的意见。可是，如果你可以上来的话，还是由你亲自对他们说，比较好一些！”

普通教授的脸色难看之极，向原振侠望去，原振侠苦笑了一下：“这里一时之间，发现不了什么，我们不如先上去再说”

有人同意原振侠的建议，也有人反对。普通教授已大声下令：“拉我们上去，大家全上去！”

等到原振侠和羽生最后出了深井时，看到一架军用直升机正在下降，机翼的转动，在沙漠上激起一股又一股的狂沙，看起来图案十分美丽。看来普通的抗议，并没有什么作用。

直升机一停，舱门打开，首先用极矫健的身手跳下来的，是卡尔斯将军著名的女保镖。一共八个，一色的身高一七六公分，腿长腰细，面目姣好，受过严格的技击和军械使用的训练。

八个保镖站定之后，出现的才是卡尔斯将军……在机舱门口一出现，便左顾右盼一番，那是他的习惯。不过考古队想必受了普通教授的影响，只是用沉默来对待他的出现，没有什么欢呼声。

卡尔斯将军看来并不在意，稳步走下来，手中拿着指挥棒，长统的皮靴，擦得精光锃亮。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，竟然可以在沙上走动，而粒沙不沾。

接着出现的，就是黄绢，原振侠一看到一身戎装的黄绢，心中就有异样的感觉。闭上眼睛，他回忆着最近一次，和她在海天之间，恣意缱绻的情形，竟立时觉得喉际有点发干。

当他再张开眼来时，卡尔斯、黄绢他们，和普通教授，正在迅速接近。卡尔斯手中的指挥棒，直指着沙坑，哈哈笑着：“教授，有了重大的发现？”

真好，工作有了成绩，真值得高兴！”

普通教授沉着脸：“根据合约，考古队的任何发现都属于考古队！”

卡尔斯将军用力踏着地上的沙，踏出一个深深的脚印来，转向黄绢：“将军，我们是不是准备撕毁合约？”

教授的脸色，一下子变得难看之极。可是黄绢却立时用极清脆的声音回答：“当然不会不遵守合约，我们从来也不打算违背协议！”

她说着，伸手指着沙漠：“现在我们所站的，是我国的领土，作为国家的领导人，自然有权站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，而且，也有权走来走去！”

卡尔斯将军的行动，和黄绢的话，配合得极好。他果然大踏步地走来走去，八名女保镖跟着他，很快就来到了沙坑的边上。

那显然就是卡尔斯和黄绢出现的目的，因为黄绢也跟着来到了沙坑边。她和卡尔斯都注视着深井，黄绢甚至立即道：“听说，深井下面，是四条通向不同方向的甬道？下去探测过了？”

满怀愤怒的普通教授，这时也跟到了沙坑的边上，他一听得黄绢那样问，不由自主发出了一下呻吟声来。他们发现深井，到现在还未曾超过两小时，可是黄绢和卡尔斯已经闻讯赶到了……不但赶到，而且还知道了详细的情形。由此可知，考古队之中，自然有人被他们收买了！

原振侠也感到了极度的不快，他刚想开口，卡尔斯将军一挥手，两个女保镖已经跳了下去，伸出手臂，把卡尔斯将军接了下去。卡尔斯蹲在深井的边上，极有兴趣地看着深井口子上，那大约有三公尺的沙层，而且还准备伸出手指去戳它。

一看到这种情形，人人尽皆大惊……羽生曾经弄破过这层神秘的沙壁，使得一股沙泉激射而出，卡尔斯将军如果伸出手指去戳，只怕也同样会闯祸！

普通教授首先大叫了起来：“别碰！”

卡尔斯回头望了一眼，向黄绢作了一个手势：“我一生中见过的怪事够多了，可是再没见过比这个更怪的。你看，沙子什么阻拦也没有，怎么会泻不下来？是什么强力胶水，把沙子并在一起了？”

他说这句话之后，自以为幽默，“哈哈”干笑了几下，却没有人附和。普通急速喘着气：“将军，事情确然十分神秘，但是请不要破坏它，它十分脆弱，戳破了一个小洞，就会有沙泉射出来。有一层看不到的……薄膜……阻挡了沙子，可是却一碰就破！”

卡尔斯发出“咕咕”的怪笑声：“是吗？好象说不过去，我不很相信！”

普通和原振侠同时叫：“别碰它！”

卡尔斯将军如果在这时，肯听到了呼喝声就住手的话，那么在国际间，他也不会“狂人”之称了。他像是顽童一样，伸手指就向前戳去，一下子就戳进了沙中，那使得他呆了一呆。

原振侠和普通在这时候，也想不到事情在后来，会忽然之间发展得如此之恶劣。

当时的情形是：两个女保镖，合力拉着卡尔斯的左臂……由于沙坑底部，深井口边的空间十分狭窄，这样做，当然保护了将军的安全，使他不至于跌下去。所以，卡尔斯可以活动的，只是右手。

他把右手食指，插进了深井的沙壁之中，角度由上而下，大约是四十五度……之所以写得这样详细，是由于这一插，对以后的事，影响重大之极的缘故。如果他是平插进去的，后果自然不会如此之恶劣了！

手指插进了沙中，卡尔斯感到意外，转过头，向还在沙坑边上的黄绢望去，满面疑惑的神情。就在这时候，他已拔出了手指来。

手指一拔出，情形和羽生在沙壁上戳破了一个孔洞时一样，一股手指粗细的沙泉激射而出。

卡尔斯这时正转过头去看黄绢，后脑对准了射出的沙泉，当然无法躲避。事实上，就算他面对着沙泉，由于沙泉射出来的势子如此急骤，他也逃不过去，不过至少他不会有接下来的那种自然的反应。

这时，沙泉激射而出，恰好射在他的后脑上，那股撞击力量相当大，可能令卡尔斯在被击中之后，有一个短暂时间的昏暗，使他无法判断发生了什么事。而他自己习惯于恐怖活动，在那一刹那，他一定是以为自己在突然之间，遇到了袭击！

于是，可怕的事就发生了！

随着他一下大叫声，他动作快绝，在任何人都未曾来得及出声阻止之前，他已拔出了佩鎗……那是威力极强大的连发手鎗，而且配备的子弹，在射出之后，还会爆炸，每一颗子弹的威力，就等于一枚小型的手榴弹。

他甚至在未曾转回头来之前，已经把九颗子弹，一起射进了深井的沙壁之中。鎗声和子弹的爆炸声，简直震耳欲聋，但是在那么巨大的爆炸声中，还是人人可以听到普通教授的惨叫声！

卡尔斯将军的女保镖，行动快绝，连推带拉，一下子就把他拉了上去。不过当时根本没有人留意他的神情，连他自己在内，人人的视线，都投向深井的沙壁，看着保证是毕生难得一见的奇景。

本来，不知是由于什么神秘力量拦阻了沙子的下泻。这种力量，已经被卡尔斯将军威力强大的九颗子弹完全破坏，沙子正以雷霆万钧之势，瀑布一样，向深井之中倾泻下去！

开始时，还可以看到沙子泻向深井中的情形，转眼之间，深井口都被涌过来的沙子铺满，只看到一个巨大的漩涡，在急速地旋转。就在旋转的过程之中，不知多少吨的沙子倾进了深井。

沙子进了深井之后的情形，也可以想象得出来……不断倾泻进去的沙子，会形成一股巨大的压力，把沙子一直推进那条甬道去，一直到甬道的尽头。

也就是说，沙子会把四条甬道和深井，完全填满，一点空隙也不留下。

刚才下井的八个人之中，有三个直冒冷汗。因为刚才原振侠提议上来的时候，他们持相反的意见，要是他们这时还留在井下面的话，那绝无生还的机会！

普通教授在事情发生之时，发出了那一下惨叫声之后，像是他整个生命，都消耗在这一叫之中了，所以他再也没有任何声音发出来。而他睁大了的眼睛，也叫人看了之后，联想不起任何生命，只叫人想起死鱼。

在沙子流动的沙沙声中，完全没有人出声。最先打破静寂的是原振侠，他用中国国语大声道：“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白痴！”

他虽然没有对着黄绢，但这句话，自然是说给黄绢听的。黄绢的面色，也难看之极，原振侠这才转向她：“请问两位前来的目的是什么？”

黄绢沉声回答：“既然知道有了发现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，自然想来看看！”

原振侠指着深井：“请随便看，就算你有土拨鼠的本领，只怕也下不去

了！”

黄绢的声音冰冷……卡尔斯离不开她，实在也很有道理，在如今这种情形下，卡尔斯自己完全不知道如何应付，可是黄绢却知道。

她一挥手，面向大多数考古队员，朗声道：“对不起，由于意外，替考古队的工作带了若干不便，这纯粹是意外！”

普通直到这时，才又叫了起来：“意外！”

黄绢像是料到了他会有此一叫一样，又用力一挥手：“我想，要将倾泻下去的沙子再吸上来，也不是什么难事，可以由我国政府负责进行。”

大多数人都倒抽了一口凉气……黄绢说“不是什么难事”，但实际上进行起来，当然不是那么容易。以一国政府的力量来进行，就算人力物力齐备，只怕也非要十来个工作日不可！

黄绢略顿了一顿，直视着普通：“如果教授认为没有必要，那自然不必再清理了！”

普通翻着眼……八个人在深井下面的甬道之中反复考查过，一点也没有发现，那也可以说，没有必要再去清理沙子，就让沙子把它填满好了。

可是，有了那么重大的发现，却一点也没有收获，这又实在不甘心。他犹豫了一下，向原振侠望去，原振侠冷冷地道：“刚才，大家都看到过那极奇妙的现象，一种看不见的力量，拦阻了沙子的倾泻！”

卡尔斯将军这时，已完全恢复了他狂人的本色，他冷笑一声，拍了拍自己的手鎗：“这种神奇的力量，也没有什么，根本禁不起我手鎗的轰击！”

原振侠的声音更冷：“给你手鎗轰击掉的，可能是最有研究价值的科学结晶！”

卡尔斯将军更是倨傲：“拿出证据来！”

他的蛮横态度，令人人敢怒而不敢言。原振侠冷笑一声：“支持考古活动的组织，既然可以轻而易举拿得出六枚核弹头来，那么，要毁掉它们，或者做更大的破坏，也就不是难事！”

卡尔斯陡然挥起拳来，可是在他身边的黄绢，却一伸手，把他的拳头拍了开去。她似笑非笑地望着原振侠：“原医生的意思是……”

原振侠指着已被沙填满了的深井：“把沙子全吸出来，吸得一粒不剩。深井和甬道，不会无缘无故建造在这里，这里可以研究的东西不知多少。”

黄绢笑了一下：“好，原医生，教授，将军有一点事要和你们商谈，请登上直升机去。”

普通迟疑了一下，原振侠已爽快地答应，大踏步向前走去。

卡尔斯、黄绢、女保镖和原振侠、普通上了直升机……巨型军用直升机的机舱，改装成了十分舒适豪华的座舱。黄绢首先道：“我们有十分好的深井采矿经验和设备，把沙子吸出来，不是难事！”

普通教授喃喃说了一句：“但愿如此！”

黄绢又道：“我们已经知道了考古队的幕后支持人是谁，普通教授，请和他们联络，我们想会见他们的负责人！”

普通立时向原振侠望去，原振侠十分愤怒，盯向黄绢，黄绢忙道：“消息不能算是你提供的，别忘了我有强大完整的情报网。而那些医生们，对于情报工作的控制，显然没有我那么在行！”

普通教授涨红了脸：“我无法和他们联络，都是他们来找我的！”

黄绢望向原振侠，原振侠立时道：“我的情形也一样，不知道如何联络

他们。我想，如果卡尔斯将军的心或肺，忽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，勒曼医院一定会主动来找将军，替他作器官移植！”

黄绢的脸色十分难看：“在讨论正经问题时，请不要故作幽默！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真的，两位将军，考古队探索的目标，勒曼医院感到兴趣的问题，两位将军绝不会有任何兴趣！那只是一种生命形式，这种形式，最终目的是放弃肉体！”

卡尔斯眨着眼：“什么意思？放弃肉体，不就是死亡吗？哪有追求死亡的生命形式？”

原振侠耐着性子解释：“任何生命，都以死亡做结束，但是在一代生命死亡之前，必然已有新一代延续了生命，一代一代之间，有进步、有进化。这种生命形式，是在一秒钟之内有好几十万代，在极快的过程之中，进化到了生命只以灵魂存在的终极，完全不要肉体！”

卡尔斯将军呆了半晌，问黄绢道：“你听懂他的话了？请重复一遍！”

黄绢缓缓地重复了一遍，卡尔斯哈哈大笑，用力一拍腰际的宽皮带，接着又十分恼怒：“看来，我们是上了人家的当了！”

黄绢面罩寒霜：“我早就对你说过，这里的一切，我控制得很好。你偏要听了不知什么人的话，一定要来这里胡闹！”

黄绢的话，自然一方面是在责备卡尔斯，一方面也是在向原振侠剖白她自己。

卡尔斯“呵呵”笑着：“至少，我们看到了难得一睹的奇景，也算是不虚此行。嗯，也至少知道，那个供给情报的人靠不住！”

原振侠大是惊讶：“什么人？提供了什么情报？”

卡尔斯一瞪眼：“为什么要告诉你！”

原振侠冷冷一笑：“我想，普通教授是希望他的考古工作不受打扰。”

卡尔斯也连声冷笑：“考古队所寻找的，一定是古代的东西，对不对？”

普通和原振侠对卡尔斯的这个问题，都闷哼一声，并不回答。他们都知道，这个问题听来其笨无比，但是卡尔斯再笨，也不会笨到这种程度，他一定另有用意。在未曾确知他的用意之前，还是少说话为妙。

卡尔斯有点得意洋洋：“我们之间的合约，订明的是考古队不论有什么发现，皆属考古队所有。既然订明是考古活动，自然以发现古物为限！”

他一面说着，一面作手势，样子十分认真，他的话听来啰里啰唆，用词也不是很好，不过原振侠倒也听懂了。他的意思是：考古队若是发现了什么不是古物的东西，那就不属于考古队所有，他的根据是：考古队一定为寻找古物而工作的！

原振侠这时，仍然不知道卡尔斯这样说法是什么意思，而他心中对卡尔斯这个狂人，厌恶感也越来越甚。他想到这个国家的财富来源，就用十分生硬的声音道：“说得很有道理，所以，考古队若是发现了一个优质钻石矿的话，这个钻石矿，就该归考古队所有！”

卡尔斯将军直跳了起来，要不是直升机舱的空间不够大，他早就连跳三级了。他吼叫着：“钻石是我国经济命脉，没有人可以在我的手中抢走它！”

原振侠一扬眉：“将军，是你自己说的，合约订明，考古队发现的一切古物，皆归考古队所有！”

卡尔斯握着拳，向原振侠扬眉：“钻石算什么古物？”

普通教授在这时，“哈哈”大笑了起来。自从卡尔斯将军开鎗，使得深

并被沙填满之后，他还是第一次发笑，这是他为卡尔斯被戏弄而高兴。他一面笑，一面道：“将军，世上没有什么比钻石更古老的了。每一颗钻石，都有上百千万年以上的历史！”

卡尔斯一怔，说不出话来，普通教授的回答，自然正是原振侠的意思。卡尔斯呆了一会，才怪叫起来：“你们真的发现了钻石矿？”

在一旁的黄绢，看来忍耐已到了极限，她狠狠瞪了卡尔斯一眼：“你少开口好不好？他们是考古队，不是勘察队，发现了钻石矿，对他们有什么用处？”

卡尔斯咕哝了一句大家都听不清楚的话，多半是他家乡的土语。而看他那种悻然的神情，可想而知，那绝不会是一句好听的话。

黄绢又向原振侠望了一眼，原振侠心中一阵难过……他在黄绢的眼神之中，看出黄绢在向他要求，要求别再逗卡尔斯。

他心中暗叹了一口气……他、黄绢与卡尔斯将军三人之间的关系，十分奇怪，黄绢和卡尔斯是情人的关系，和原振侠也是。有时，午夜梦回，原振侠想起黄绢那诱人至极的身体，可能正给卡尔斯搂着恣意抚摸时，他心中就有说不出的不自在！

每个男性都会有这种妒意，虽然出色如原振侠医生，在这种人类统一的感情上，也未能免俗，没有例外。

这时，若是说权力，卡尔斯将军自然超过原振侠千百倍，但是若论智力，原振侠却又胜过许多。黄绢显然是要原振侠别再戏弄卡尔斯，原振侠不会不答应，可是心中的那一下幽幽的长叹，却也是免不了的。

他也用眼神，表示了他接受了黄绢的要求，黄绢吁了一口气：“刚才提到的情报，显然不正确。情报说，在考古队活动的沙漠上，当年，德军曾建立了一个极大的武器库，把大量最新的武器，储放在这个武器库中。有关这个大武器库的存在，是一个极度秘密，德军隆美尔元帅的重要任务之一，就是把许多新型武器，从各地的兵工厂中，运到这里来。”

原振侠和普通听得目瞪口呆……这个情报提供的情形，并不是绝无可能，但是他们却想也未曾想到过。原振侠闷哼一声：“倒是找出了不少坦克车和别的重武器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忍不住又故意顿了一顿，并且立即向黄绢作了一个“对不起”的手势。

黄绢闭上眼睛一会，表示无可奈何。

他和黄绢之间的这种默契，只有情感极浓的男女才会有。而在这时，卡尔斯将军已尖叫起来：“在哪里？坦克和武器在哪里？”

黄绢睁开眼来，淡然道：“我想原医生说的，是那些废铁，那些残骸？”

原振侠十分诚恳地道：“是，正是这样。你们来的时候，居高临下，一定也看到那东一堆西一堆的废铁了！”

卡尔斯将军总算知道，自己又被人不大不小地戏弄了一次，十分恼怒：“情报来源相当可靠，一定有这样的武器库在！”

普通教授有点不耐烦：“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四十多年，那批旧武器，就算完全无损，也早已落后了，有什么用处？”

卡尔斯将军一听，指着普通教授，哈哈大笑：“考古是你的专长，打仗和恐怖活动是我的专长。四、五十年前的武器，非但不落后，而且极有用途，大家都有核武器，可是谁敢用？用来用去的，还是旧武器。何况，德国的V

2 火箭，就算放在现在，也一点都不落后！”

一谈到武器和打仗，卡尔斯将军眉飞色舞，神采飞扬。他的这种神态，世人十分熟悉，每次他公开演说时，都是这个样子的。

黄绢侧了侧头：“那个深井已经下去过，看起来，那不像是古代的工程，十分现代化！”

卡尔斯忍不住又道：“极有可能，那就是那个大武器库的入口处！”

普通教授皱着眉，心想，这句话倒不能说他是在胡说。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大秘密的武器库在，那么那深井，和井下的甬道，自然也有可能是武器库的入口。

普通教授用求助的目光，向原振侠望去。原振侠摇头：“这个深井，一定和一种极神秘的力量有关……”

卡尔斯抢着道：“德国的纳粹军队，就是一股十分神秘的力量！”

他曾在许多公开的场合，表示过对纳粹德国庞大军事力量的崇拜，这时他这样说，也自然之至。原振侠苦笑了一下，心想，他那么崇拜德军，自然也极渴望得到德军留下来的大批武器，看来考古队的工作，非大受阻挠不可！

原振侠一面想，一面道：“我的‘神秘力量’的意思，要深远得多。大家都见过沙井井口处的情形，一股无形的力量，竟然可以挡得住沙子的倾泻，这何等神奇，绝非人类的科学力量所能做得到的！”

卡尔斯一瞪眼：“德国科学家在半世纪前的成就，有很多到现在还是尖端。那种神秘力量挡住了沙子，自然也是他们的杰作！”

普通也看出了情势十分不妙，他盯着黄绢（他知道卡尔斯无可理喻）：“将军，贵国是不是想撕毁合约？”

黄绢摇头：“不！我们的意见是：既然有可能已发现的深井，是传说中武器库的入口，那么，在接下来的探索工作中，我们应该有人参加工作！”

普通教授明显地表示了不满：“你们早已有人参加考古队的工作了！”

普通教授这样说，倒也不是没有根据的讽刺……他们发现深井不过几小时，卡尔斯将军和黄绢已经赶到，那自然是有考古队中的人告了密。

黄绢毫不理会普通的讽刺：“我们要全面地参加。事实上，如果没有我们的参加，要吸出深井中的那么多沙子来，对你们来说，就困难之至！”

普通教授压低了声音：“没有你们参加，根本就不必吸沙子上来了。”

卡尔斯将军的忍耐，看来也到了极点，他用力一击，拍在几上，发出了巨大的声响。

（拍桌子是卡尔斯将军的习惯，在他的巨大办公桌上，有一尺见方的桌面，下面是空心的。利用空气的共振原理，使他的手掌用力拍在那一方桌面时，发出的声音特别响亮，以收吓人的效果。）

（这时，他拍在茶几上，声音虽然响亮，但是当然不如在他的办公桌上，用力一拍那么威风。）

他气冲冲地道：“那深井的井壁如此怪异，挡住沙子的神秘力量又一碰就破，如果不重新建立可靠的阻挡力量，就那么下去，神秘力量若是忽然失效，下去的人，全得死在下面！”

卡尔斯将军突然之间，讲出了那么有道理的一番话来，倒令人肃然起敬。黄绢首先鼓掌，表示赞成，原振侠和普通也一起点头。

的确，阻挡沙子下泻的力量，虽然神秘，可是却也十分靠不住，用手

指去戳，也可以把它弄破。要是许多人在井下，上面忽然有了什么意外，数以万吨计的沙子倾泻下来，在井下的人，没有一个可以幸免！

要安全地进行探索工作，自然还是先用可靠的围板来阻挡沙子。这样看来，卡尔斯将军无意中闯的祸，倒成为进一步探索的必须程序了！

普通一想到这一点，他自然心平气和了许多，直升机的机舱之中，气氛也大有改善。

普通教授点头道：“欢迎贵国的专家加入！”

卡尔斯将军大是高兴，黄绢道：“大武器库的传说不一定可靠，我们再来一项新的协议：从这个深井，如果可以发现那个大武器库，武器库中的一切，归我国所有，而由我国政府，资助贵考古队两百万美金。”

普通一听，还来不及点头，喉头就传来了“咯”的一下口水吞咽之声。显然他同意了。原振侠在一旁，心中不禁暗叹了一口气。

黄绢接着道：“如果发现的，是考古队原来要寻找的目标，那么，一切仍然照原来的协议办理！”

普通教授直到这时，才用十分高兴的声音叫：“合理之至，我接受！”

他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考古队有足够的经费，所以如果贵国政府资助，全部都将按比例，分发给考古队的所有成员，我立刻向全队宣布这件事！”

黄绢作了一个“请立即去”的手势，普通立即兴冲冲地离开了机舱。原振侠也想离开时，卡尔斯将军忽然十分有礼貌地道：“原医生，向你请教一个问题！”

原振侠怔了一怔：“请说。”

卡尔斯将军想了一想，才道：“对于北非沙漠中，存在着德军秘密大武器库的可能性，你意见如何？”

他在说那几句话的时候，非但在事先想了一想，说的时候，也生涩无比，像是小学生在背书一样。原振侠一听就心中了然，知道他自己绝说不出这么文雅的话来，一定是黄绢早教定了的！

他反手向黄绢指了一下，才回答：“很难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谜团最多。

有马来之虎外号的日本军人山下奉文的大宝藏哩，墨索里尼的秘密艺术之宫哩，也有的说希特勒在海中建立了秘密王国，有的说日本制造了一种巨大无比的战舰，叫‘天国号’，至今还在七海遨游。所以，不排除有一个大武器库的可能性。”

卡尔斯将军听得十分用心，原振侠讲完之后，略停一停，才问：“请问情报是由哪一方面提供的？”

卡尔斯迟疑了一下，黄绢道：“有一批人，专门在研究纳粹德国留下来的文件。发现当时驻北非的德军，有太多非军事性的预警行动，似乎都和运输有关，也发现德国兵工厂所生产的军火，有许多下落不明。例如一九四一年，德军的各型坦克，工厂方面的纪录，超过四万辆，可是投入战斗的，只有三万辆。”

原振侠大是骇然：“若是说，竟然有一万辆坦克在武器库中，未免太不可思议了！”

卡尔斯一扬头：“要不然，怎么叫大武器库呢？”

原振侠想了一想：“这么庞大的武器库，从建造起，到各种武器放进为止，至少需要上万人参加工作，不可能成为那么久的秘密！”

卡尔斯悠然道：“若是由我主持行动，不论参加的人是多少，都全部处死！”

卡尔斯在这样说的时侯，神态和语气，甚至都自然之极。原振侠先是想发怒，但接下来，却感到了一股极度的凉意！

卡尔斯的话，听来令人发指，可是在历史上，不知曾出现过多少次了，在号称古文明国家之中更多。秘密的工程完成之后，参与者完全处死的例子多得是！

黄绢补充：“隆美尔手下有三个师，将近八千人的兵力，不明不白消失无踪。隆美尔对这件事十分生气，他和希特勒有三次剧烈的争吵，内容一直不为人知。据说，那次谋刺希特勒的行动，他是主谋。”

原振侠用力一挥手：“北非的德军，在一九四三年中，已经开始败退。当时，如果有大量的武器在，败退的德军，没有理由不动用。”

卡尔斯“哼”地一声：“兵败如山倒，怎来得及动用！何况，那里的武器，只怕要最高当局下令才能动用，所以就保存了下来！”

卡尔斯一副悠然神往的样子，原振侠看了也觉得好笑。这时，外面传来了考古队员发出的一阵欢呼声，显然是普通已宣布了“好消息”。

原振侠摊了摊手，望向黄绢：“我托你联络的那个人，联络的情形怎么样？”

黄绢皱着眉：“那位灵媒先生不很好找，一有消息，我会立即转告。”

原振侠缓缓转过身去，卡尔斯将军心情愉快，大声叫着：“再见！”

原振侠离开了机舱，将军的那些女保镖才身手敏捷地上了机。她们都对原振侠投以好奇的眼光，显然她们心中不明白，何以这个高大英俊的东方人，会受到这种破格的礼遇。

原振侠下机不久，直升机就发动，卷起一股强风，迅速上升，远去。

原振侠和黄绢的聚和分，不知有多少次了，可是这次，眼看着她和卡尔斯一起离去，心情难免忧郁。所以回到了车屋之后，羽生来找他，他也懒得说话。

羽生带来了一瓶酒……当然不可能是什么佳酿，但是酒的佳或劣，全然靠需要酒的程度来决定。在需要酒的时候，劣酒也是好酒，在全然不需要酒的时候，陈年佳酿，又和清水有什么不同？

慢慢喝着酒，原振侠听着羽生说话。普通教授显然已把一切都对队员说了，所以羽生摇着头：“大武器库，德军留下来的？我一直以为只有廉价小说之中，才会有这样的低俗情节！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情节无所谓低俗不低俗，看写的人怎样利用情节来写！”

羽生大口喝着酒……他有着印第安人传统的好酒量。他又道：“不过那深井真怪，你认为是什么阻挡了井口边的沙子？”

原振侠摊了摊手，摇了摇头。

羽生仍然想讨论这个问题：“普通教授在着急的时候，说是有一层无形的薄膜阻挡了沙子，这种说法倒也很，很……很”

他一下子想不出形容词来，迟疑了一下，才改口道：“倒也看来很像。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原来的现象已不存在，无法作进一步的研究了。我始终认为，那深井，那甬道，绝不是人类，绝不是我们同类所建立的。就算是地球人建造的，那种地球人，和我们也截然不同！”

羽生听了之后，有一段短暂时间的默然，才大口喝酒：“就是早就找到了快速进化方法的那种人！”

原振侠点头：“是，他们是……人类中的最先进份子，早已找到了最进步的生命形式，他们已达到了进化的终极目的！”

羽生连酒带口水吞下一大口，所以喉间发出了“咕”的一声响：“想起来十分可怕，生命……变成了没有肉体，这真是进化的终极目的吗？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大家都说是！”

羽生一脸不解的神情：“有什么好处呢？若是进化，总对生命有好处的。”

原振侠望了羽生片刻：“你当然早已知道的，没有肉体，也就没有生老病死，没有七情六欲，没有痛苦……”

羽生用力放下酒瓶，大声道：“也就没有了快乐！”

原振侠呆了一呆，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。

对于生命进化的终极目标是舍弃肉体，这一点，他完全可以接受。正如他刚才所说，人如果摆脱了肉体，灵魂独立存在，想像之中，瞬间万里，可以自由翱翔于宇宙之间。

（或另一个空间之间……“三十三天”，或者就是三十三个不同的空间，为行动受囿于肉体的生命所无法想象！）

那种情形，等于生命永恒长存。自然也像他刚才所说，没有了七情六欲，没有生老病死，没有了一切痛苦。

可是他却没有想到，与此同时，也没有了任何快乐！

人在生命历程之中有肉体，肉体替生命带来许多痛苦，可是在痛苦的对比之下，同时也有许多快乐！

快乐和痛苦都是一种感受，感受是对比的……没有了许许多多的痛苦来对比，许许多多的快乐，也就不能单独被感受到！

羽生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令原振侠想到了这一点！

一个永恒的，没有快乐的生命，实在令人难以想象，难以接受那是生命进化的终极形式！

生命追求进化，自然也追求快乐，不然，生命还有什么意义？

原振侠感到了一片迷惘，过了好久，他才道：“或许，在那种形式之中，另外有新的快乐感受。不然，何以那些人要发扬这种生命形式？”

羽生看来已有了点酒意，他道：“开始选择时可能觉得好，但一旦进入那种生命形式，一切发生得太快了，想要退缩也来不及了。等到进化完成，感到连快乐也没有了时，还有什么办法？”

原振侠的思绪紊乱，他又想起金特坚持“快活”和“快乐”不同……这两个词，在中国文字语言中是互通的，但如果“快活”理解为快一点活，那自然大不相同了。

羽生看到原振侠出神，有点歉意：“原医生，我只是随便说说的！”

原振侠过了很久，才长叹一声：“不，你的话，当然不是随便说说的，非常值得深思。”

羽生受了夸奖，神情十分高兴，他又道：“可是那却无法证实，谁能真正知道一个灵魂，或是一群已经进化到了没有肉体的灵魂，是快乐还是不快乐！”

羽生这几句话，倒真的可能是“随便说说”的。可是原振侠听了之后，

心中陡然一动，不由自主站了起来，脱口道：“可以有办法知道！”

刹那之间，他一定神情极其兴奋，因为羽生望着他的眼神相当古怪。原振侠用力一挥，急速地把灵媒金特如何可以认出那种石柱文字的经过，约略说了一遍，他的结论是：“金特曾和那些灵魂，至少是其中的一个接触过！”

羽生“啊”地一声：“那就是说，如果他再有机会进行这种接触的话，他可以问：你快乐吗？或者问：你们快乐吗？”

原振侠对羽生这种直接的说法，表示好感，他用力在羽生的肩头上拍了一下。羽生憨憨地笑，又喝了一大口酒，用舌头舔着嘴唇，神情庄严，如同宣誓，站了起来，一副准备大发议论的样子。

羽生先吸了一口气，才道：“肉体带给人许多乐趣，像喝酒，由口入胃，再被胃壁吸收，进入血管，流到了脑部，影响了脑细胞的活动，使人兴奋，使人产生晕眩的感觉，使人觉得舒畅。这一切，都通过人的肉体在进行和完成，没有了身体，怎么喝酒？”

羽生的问题，乍一听，相当幼稚可笑，可是想深一层，却又大有可深思之处。所以原振侠一时之间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。

羽生又道：“我真的很难想象，灵魂怎么喝酒？一个灵魂如果忽然想喝酒了，而又无法喝，在这种情形下，他会快乐？”

原振侠勉强笑：“你想象力太丰富了！一切欲望，皆由身体而来。若是没有了肉体，还会有什么欲望，根本不会想到要喝酒！”

羽生大摇其头……他有了几分酒意，辩兴大增：“灵魂是一组记忆，记忆之中如果有过种种欲望，肉体的存在与否，并不影响记忆的存在。举例来说，一个酒鬼，如果死了，他的灵魂一定仍记得喝酒的种种乐趣，而那时他又没有喝酒的能力了，所以一定十分痛苦，欲望并不因为身体的消失而消失！”

羽生这一番议论，把原振侠听得目瞪口呆，羽生十分得意：“喝酒只不过是例子之一，人类的欲望万万千千，都可以依此类推！”

原振侠不由自主举杯喝了一口酒，酒令他的喉际，起了一阵火燎一样的热辣辣，滋味实在不能算很好。可是接下来，却有一阵松散的舒畅感……这一切感觉，都依靠肉体的反应来完成，人类自古以来，就一直依靠着身体，来切切实实地体验着快乐和痛苦。

没有了肉体，若是说这是人类进化的终极目标，原振侠本来可以毫无保留，接受这种观念，可是这时，他的想法大为动摇！

他拿起酒瓶来，一瓶酒已所剩无几，他晃着酒瓶：“你的说法，否定了许多宗教的观念……”

羽生抢着道：“我知道，尤其是佛教的，嗯，中国的道教的……宗教观念都劝人放弃肉体，放弃欲望。我的意思是，就算放弃了肉体，真的可以毫无欲望，那生命还有什么趣味？”

原振侠又呆了片刻，才道：“你多次提到生命的快乐、乐趣、趣味等等，那是你心中生命的价值，但生命的价值应该不在乐趣上。”

羽生问得有点咄咄逼人：“在于什么？”

原振侠感到，羽生这个年轻人有他自己的观念。而且他对自己的生命观，十分坚决地相信，要说服他不是容易的事。

事实上，原振侠也没有想要说服他，相反地，他觉得自己的观念，和

羽生相当接近。

他这时，只不过提出另一种对生命的看法而已。

所以他这样说：“有很多人认为，生命的目的，在于永恒不灭。”

羽生仰起头，爆发出一阵大笑声：“永恒不灭而无欲无求，无乐无苦，那是一种什么境界，恕我无法理解。我能理解的是短暂而起伏，有乐又有苦的生命！”

原振侠摊了摊手，表示在这个问题上，实在无法再讨论下去。他用十分平静的声音道：“中国人有一句话，叫作‘人各有志’。”

羽生“呵呵”笑了起来，把瓶中的剩酒，平均分配在他和原振侠的杯子中。两人一起举起杯来，碰了一下，一饮而尽。

酒多半还在羽生的喉咙中打转，所以他的声音听来有点怪：“我也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话：‘夏虫不可以语冰’。或许我们都是夏虫，那种永恒存在的生命形式是冰，所以我们永远无法理解！”

原振侠喟叹：“真是夏虫倒好了，夏虫根本不会想到冰，欢欢喜喜做夏虫。我们却不断地去想冰，想去探索冰的一面是怎么样的情形，而心向往之，结果又永远见不到冰，反倒痛苦莫名。”

羽生仍然“呵呵”笑：“我比较好，我是笨的夏虫，或者可以说是白痴夏虫，从来……很少去想冰是什么样子，很喜欢没有冰的生活！”

原振侠仰起头，从车屋的窗子中望出去，沙漠上的星空，看来十分明澈。他感到心中一片惘然，竟然不知道该想什么才好。

而等他发完怔，低下头来时，羽生已经离开了。他的歌声远远传来，听来很是嘹亮，可是听不清楚他在唱些什么，多半是传统的印第安歌。

原振侠把和羽生的对话又想了一遍，发现这个出言直率的印第安人，很有他自己的一套生命观，而且十分满足于现在的生命形式。

满足，可以带来快乐，是不是像羽生那样的态度去对待生命，才是应有的生命形式？当晚，原振侠就在思绪一片紊乱之中入睡。

接下来的时间中，考古队的工作，十分繁忙，多辆探测车，仍然在不断进行探测……如果在沙漠下面，真有大型武器库的话，其中金属之多，只怕比一座铁矿尤甚，应该很容易探测得出来。

自然，也有可能，当时已有了反制探测的技术，以致使探测仪失灵。但为了想争取卡尔斯将军答应的“资助”，人人都自愿工作。

而在那个深井的周围，工作更忙碌。先是考古队利用自己的吸沙设备，吸取倾泻进深井的沙子，效果当然不是很好，但是在开始的三天之中，也吸出了不少。而且，在井壁加上了坚固的防挡板，阻止沙子再进入深井。

第四天，大型的吸沙装置运到，黄绢派来的工作队也到达，两具巨型的吸沙机，把吸出来的沙子喷出老远，看起来简直是滚动着的两条沙龙，壮观之至。在沙龙喷出之处，迅速堆起了两个沙丘，然后，不断增多的沙丘，又在沙漠的自然沙流之中，渐渐扩大，溶入了整个一望无际的沙漠之中。

普通教授和原振侠，在那几天之中，反倒十分清闲，因为一切全是技术性的事务，不必他们出主意。到了那一天黄昏时分，吸沙装置的吸管，已经到达深井的底部，开始吸出四条甬道之中的沙子，估计再有三十小时的作业，就可以大功告成了。

那时，普通教授和原振侠，正在车屋之中，先是讨论着深井和甬道的建造年代……这一点十分重要，若是五十年前建造的，那就只能和传说中的

武器库有关；若是建造年代久远，那就和他们原来的目标，那另一种生命形式有关了。

普通虽然是考古学专家，可是也无法从石块或沙粒上，去判断出正确的年代来。他所能做的，只是不断地通过计算机，去寻求他所要得到的资料，而原振侠在一旁协助。

这种工作又进行了两天，并不是很有趣。原振侠也和其它的队员一样，在这个理论上是禁止喝酒的沙漠上，不断地喝着酒。

后来，原振侠记得，当那个电话突然响起来时，浑圆血红的太阳的一边，恰好碰上地平线，使地平线成为一个圆形的切线。

电话铃一响，普通教授望向电话，神情有点异样。

原振侠记得，他初来那天，看到过普通用这具电话和人通话。那是勒曼医院方面，和考古队之间的直通电话。

普通教授拿起了电话来，再按下了一个掣钮，就听到了声音在问：“原医生在吗？”

原振侠挪动了一下身子：“阁下是……”

那声音哈哈笑了起来：“不久之前，替你创造身体，我也有份参加。怎么样，对新的身体，是不是还满意？”

这几句话，听得普通教授双眼翻白，全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
但原振侠自然明白……勒曼医院和幽冥使者合作，使他能顺利往返幽冥星座的过程中，曾有一道程序，是他放弃原来的身体，再在勒曼医院的复制人身上，得到重生。其过程曲折离奇之极，要向普通教授加以说明的话，至少要三小时以上！

所以，原振侠不理睬普通教授的惊讶，只是回答着：“极满意，不能再满意了。”

那声音又道：“教授，你也在？叫卡尔斯捣乱了现场，快收拾好了？”

普通立时回答：“是，三十小时之后，可以完全清理完毕，卡尔斯将军他们说……”

那声音道：“别理会他们怎么说，他们想要武器，想得快要失心疯了，我会来应付他们！”

普通教授和原振侠都大出意料，齐声问：“你，你也要来？”

其中，原振侠因为对勒曼医院认识较多，所以更加惊讶。他知道，勒曼医院的医生，有一个领导中心，但不论是不是在领导中心之内，医生的身分，都保持极度神秘，绝不与外界接触。

这个声音，自然是勒曼医院一个主要人物发出的。他不但会出现，而且还要和卡尔斯打交道，这实在是非比寻常之至！

那声音立时回答：“是，还有一位十分重要的朋友，会和我一起来。原医生，猜猜他是谁？”

大科学家有时也会有幼稚的一面，原振侠的回答竟然是：“有什么提示？”

那声音立时道：“你不久以前见过他，现在又想见他，他的研究课题，和我们恰好……”

他讲到这里，原振侠已抢着道：“……相反！”

那声音“啊”地一声：“你猜到了？”

原振侠缓缓吸了一口气：“是，金特先生，有他参加的话，事情的真相

会更容易被揭露。请问，阁下怎么称呼？一个假名也好。”

那声音笑：“原，你早该参加我们的工作！”

不知道那算不算是正式的邀请，原振侠的心中，不禁怦然心动。他是医生，自然知道勒曼医院工作的性质，任何有进取心的医生，都会对这工作感到兴趣。

但是想起有关勒曼医院的种种传说，原振侠不免有点犹豫。据那位首先发现勒曼医院工作的先生说，医院为了防止秘密外泄，采取了极严格的组织法，第一批参加工作的医生，不但改了姓名，而且，还经过了彻底的整容外科手术。

而这一切，和原振侠不羁的性格，大不相合。所以他在怦然心动之后，心中又暗叹了一口气，只当没有听到对方的那句话。

对方在停了两秒钟之后，才道：“你可以叫我朗医生。二十四小时之后，我们会来到。”

原振侠忙道：“等一等，我能先和金特先生讲几句话？我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问他。”

朗医生的回答来得很快：“不能，他现在不在我的身边。普通教授，原医生，我们来到时，请不要透露我们真正的身分。”

朗医生有这样的要求，可以理解。虽然原振侠感到，勒曼医院的存在，早已不是绝对的秘密，知道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。

勒曼医院致力的工作，是利用肉体来延续生命，成绩极好。而那另一种生命形式，所追求的，却与之恰好相反。

原振侠在想，那种“快活”的生命形式，如果得到了肯定，不知会不会给勒曼医院的医生，带来思想观念上的巨大的冲击？如果会的话，他们是不是会停止他们已经取得了大成就的工作？

当原振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天色早已黑了下來。就在不远处的吸沙装置仍在操作，发出巨大的声响。

由于深井中以及甬道中的沙子，即将接近全部被吸出来的阶段，所以整个考古队都十分兴奋。虽然探测车没有发现，但是人人的话题，都几乎在谈那个传说中的大武器库，甚至忘记了原来的目的。

这也是正常的情形，“快活秘方”和“大武器库”，虽然两者都还是未被发现的事，但是比较起来，大武器库毕竟实在得多，可以想象，可以理解，可以接受。

这一晚上，没有人是可以安稳睡得着的。到了第二天中午，吸沙的装置，出现了异样的“轰轰”声，吸出来的沙柱，也变得稀疏。

大部分考古队的队员，一看到这种情形，就大声欢呼了起来，以为那是下面的沙子快要被吸干净的现象。可是在五分钟之后，负责操作两副大型吸沙装置的工程师，都不约而同，停止了机器的运作。

他们属于黄绢派来的工作队，当他们离开吸沙装置之后，就和整个工作队低声交谈，神情十分严重。普通教授看出情形不对，几次想问发生了什么事，都被对方的队长，以十分严厉的眼神，逼了回来。

约莫又过了十来分钟，羽生首先忍不住，大声叫了起来：“不论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们都无权知道！”

工作队长厉声道：“我们要先请示黄将军，才能够作决定。”

羽生用力挥手：“那就快些去请示。”

队长神情有点犹豫，忽然道：“原医生，哪一位是原医生？”

原振侠也早被噪音突然停止了、消失了的特殊情形引了出来，他立时举起了手，向前走去。队长打量了他一下，神态十分恭敬：“我们来的时候，黄将军说，如果遇到了困难，或是有什么不能解决的特殊情况，无法作出决定，可以向你请示，听你的意见。”

原振侠点头：“好，现在，有什么问题？”

工作队长犹豫了一下，又走回自己队员的那一端，原振侠跟了过去。考古队员就围在工作队的外面，气氛十分紧张，而且，明显地有着不是很友好的情绪。

工作队长向那两个工程师作了一个手势，那两个工程师以十分肯定的神情，点了点头。队长这才提高了声音宣布：“考古队提供的情形不正确！”

考古队的人都呆了一呆，普通想说话，被原振侠作了一个手势阻止。原振侠问：“详细的情形是什么？”

队长自一个队员手中，接过了一支细细的金属棒，就在沙上画着。一面画，一面道：“这是深井，曾有人缒下去探索过，说下面有四条不同方向的甬道？”

羽生和好几个曾下去探索过的队员，连普通和原振侠在内，都大声道：“是！”

工作队长指着画出来的四条甬道：“你们提供了四条甬道的宽窄、长度，说甬道的尽头是密封的？”

普通一挥手：“你究竟想说明什么，我们没有任何必要谎报资料！”

工作队员闷哼一声：“如果资料正确，现在下面的沙子应该全吸出来了！”

羽生年纪轻，沉不住气，踏前了一步，大声责问：“资料怎么不正确了？”

工作队长一翻眼：“四条甬道的长度，比你们说的长了许多！”

八个曾跳下深井去的人，异口同声叫：“不可能，我们测度过好多次，不可能不正确！”

工作队长摇着头：“不正确，情形很怪。你们知道，吸沙装置的吸力，由真空的压力产生，从一只瓶子中把东西吸出来十分容易，从一根两头通的管子中，要把东西吸出来，就困难得多了！”

普通教授叫：“天！我们不知道你想说明什么！”

原振侠却接着问：“队长，你的意思是，甬道的长度长了许多。由于增加了一大截充满空气的空间，所以吸沙工作进行起来就困难得多？”

工作队长连连点头：“只有你才明白！”

原振侠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：“那又有什么问题，尽量进行，总可以把下面的沙全吸上来的！”

工作队长苦着脸：“我们曾向卡尔斯将军保证，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工程。现在工程受到延误，都由于资料的不正确，这责任……”

他还没有说完，原振侠已大声道：“三分钟之后，如果你不开始工作，责任就由你来负，不然，责任就由我来负！”

工作队长显然负不起工程延误的责任，所以原振侠的话才一出口，他就整个人跳了起来，向着他的工作队大叫大喊。而吸沙装备在一分钟之后，便又传出了震耳欲聋的噪音来。

普通教授、羽生和其余曾下过深井探测的队员，都自然而然围在原振侠的身边。羽生先提出疑问：“怎么一回事，甬道变长了？”

普通教授摇着头：“那……太不可思议了，没有人下去挖掘，甬道怎么会延长？”

各人都提出同样的疑问，然后又一起静下来，等候原振侠来解释。原振侠不等各人发问，早已作了种种假设，可是没有一个假设可以成立。

这时，他只好摊着手：“各位！真正的情形如何，我也无法设想。我一定要等到把下面的沙子全吸上来，我们再下去，才会有答案！”

各人的神情，都疑惑之极……深入地底的甬道，建造时是极庞大的工程，竟然会“自动加长”，确然不可思议！

原振侠向工作队长走过去，工作队长因为原振侠肯负责，所以对他十分好感，大声道：“情形不算坏，看来你们的资料，还算精确。甬道的长度，和你们所说的，只加长了十公尺左右！”

普通教授跟在原振侠的身边，忍不住道：“每一条甬道的长度，我们都经过精确的测量！”

工作队长对普通就没有那么客气，双眼一翻，冷冷说道：“不正确就是不正确，等沙子吸干净之后，你可以再去测量！”

原振侠向普通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不用在这个问题上再争论下去。

接下来的时间中，他们一直在讨论何以甬道会加长，却一点头绪也没有。他们也等待着朗医生和金特的到来，可是先来的，还是卡尔斯和黄绢。

卡尔斯一到，听说工程受了延误，大大发了一顿脾气。在他暴跳如雷时，朗医生和金特也来了……出乎意料之外，他们竟然是驾着吉普车来的。

在原振侠带着疑惑的目光下，看来爽朗之至的朗医生低声道：“我们使用的飞行工具太先进了，只怕狂人一看就喜欢。他要开口索取，也不好意思拒绝，所以停得远一点，不让他看到。”

朗医生口中的“狂人”，自然是指卡尔斯，原振侠一听就哈哈大笑。朗医生的豪爽和金特的阴森，成为强烈的对照，金特一到，就直奔深井口旁，可是他显然耐不住机器的噪音，所以又立时退了回来。

卡尔斯发了一顿脾气，大踏步走过来，盯着朗医生和金特看，不客气地问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朗医生笑着，指着金特：“他是什么人，不关你的事，我是什么人，和你却大有关系！”

卡尔斯翻着眼，手又自然而然，在他腰际所佩的手鎗上轻轻拍着，还想问什么时，黄绢已经走了过来。

朗医生简直是在大呼小叫：“啊！早就听说黄绢将军是一位出色的美人，唉！想不到竟然这么美丽！啧啧，这样的美女，当将军简直可惜了！”

所有人，连卡尔斯在内，都又是好笑，又是愕然。黄绢笑得灿烂：“那应该当什么呢？”

朗医生一本正经：“应该当皇后，当女皇！”

卡尔斯十分骄傲地道：“她现在就有女皇一样的权力！整个阿拉伯世界之中，她是十位最有权势的强人之一，你信不信？”

朗医生笑得更肆无忌惮，直指卡尔斯：“如果她真的是女皇，我想她第一道旨意，就是下令把你这个狂人永远囚禁起来！”

朗医生的声音十分响亮，在他周围的人都听到了他的话，一时之间，

所有人都静了下来。原振侠立即想，卡尔斯一动武，如何才能保护朗医生的安全？因为他的话，实在太过分了，何况当面称呼卡尔斯是“狂人”，连黄绢也花容失色！

卡尔斯在第一时间，作出了反应，大吼一声……他拔鎗的动作，一定曾经过千百次训练，快得出乎意料之外，一下子，鎗口已对准了朗医生。原振侠连忙伸手一拉，可是朗医生身形高大，气力也不小，原振侠的那一拉，竟然拉不动他！

他面对鎗口，若无其事，一样大声说着，而且丝毫不减对卡尔斯的讥嘲：“别再做德军建立的大武器库的美梦了，告诉你，根本不存在这个武器库！你这个武器狂，真正能满足你欲念的是我们！那六枚核弹头的滋味不错吧？传说幼狮在第一次尝到了血腥之后，就一生都嗜血，看来你也一样！”

在朗医生说话的时候，卡尔斯不断眨着眼。黄绢早已听出了朗医生的来历，一步踏向前，用力拍向卡尔斯的手臂：“收起鎗来，核弹头就是由这位先生供应的，你想要更多的武器，只有好好和他商量！”

卡尔斯一下子气馁，垂下手，眨着眼，作出一副道歉的神情。朗医生哈哈大笑：“等下一次再说，你想要什么？不见得想要核动力的潜艇？”

卡尔斯叫了起来：“为什么不要？我的国家有很长的海岸线！”

朗医生走过去，在卡尔斯的肩头上用力拍了两下：“这里所发现的，绝不是什么武器库，你回去吧，别在这里妨碍我们的工作！”

卡尔斯神情疑惑，在那一刹间，黄绢和原振侠已经用手势和眼神作了“交谈”。她肯定了朗医生来自勒曼医院，于是她在卡尔斯的耳际，低声说了大约半分钟的话。卡尔斯现出了贪婪之极的神情，望着朗医生，不住眨眼，然后道：“好，我们离开，希望在以后的谈判中，阁下也同样爽快！”

朗医生作了一个“可以”的手势，卡尔斯威风十足地一挥手，带着他的女保镖，和黄绢一起登上了直升机，立即飞走了！

原振侠不禁有些担心：“你会给他先进的武器？”

朗医生点头：“是，极先进的，先进到他拥有之后，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！”

他说着，又哈哈大笑起来。原振侠想着，也觉得好笑，这一次，连金特阴森的脸上，居然也有了几分笑意。

接下来的几小时之中，原振侠、普通、羽生把自己对那种生命形式的看法，和朗医生、金特讨论着。也告诉了他们深井下的新情况：甬道变长了，长了十公尺左右。

朗医生对甬道加长这一点，啧啧称奇：“我们的工作已经够神奇了，可是世界之大，真的无奇不有！”

金特静静地表示他的意见：“应该是宇宙之大，无奇不有！”

各人的视线都集中在金特的身上，因为首先知道有这种新形式生命存在的是他。他曾经和那种进化到了没有肉体、只有灵魂单独存在的生命，有过沟通，当然大家都想听他的意见。

金特略皱了皱眉：“我刚才到过那深井旁边，可是什么感觉也没有，可能是机器的声音太吵了。”

羽生忙道：“至多再几小时，吸沙工程就可以完成了。”

金特“嗯”了一声：“到时，我和朗医生，以及曾下过深井的八个人，再一起下去，我相信一定有所发现。他们既然通过了我的通灵能力，昭示了

他们的存在，又把各位召到了这里来，一定会有进一步的沟通。”

普通教授首先同意了金特的说法，金特望向原振侠：“现在你应该了解‘快活’的真正意思了吧？”

原振侠说得十分坦率：“我知道了这种生命的形式，可是我绝不欣赏，而且也不想介入！”

金特闭上眼睛片刻，才缓缓地道：“这……或许是你还未曾彻底了解的缘故。”

原振侠摊了摊手，不置可否，金特也不再说话。朗医生却不同，很快就和众人极熟，和羽生争辩不休，兴致勃勃，看来绝不像是掌握了生命大秘奥，走在人类科学尖端的大科学家，只像是一个顽童。而且，由于他的个性豪爽，他不是很喜欢保守秘密，把原振侠如何舍弃了原来的身体，换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新身体的经过，向众人说了出来，听得人人目瞪口呆，咋舌不已。

吸沙工程一直到当天深夜才完成，当吸沙装置停止了操作之后，沙漠中静得出奇。

强力的照明设备，把聚焦灯的光芒射向深井，使站在井边的人，几乎一下子可以看到井底。

朗医生、金特、羽生、普通、原振侠和曾下过深井的人，都聚在井边。他们的身上，都配备了下深井探测甬道必需的装备。

朗医生和原振侠同声打破了沉寂：“下去吧！”

十个人陆续缒了下去，准备和上次一样，分成四批，进入甬道。金特一下深井之后，神情就有点异样，在灯光之下，他出奇地苍白，而且，一下子就指着一条甬道，用相当尖锐的声音说：“走这一条甬道，每个人都跟我来！”

这时，在深井下面，气氛变得十分诡异，竟然没有人问他如何知道该往哪里走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 he 可以和那种形式生命的灵魂沟通。

金特大踏步向他所指的那条甬道走去，各人都跟在后面。甬道相当宽敞，一进甬道之后，所有人所带的照明灯一齐发光，已经可以看到，尽头，本来是石壁处，出现了一扇和甬道几乎同样大小的门。门后面，是至少还有十公尺深的空间！

一看到这种情形，原振侠首先“啊”地一声：“嘿！真是多亏了卡尔斯将军！”

他一看就知道了“甬道加长”的原因，自然是由于他头脑灵敏，推理能力高强之故。

甬道不是突然加长的，而是原来在尽头之后，还有十公尺的空间，只不过有一道门阻隔。这道门，要巨大的力量才能打开，要大量的沙子倾泻而下的冲力，才能把这扇门撞开来！

这是极巧妙的设计，若不是卡尔斯将军的误打误撞，只怕谁也想不出来。

原振侠明白了其中的道理，别人还不明白，他简单地解释了一下。普通感叹：“世事真难料，当他使沙子流泻下去时，我真恨不得跳上去把他掐死！”

这时，金特已经来到了那扇门前，看起来，那“加长”了的一截甬道，并没有什么特别。可是金特的神情更加怪异，他作了一个手势，阻止别人进去，他在门口闭上眼睛一会，举步跨了进去。

接下来发生的事，真是意外之极。那扇门，看来是一扇巨大的石门，至少有三、四公分厚，向内开，没有人想得到，金特才一跨进那截甬道几步，那扇看来厚重之极的大石门，竟然无声无息，快疾无比地迅速关上！反应最快的原振侠连忙双手去推，想阻止石门关上，可是反被石门推得后退，未能成功。

一时之间，人人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才好！朗医生用力在石门上拍着，叫着。

大约在十秒钟之后，才听到金特的声音传入耳中。他的声音分明是从石门之后传出来的，可是入耳却又十分清楚，他道：“请别打扰我！”

朗医生叫：“打开门，放我们进去！”

金特的回答是：“别急，我会在了解了一切之后，立刻转达给你们。”

朗医生又叫：“要多久？”

可是金特再也没有了回答。

原振侠向大家作了一个手势：“我想金特他一定在那个空间中，和那种生命形式在作进一步的沟通……”

原振侠才讲到这里，就听到金特的笑声，在石壁之后传了出来。那令原振侠意外之至，他的印象之中，这个面目阴森的灵媒，应该是绝不会笑的。

随着笑声，是金特的语声：“太简单了，是的，太简单了，快活的秘方，原来如此简单！”

接着，是一个十分短暂的静寂，金特的声音，又响了起来：“朗医生、原医生、羽生、教授，我们各人，对这种已完成进化的生命，所作的种种推测，都是事实。他们在许多年之前，得到了极高明的指点，所以才能进入新形式的进化历程。”

金特说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，各人都屏住了气息听着。金特忽然又笑了一下，像是突然之间，想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。

然后，他又道：“当时，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，其实人人都接到这种指点，但真正接受的人不多。所以也就只有少数人，能进入快速的进化过程，早已到达了进化的终极，而绝大多数人，不知还要过多久，才能达到这个目的。”

他想到这里，又传出了几下喟叹声：“快活的秘方简单极了，只要肯舍弃现在的身体，就可以进入快速进化的历程。”

在门外的各人互望着，神情都怪异莫名，因为金特的话，使各人都不由自主感到一股寒意。

金特的声音在继续着：“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……必须有彻底舍弃原来生命形式的决心，才能进入新的生命形式。各位，我已经决定进入新的生命形式了，你们也同样有机会，可以和我一样做。”

羽生首先忍不住，他“咯”地一声，吞下了一口口水：“你……准备自杀？”

金特“呵呵”的笑声传来：“自杀？那是多么残旧的观念！我只是舍弃旧生命，进入新生命！他们在好久之前，已进步到了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……一切我们不可思议的装置事物，我们再过几万年，也一样不会明白，因为我们的进化过程太慢。现在，石门打开了，你们之间，谁想进入新生命的，可以进来。”

石门果然无声无息地打了开来，但不是打开得太多，只能供一个人侧

身挤进去。在门外的所有人，都不约而同，一起用灯去照射。可是光芒照射过去，石门之内，仍然是一片黑暗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金特在催：“时间不多，快点决定！”

羽生大叫：“我不去。”

他一面叫，一面后退，随着他后退的人很多。很快，在门口的只有原振侠和朗医生了。

他们两人互望着，朗医生先摇头，原振侠也摇头，他们都决定了，不舍弃旧形式的生命！

在黑暗之中，传来了金特的一下叹息声：“太可惜了，这是万载难逢的机会！”

随着他的语声，石门缓缓关上。原振侠在那一刹间，想起了羽生的话，他对着石门，用尽气力叫：“他们快乐吗？告诉我们，他们快乐吗？”

石门已经关上，在石门之后，再也没有任何声音传出来。一直到半小时之后，仍然没有声音传出来，他们才离开，上了深井。

当天晚上，沙漠中起了一阵旋风，旋风卷起的沙，又把深井整个填满了。第二天风停了，连一点痕迹也找不到。普通教授问朗医生：“是不是再把沙子吸出来？”

朗医生想了片刻，摇了摇头：“不必了，我们已经探索到了结果。可是既然大家对如今的生命形式都很留恋，何必再去探索什么？”

羽生在阳光下跳着，大声道：“我对自己的身体不是十分满意，可是，我觉得有它，总比没有它好！”

朗医生和原振侠都笑了起来：“说得好！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人世间自此失去了一个极好的灵媒，那会使灵魂学的研究延迟多少年？”

朗医生作了一个“谁知道”的手势。

又过了一天，原振侠没有再见黄绢，就离开了北非洲。他只和黄绢通了一个电话，约略说了一下经过情形，然后他问黄绢：“你快乐吗？”

黄绢和金特一样，没有回答，或许这个问题，根本没有答案！

（完）

